

# 外交史

陳復光著



甘肅

青年書店發行

714  
386



# 外交史目錄

003914

教官陳復光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改編)

## 第一編

列強近代之外交政策

### 第一講

外交之意義及其重要

### 第二講

英國之外交政策

### 第三講

法國之外交政策

### 第四講

德國之外交政策

### 第五講

義國之外交政策

### 第六講

蘇俄之外交政策

### 第七講

美國之外交政策

### 第八講

日本之外交政策

## 第二編

中國列強之外交關係

外交史目錄

外交史目錄

二

第九講 中俄之外交關係

第十講 中英之外交關係

第十一講 中法之外交關係

第十二講 中美之外交關係

第十三講 中德之外交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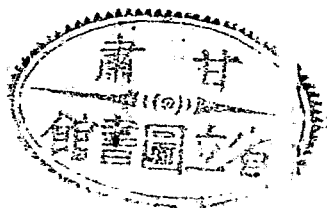
第十四講 中日之外交關係（詳第八講此講從略）

# 外交史

## 第一編 列強近代之外交政策

### 第一講 外交之意義及其重要

自歐洲三十年戰爭以後，民族國家，相繼建立，外交遂爲表現國際關係之要素。強者無不用縱橫捭闔之策略，以逞其兼弱攻昧之野心，弱者亦以沈毅堅忍之外交，恢復國權於凌夷板蕩之際。蓋世界任何民族，無不有其生存與獨立之權，欲維持斯二權於不墜，則外交與軍備，爲對外不可須臾離之二大要素。外交之勝利，固往往由武力之充實而獲得。不過外交之重要，不減於武力，強國雖有武力，若不善於運用外交，亦難以達其確定之國策，甚至影響及於軍事之失敗。如大戰前之德國，因威廉二氏不知蕭規曹隨，放棄畢斯麥之外交政策，開罪英俄，形成被包圍之形勢，以致慶戰四年，一敗塗地，此軍力優勝，不善於運用外交而致失敗之證明也。至於弱



國，因無充分之武力，尤不可不注重外交，以保障民族之生存與獨立。如拿破崙戰後，法之達里蘭 (Talleyrand) 及歐戰後德之史特萊斯曼 (Stresemann) 均能在戰敗之餘，國勢凌夷之際，折衝樽俎，運用外交，以挽回民族之厄運，恢復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其他如意大利之統一，及歐戰後土耳其之復興，固賴於軍事之勝利，而二國軍事之所以勝利者，則在加富爾 (Cavour) 及伊斯麥特 (Ismet) 之善於運用外交，以孤敵勢。故外交屬於政略，軍事屬於戰略。政略運用適宜，根據政略以實施戰略，亦易致勝，此孫子軍形篇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作戰篇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者，蓋即先之以政略之確定，戰略戰術，尚其次焉之謂也。凡不與政治目的關聯之戰略，終屬空想。在近代大戰中欲求勝利，掌握政治權力者，必須研究戰略，同時，參與軍事最高統率者，必須具有深刻之政治觀察力，即克塞維慈所謂：「一個統帥，須是兼為大政治家之人物，然而在根抵上，又不可忘却己身是將帥」。政略與戰略，實為二位一體。

嚴格言之，外交云者，非指尋常國際間之交際，亦非指辦理各項交涉而言；乃各國政府，消極方面，爲維持國家之生存與獨立，積極方面，爲發展國力，發揚國威，而用以對外之一種權謀。欲確定一國之外交政策，首先須確定外交之基本原則。所謂外交之基本原則者，卽一個民族，根據自己所處之地理環境，而決定之對外求生存，求發展之基本方針也。保障民族之生存及發展，不外充實國力，鞏固國防，運用外交。故就外交之基本原則論，其唯一對象，卽在運用一民族之智力，以保障整個國家之安全，發揚整個國家之力量。外交之方針既定，外交政策，不過根據此方針而決定採取之途徑與手段而已。如英國外交之基本原則，在歐陸方面而言，爲保障英國本部之安全，與維持歐陸之國際均勢。在太平洋及遠東方面而言，爲保護其殖民地與本國之聯絡，及維持其在遠東及中國之權益。若夫英國在戰前之聯法制德，戰後之揚德抑法，戰前之英日同盟，戰後之遷就美國，乃根據此原則，依時代環境而運用之外交手段耳。其他如日本之大陸政策，美國之孟羅主義，及門戶開放政

策，均各該國外交之基本原則，至其所運用之手段，則萬象不離其宗也。

外交政策，既以保障一國之安全，及發展民族之利益爲出發點，則凡有危及其國家之安全及民族之利益者，卽爲外交政策之對象，在軍事上，卽爲假想敵國。在理想世界中，各民族應互相保持平等友愛之精神，消弭戰爭，裁減軍備，以期漸漸達到世界大同；不過今日之世界，離真正和平尚遠，大同更屬玄想。各國無不競爭私利，以詭詐陰謀，縱橫捭闔相尙，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爲能。國際利害衝突不易解決之時，民族生存，往往遭受外力之壓迫。因此，在確定一國外交政策之先，卽應認清何國在地理上，經濟上，政治上，最足以妨害本國之生存與發展，而思充實國力，竭用智力，以應付之。外交對象旣確定，何國爲假想敵國，何國可爲與國，自易判定，而外交政策之實施，亦易奏效。如意大利復興時之以奧爲對象，以英法爲與國；日本維新時之以我爲對象，其後則以俄爲對象，以英爲與國；又如畢斯麥統一德意志時，首則以區區丹麥小試其鋒，繼則緬法中立以戰奧，最後又聯俄使奧中

立，以戰法，均善於運用外交以打倒假想敵國之先例也。擴而言之，即侵略國，亦有其外交上之對象，况弱小國家耶。日本之大陸政策，以我國及蘇俄爲對象，美國之孟羅主義，以中南美爲對象，均顯例也。外交對象確定之後，實施外交政策時，須存三種認識，方可避害趨利，獲得勝利。所謂三種認識者，即認識己方，認識對方，與認識國際是也。外交與軍事同，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不認識己方，忽略對方，而妄自尊大，以致失敗者，如普法戰前拿破崙第三之無充分準備，與普挑釁，致有塞丹城下之監。又如日俄戰前，帝俄之不認識對方，輕視日本，結果爲日所敗。至於認識對方，則有善意之認識，與惡意之認識。由善意之認識，乃能發生國際間之真正友誼，更進而達到國際親善，與國際合作。若夫惡意之認識，不外偵察調查他國情形，以爲進攻之資耳。除認識己方，認識對方外，須認識國際形勢；蓋認識國際形勢之後，方可在某種局勢掩護之下，努力建設，以謀本國國際地位之增高也。如歐戰後之意大利，利用德法對峙之局面，以充實國力，造成舉足輕重



之勢。此外復可利用國際間之利害衝突，作多方面之外交活動，藉以打破各國對於本國之聯合陣線。如戰後土耳其之復興，固在戰勝希臘，而大半在認識當時之國際形勢。一方面聯絡蘇俄，一方面分化英法意之聯合陣線，而使英國不易長久助希以抗土。又如蘇俄近十年來之利用資本主義國家間之互相矛盾，與各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與法捷締結互助公約，以掩護其兩個五年計畫之完成。日本之敢於非法佔領我東北，一手製成偽國者，亦在其能認識當時國際環境，知英美正忙於本身不景氣之救濟，實際上不能東顧，蘇俄之埋頭於其兩個五年計畫之完成，決不敢與日挑釁也。

綜而言之，一國外交之運用得宜，首在樹立外交之基本原則，次則確定外交對象，然後決定外交策略。至於如何使外交策略，發生效驗，則至少須認識自己國力，認識對方國情，認識國際形勢。否則如盲人騎馬而臨深池，未有不挫敗者也！

### 第三講 英國之外交政策

英國既爲一島國，而其立國之基礎，又在工商業，其勢不得不向海外發展，以競爭原料及市場。向海外發展之結果，爲廣大殖民地之建立。從數百年之慘淡經營，英之殖民地，已遍佈全球，此其所以「帝國無落日」自豪也。維持其殖民地之主要工具，爲強大之海軍。有強大之海軍，始能維持其海上之霸權。以此次第與西班牙荷蘭法蘭西鬪爭於大洋。迄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在海上之優勢，始確然樹立。歷屆政府，無論保守黨，自由黨，或工黨，莫不以維持此優勢爲政策。凡敢對於對其海上霸權挑戰之國家，均視爲其假想敵國。如德自威廉第二即位以後，主張大海軍政策，盡力擴張海軍，與英競爭，有威脅英國海上權力之勢，結果，促成英法之結合，而兩國海軍之競爭，卽爲促成歐戰之一主要原因，歐戰後，德國海軍全部消滅，美國海軍乘機崛起，又有危及英國海上霸權之勢，華府會議妥協之結果，英國因大戰後，財力支絀，暫時承認美國海軍比率之平等。但其支配海上權力之根本政策，未嘗因此而拋棄。一九三〇年之五強倫敦海軍會議，亦出於不得已而與美再度妥協，

一九三四年之英美日三強海軍預備會議，美主張大艦巨砲主義，英主張多數小艦主義，日本則主張廢除比率，要求海軍軍備平等，會議之初，英不似華盛頓會議及倫敦會議時之袒美抑日。對日主張，反表示相當之同情，且允日本以原則上之平等。意在使美稍稍就範，結果，三強相持不下，以致會議流產，繼之以日本通告廢止華府海約，三強更從事增艦，太平洋自是多事矣！義阿戰爭發生，國聯束手，義卒佔有阿比西尼亞，於是地中海上又生一勁敵，英更不得不積極擴充海軍。一九三五年國會改選之結果，即有解釋為無限整軍之委託。此次發表白皮書（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宣佈今後五年中實行十五萬萬英磅之大擴軍計劃，在欲以實力維持英國所需要之國際及國際均勢，此外英當局鑒於德意之擴充空軍，近年來復竭力主張大空軍主義，俾與世界最強空軍相頡頏，藉以加強其海上之威力。其主要目標，仍不外鞏固其海上霸權。英前外相張伯倫氏（Austen Chamberlain）在「英國之外交政策」一文中，曾說道：「在海上，英國自承認美國平等權以來，因其特殊國情以樹立之

所謂大陸均勢政策，太平洋均勢政策，以及世界和平政策。始能運用自如，不致落空。其目的均在拚命保障其海軍之均勢；因否認其敵人通過海峽，是其唯一之守勢。把持此等海口，並開放大洋，以爲本國船隻之用，是其日常生存上之一種必需與其帝國權力之要件。」英以島國之地位，對於歐洲大陸，久無侵略之野心，但因其距大陸僅一衣帶水，在國防安全上，不能漠視歐洲問題。換言之，英國之利益，在維持歐洲大陸之均勢。自亨利第八以來，即以均勢政策爲其基本國策。如十六世紀初之以海軍殲滅西班牙艦隊；十八世紀初之抵制路易十四；十九世紀初之聯合普奧俄以抵抗拿破崙；歐戰前之助法以抑德，而在戰後，則抑揚於德法之間，以防法之過度強大，自德重整軍備，進窺萊茵，意大利鯨吞阿比西利亞，又與法聯絡以維持均勢，此其明證也。甚至有危及其本國外之海軍根據地，及與其殖民地交通之要道者，或以武力，或以外交，亦必有以制裁之。如一八五三年之克里米亞戰爭，及其後之屢次助土以抗俄，其意均在制止帝俄竊據巴爾幹半島，及遏止其勢力侵入地中海。

以危及英印間之交通。又如近來意大利之鯨吞阿比西尼亞，英藉國聯以施制裁之政策，雖然失敗，然決不甘心任義獨霸地中海，故黑衣宰相墨索里尼以地中海爲意大利生命線一語，向英警告後，即有英外相艾登之聲音，謂「地中海爲英之動脈管」等語之反攻。如英義間無此次地中海君子協定之妥協（一九三七年一月），則地中海上英義間之爭霸戰，從此更趨尖銳矣。

關於遠東方面，英國亦以施諸歐陸而奏效之均勢政策，擴而運用之。亦以任可強國有支配東亞，尤其是支配中國之權力，即足以威脅英國遠東之屬地及其經濟與商業之權益。故其遠東政策，以保護殖民地與本國之聯絡，發展其在遠東之經濟利益，以及維持太平洋之均勢爲基點。如中日戰後，因帝俄勢力南下，有侵入華北之勢，同時，德帝國復有瓜分中國之提倡，英遂與美國提倡開放門戶政策，以抵抗之。又於一九〇二年與日本締結同盟，以抵制法俄同盟，一九〇五年，兩國又續約以保障印度之安全；迨日俄戰後，乃轉而與俄協調，締結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互相尊

重兩國在外蒙西藏及波斯各得之權益。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一方面爲敷衍美國及英屬自治領奧大利亞和加拿大，一方面感到日本在中國之銳進，於己不利，英國遂毅然決然解除英日同盟，以促成九國公約及四國協定之簽訂，藉以維持太平洋之均勢。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英明知日本有破壞遠東均勢與獨霸中國之野心。其所以不與美聯合而向日本提出嚴重警告者，蓋有由焉：（一）英國內部經濟恐慌，失業嚴重，在在均使其無力外顧。（二）以爲日本攫取滿洲，即使其垂涎英屬亞洲殖民地之野心，暫時減少，英屬殖民地，藉此亦得以保全。（三）以日本佔據滿洲，無異建立一防蘇俄之屏障，以免遠東之赤化。（四）以中國一隅之領土被佔，而與日本開釁，則與英國素來維持和平，與夫除危及其帝國安全，始開釁之宗旨相反，故英國甯可避重就輕，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英財部顧問，羅斯爵士（Sir Leir-Ross）赴遠東，先到日本，即帶有試探日本遠東政策真正意旨之使命，而思與之成立遠東勢力範圍劃分之妥協。豈知其在東京所得到之答復，爲日本非獨霸遠

東不可，繼之又有日本之在華北邁進，英國一方面始有援助中國改革幣制之舉，同時復暫與蘇聯接近，談判商業貸款及英蘇海軍協定，與美國則籌劃在太平洋方面之合作，其意不外以外交姿態使日本稍稍就範。結果，日本甯舍英而另闢外交出路，遂悍然不顧，與德國同盟，以防第三國際。其內心即在使其北進政策，與南進政策，雙管齊下，英國自是乃大抱不安，恐亦只有出于與美蘇法合作以與日德意對抗一途耳。要之，英國之對外政策，無論在歐陸與在遠東，均主張維持均勢者，因在均勢之下，始能維持和平也。英國維持和平之動機，大半在保持其經濟與商業之重大利益，及其殖民地之安全；蓋英帝國之生命線，在其殖民地，而世界上最良之殖民地，及最重要之交通點，均在英人掌握中，英海軍大臣某次會道：「每日有十一萬噸之貨物，從海外運到大不列顛之海岸，此類貨物，均由八萬海里之遙而運至，設若吾人不保護其安全之運到，英人卽有飢餓之危險，是以保障海上通路，使貨物與糧食安全運到，卽吾人海軍之任務。」英人與其作無意義之戰爭，而危及其整個帝

國之安全，莫如持盈保泰，而維持其世界霸權於不墜，其以海軍維持世界之安全，即所以維持其世界霸權也。前任英海軍大臣孟賽爾出席保守黨大會，曾言：「英國之海軍，足以保障全世界三分之一面積之穩定及安全，其有裨於和平，洵非他國所可企圖，及英國海軍軍力，一旦減弱，則大英帝國即將不復存在，英帝國瓦解，則世界必有十數處區域發生戰禍。」此英之對外政策，在以維持國際均勢，及和平為中心，而達此目的，又以維持海上霸權為中心也。

## 第二講 法國之外交政策

法國之外交原則，首在保持其「天然疆界」。法之所謂天然疆界者，東界萊茵河，東南界阿爾卑斯山，西南界比利里紐斯山，其為謀得此疆界而作戰者，不知凡幾，而完成此疆界之阿薩斯勞倫二州之失而復得者數次，一九一四年歐戰之主因，在恢復二州，歐戰後法國軍事外交之着眼點，亦在保持二州。換言之，安全保障及維護凡爾賽和約，即法國戰後之基本國策。知德之不甘屈服，而終有一日再侵及其生命線



之阿勞二州也；是以仍以德爲其主要敵國。不過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後，法之目的，在恢復失地，以完成其「天然疆界」，一九一八年以還，其目的在保持其「天然疆界」，而以德爲其軍事外交之對象則一也。軍事方面，對德保持優勢，不允德重整軍備之要求，外交方面，則設法增強國際聯盟之力量，以制裁破壞和約之國家，同時，復結盟友國，以孤德勢，與一八七〇年後畢斯麥之恐法國復仇而結盟奧意，聯絡帝俄，運用包圍政策以困之，如出一轍，

法國使德國不得逞其志，而期永保其戰後之優勢之政策，歷屆政府，無分左右，均恪守無違，所異者，不過外交口吻之不同耳。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法曾提議將萊因組織一獨立國，爲德法間之緩衝，使德國無從侵襲法國，後爲英美反對而放棄，而以所謂英美法三國之軍事保障條約以代之，後又爲美國參議院所拒絕，因此三強軍事保障條約，等於曇花一現。在和會中，法國所欲獲得之安全保障，除限制德國軍備而外，幾無所獲，乃不得不另闢途徑，以圖自固，於是乃努力於歐洲大陸

方面之結盟。以比利時波蘭及小協約國之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爲其衛星，法認爲有此八千萬人口之五國之擁護，即可造成歐陸盟主之地位。領導右派之「國民團結」之普蔭加賽內閣，乃於一九二三年，藉口德無償付賠款，以武力佔據魯爾，其目的在以戰勝餘威，加諸德國，使之一蹶不振，亦如一八七五年時，德之準備再戰，以威脅法國也。不意英美意三國，不直法之所爲，而同情於德，普氏之鐵腕政策，卒不得逞，法國內閣因此改組。「左派聯合」大勝，主張國際調協之赫禮歐繼起執政，法國對德外交，漸趨和緩，經英法德三方之努力，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乃有所謂羅加諾公約之簽訂，法國在條約上，始獲得相當保障。萊因邊境之現狀，自是始爲德國自動承認，法國倘被德軍侵襲。英意將出兵援助，德國同時加入國聯，此後德法間之爭議，可以提交國聯，用和平方式解決。迨一九三〇年楊格計畫成立，復減輕德國之賠款，且將萊因駐軍撤退，法德邦交，始趨和好。白里安更有所謂歐聯組織之計劃，以鞏固歐洲和平，而維持法國在大陸之領導權于

不墜，豈知努力德法調協之中心人物，史特萊斯曼（Gerse Mann）及白里安（Briand）相繼殞逝，而德國方面主張摧毀和約派之勢力日增，希特勒領導下之國社黨，亦于斯時大肆活動，法德協調，頓生變化。

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秉政，時思衝破現狀，對法威脅，法德邦交，頓形緊張。原法於大戰後，即主聯英美以制德，而美則根本不干涉歐洲政治問題，英則有時抑揚于德法之間，以保持歐陸之均勢，法既不能專恃英美以制德，又感其歐洲諸衛星力量之薄弱，且德無時不餌波蘭及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以附己，乃不得不另闢新徑，以擺脫英之操縱，而遏阻德之進攻，於是經其所謂巡行外交，巴爾都氏之奔走，不惜與主義不同之蘇俄交權，助之加入國聯以增國聯之力量，繼之以外長納伐爾之訪問莫斯科，與蘇俄締結互助公約（一九三五年）。又乘意大利不滿於德，以武力促成奧變之際，與羅馬妥協，成立羅馬協定（一九三五年初）。在在均取對蘇包圍之政略。要之，在一九三五年意阿戰爭未開始前，法國牽制德國之外交政策，收相當之

成效者，在基于：（一）軍事方面，在西歐維持其最強大之陸空軍，建築東驢馬基諾之防線，（二）經濟方面，在維持最大量數黃金之準備金，（三）外交方面，在除以小協約國及比利時爲衛心外，得國聯盟約，非戰公約，羅加諾公約，與法蘇互助公約，及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宣佈實行重整軍備後所產生之所謂英法意之斯特萊薩陣線之相當保障。自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及意阿戰爭爆發後，斯特萊薩陣線，已大爲搖動，希特勒遂乘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以法蘇互助公約之批准，爲對德威脅爲藉口，悍然進兵非武裝區域之萊因，直視凡爾賽和約羅加諾公約于無睹，繼之以西班牙革命之發生，在德意援助之下，法西斯蒂化之國民軍政府，進逼西京，與法蘇聲息相同之西班牙人民陣線之政府，已成奄奄一息。至德意合作成立後，即有兩國正式承認西班牙國民軍政府之舉。在德意領導之下，德意與匈西，已形成一法西斯集團，以與法蘇集團對抗。最近日德同盟簽訂，東方又增一強大之日本，以爲德之聲援，自是法西斯蒂集團包圍法國，威脅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之勢成矣。

法國自比利時宣佈恢復中立後，其在西歐更陷于孤立。此後法之外交政策，恐只有一方面鞏固小協約國之陣線，切實與波蘭重溫舊好。同時，與英國深切合作，造成英、法、蘇，在歐洲維持集體安全之集團，以與德意對抗，則法國內部或可相當牽制法西斯蒂黨之抬頭，而人民陣線之政府，亦得以維持；否則恐受外交上之威脅，難免影響及于其內部之變化，此中之緊要關鍵，又要視英蘇之能否諒解，英法之能否切實合作也。

### 第三講 德國之外交政策

凡爾賽和約使德國喪失其國際間之平等地位，如戰器之交付及限制，大量賠款之負擔，重要國土之割裂，殖民地之放棄，以及聯軍之進駐萊因，在在均置德意志民族于桎梏之中，而使之一蹶不振。在此種情形之下，德國戰後之外交政策，首在謀凡爾賽和約之修改，以恢復其國際地位。經其外交傑才斯特萊斯曼六年之努力，用漸進及協調之方式，相機分化協約國，始達到羅加諾公約之簽訂，德國之加入國際

聯盟，萊因駐軍之撤退，賠款之減低，與經濟之恢復自主。斯氏逝世後不二年，德國內遭財政經濟之恐慌，失業人數之增加，國社黨勢力膨脹，力主擇毀和約，意相墨索里尼對德國要求修改和約，復予以聲援，英國又有揚德抑法之傾向，遂使德國對外政策，漸由守勢轉為攻勢。最顯著者，為一九三一年，德奧關稅聯合談判草案之宣佈，及翌年在洛桑會議，對於取消賠款之強硬要求，及向軍縮會議之軍備平等提議。結果，德奧關稅聯合，雖為英法捷所反對，而宣告流產，但一九三二年之洛桑條約，卒使德國賠款問題得一總決解，減為十三萬萬馬克，同時，軍縮會議復承認德國軍備平等之原則，此巴本與施萊轍內閣對外政策漸取積極之勝利也。然此尤未足以滿足德人之要求，因之，國社黨領袖希特勒迎合民衆心理，以摧毀凡爾賽和約為信號，登高一呼，遂為民衆所擁護，於一九三三年二月步上政治舞台，而德國之對外政策，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國社黨之對外政策，是圖積極進取，力謀向外發展，聯合一切日耳曼民族，在一個

政治體系之下，以建立其所謂第三帝國。打破法國之包圍，及恢復戰前殖民地，僅德國對外政策之一項；其向外發展之正目的地，是在東南歐，英國保守黨力主親德之政治家邱吉爾曾言：「……與德國成立諒解，在英國固屬易事，即在法國亦非難事，德國除恢復戰前殖民地外，其所要求者無他，即在東歐，南歐，許其自由行動而已。」此乃一針見血之談。

德國向外發展之真正目標，是在東歐，當國社黨奪得政權以前，即已規劃一東進政策，所謂羅森堡(Rosenburg)計劃，較之戰前德帝國之「三B政策」，更為遠大。以東北及東南二路線，為德國之東進政策。東北方面，包括波蘭西部，東普魯士。波羅的海沿岸各邦，及斯干的納維亞半島。東南方面。則藉意大利及波希米亞為橋梁，先完成日耳曼民族之統一，然後進一步向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進展。德國東進政策兩條路線之會合點，又為蘇維埃聯邦內之一共和國烏克蘭。烏克蘭在黑海之北，土地肥沃，礦產豐富，為蘇聯之工業中心，同時為德國向東發展之經濟出路，

故德國向東發展首先在奪取烏克蘭。奪取烏克蘭，勢必與蘇俄正式衝突，此德國外交上軍事之對象，仍偏重蘇俄之所由來也。

國社黨爲實行其東進政策起見，特設一「國社黨外務部」，即以羅森堡主持之，此卽所謂「褐色國際」。德國之外交政策，名義上主持者，爲外交部長牛賴特（Von Helldorf），其實在幕後策動者，爲羅森堡。故研究羅氏之外交，亦卽研究國社黨治下之德國外交也。羅氏之外交政策，多取法于鐵血宰相俾斯麥。俾斯麥于一八六二年執政後，所採取之外交策略，是一種「各國擊破」之策略，如一八六四年之聯奧以戰勝丹麥；一八六六年之以利俾法國以降服奧國，一八七〇年之使奧感恩，示惠俄意，使諸國中立，擊敗法國；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中之交歡英國，以殖民地誘法國，以屈服俄國，而形成德國獨霸歐陸之勢。羅森堡爲實現其東向政策計，也襲取各個擊破之戰略，訂有所謂「對外政策行動方略」，其中要爲：（一）組織反布希維克國際聯合陣線，陷蘇聯于孤立。（二）聯義制法，并離間英法及分化小協約國。



(三)以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之經濟利益，及德國之煤鐵爲工具，以餌義大利，共組「法西斯陣線」。(四)利用共同防共之口號，以博取英國保守黨之歡心。(五)聯合東方之日本，承認其在中國及太平洋之發展，以完成包圍蘇聯之計畫。(六)促成烏克蘭之獨立，以威脅蘇聯波蘭及捷克。(七)利用「反對赤禍」及日本勢力之發展，使美國無暇過問德國在東歐之侵略運動。(八)竭力避免同時和兩個或兩個以上強國作戰，蓋以蘇聯國外之敵人較多，是以預定以之爲第一個近攻之對象。(九)組織德，義，英，日，奧，匈，保，烏，之大聯盟，以對抗法蘇之互助。(十)加緊擴充軍備，以爲外交政策之後盾。

自希特勒執政四年以來，國社黨即根據此政策，乘機邁進，已獲得非常之成績，而整個歐洲，甚至遠東國際關係之演變，亦均受德國東向政策之推動。例如一方面與英成立海軍協定，又乘義亞戰爭方酣國聯對義制裁正烈之際，準備斯毀羅迦諾公約，進兵萊因，一面向墨索里尼送秋波，以分化英法義斯特萊薩之對德聯合陣線，此

即德義關係好轉之開始，亦即德奧協定（一九三六年七月）成立之張本。在小協約國方面，德國亦乘機積極分化，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近有漸與法疏遠轉而親德之傾向。若夫德義之關係，則最近之德意談判，已樹立兩國合作之基礎，（詳義國之外交政策），此墨索里尼米蘭演說中所謂德義合作，以樹立歐洲之一有力軸心之言之所由發也。德義反布爾希維克陣線之完成，兩國之同時承認西班牙國民軍政府，繼之以德日同盟之締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均足以表明德國東進政策之邁進。除外交運用外，關於經濟及軍事方面，德國正努力完成其所謂戈林之四年經濟計畫，以達到以武力為外交後盾之目的。總之，德國根據羅森堡之「外交政策行動方略」，于近年來，乘歐洲國際局勢錯綜複雜之機，盡其縱橫捭闔之能事，以形成德意日奧匈西之法西斯集團以與法蘇集團對抗。其反響所及，恐適足以促成法蘇英之大聯合，以與之週旋耳。法內閣總理勃魯姆（Leon Blum）最近申述法國外交政策時，聲稱「法國決不畏懼戰爭，然至何時法國方作此種表示乎？則吾國領土倘遭威脅，

此其時矣。經吾國簽約保護之國家之領土遭受威脅，此又其時矣」之語。已表明法國對「法西斯集團之堅決態度，且法蘇互助及英法關係之一時不易分化，于此亦可概見矣。

#### 第四講 義國之外交政策

義大利自一八七〇年統一後，其外交之目標，消極方面，在恢復特埃斯蒂(Triest)蒂諾爾(Tyrol)屯蒂羅(Trentino)等失地。積極方面，在建立一非洲帝國。欲達到第一目標，其外交及軍事對象，爲奧大利。欲達到第二目標，勢必與法國衝突。但義大利國力單薄，界于兩大，不得不雙方迴旋，待機而動。當時爲增進其國際地位起見，竭力交懽歐陸盟主之德意志。得畢斯麥之介紹，於一八八二年，加入三國同盟。其實義奧爲世仇，奧盤踞其東北境界，與義大利支配阿得力亞海(Adriatic Sea)之野心，始終衝突，至於非洲帝國之建立，乃其國力充實後之問題也。故三國同盟締結後，義大利仍時與協約國暗送秋波，締結友好條約。歐戰爆發，義始則嚴守中立

意在討價，繼以一九一五年英法許與之利益，較德奧優厚，始毅然向德奧宣戰。協約國當日密秘許與意大利之土地，在歐洲方面，爲布里拿山道，(Brenner Pass) 伊斯特里安半島，(Istrian Peninsula) 達爾馬提亞北部，(Dalmatia) 阿得力亞海中之一切島嶼及伐諾納 (Valona)。在非洲方面，則規定英法兩國若因戰勝德國之結果，而增加殖民地時，即應「相當的貼補」意大利。

大戰完畢，在巴黎和會中，義大利根據一九一五年之倫敦密約，所提出之要求，大受打擊。除恢復其北部之失地外，幾無所得。美總統威爾遜且以「民族自決」之原則，與意代表阿蘭多 (Orlando) 因埠姆 (Fiume) 問題，發生衝突。當斯時也，義大利因外交之失敗，內以經濟之恐慌，共產黨之橫行，激起國人之愛國心，以爲非有一強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建立一強大之義大利。墨索里尼領導下之法西斯蒂黨，遂應運而起，于一九二二年進軍羅馬。法西斯蒂之信號，是「攆撤之羅馬」。換言之，在恢復古羅馬之光榮，使意大利爲一強有力之國家，進而執歐陸之牛耳。故其

外交之基本原則，爲擴張領土。「人口壓迫」，爲其擴張領土之主要理由。義大利現有人口四千三百萬，墨索里尼以爲在下半世紀之開始，義大利人口須超過六千萬，否則不能應付「一個建立帝國之戰爭」。夫戰爭需要多量之人口，多量之人口，需要殖民地，而義大利四分之三以上之邊界爲海岸，其餘均崇山峻嶺之陸地。其向非洲及近東方面發展，乃必然之趨勢；然此非掌握地中海之霸權不可，此墨氏之欲以地中海變爲義大利內湖之野心之所由起也。不過此種計畫，與法國發生利害衝突，故其戰後外交之對象爲法國。墨氏曾言：「其他之國家人口甚少，而擁着若大之領土。義大利人口繁多，竟無有使其獲得合理發展之土地，此非世界之大不平耶？」所謂「其他之國家者」即指法國而言也。

意大利運用外交以進攻法國之策略，不外利用各戰敗國家以爲羽翼，形成已方對法集團之盟主地位。故一九二七年，即與匈牙利訂立仲裁調解條約，一九二六年，爲控制法國集團之南斯拉夫起見，與扼着埃及得力亞（Adriatic Sea）海之阿爾巴尼亞

(Albania) 訂立蒂拉拿 (Tirana) 條約，旋因阿國總統與義特別親暱，南斯拉夫深致不滿，甚至與阿爾巴尼亞斷絕邦交，義大利袒阿，而責南之反對。爲挑釁行爲，南乃與法作更進一步之結合，南特法爲後援，對義態度趨強硬，義南糾紛，變爲義法暗鬭，歐洲空氣，曾經一度之緊張，在南法訂約後，義大利即與阿爾巴尼亞訂立一有效期間，二十年之攻守同盟條約，實際上阿爾巴尼亞已夷爲義之保護國，而義亦從此得以隨時威脅南斯拉夫矣。一九二八年，值希臘與南斯拉夫爲薩諾尼加 (Salonica) 出海問題不睦，義乘機與希臘一乘一九二三年義大利砲彈科埠 (Corfu) 之嫌，而簽訂友好仲裁條約，並允借給希臘千萬元之軍器。同年，又與土耳其訂立一中立仲裁條約，且從中撮合希土，使兩國無形中親近義國。同時，保加利亞以馬斯頓問題，與南斯拉夫迭起齟齬，義亦力與聯絡，結果，爲一九三〇年十月之義保聯婚，而保加利亞遂成爲義大利在巴爾幹之衛星矣。義與雖係世仇，而義爲團結敗國及鞏固中歐勢力計，對奧竭力表示好感，且減輕其欠義之債務，兩國遂於一九三〇年，簽訂

友好仲裁條約。義大利之團結戰敗小國，其意固在對抗法國集團勢力之伸張，而地中海霸權之爭逐，更足以促成兩國之利害衝突。自一九三〇年倫敦五強（英，美，日，法，意），海軍會議以後，義無時不準備達到其陸海軍與法平等之要求。在倫敦會議中，義大利曾要求其軍備不能低少於歐洲大陸任何國家。換言之，義大利之海陸軍備，不論如何縮減，須要求與法國站在平等地位。

義法衝突既難期協調，義大利乃一方面仍交權英國，同時與德國方表同情，主張修改和約，藉此以期達到地中海軍備問題之有利於己之解決，及滿足其對於非洲殖民地分上之要求。關於修改和約，墨索里尼曾露骨謂：「歐洲現時分爲希望改訂和約及竭力維持和約之二大集團，義大利是屬於前一集團，若後一集團打算用武裝準備威脅時，義大利亦可武裝起來。」德義梓鼓相應之情勢，於斯可見，而一九三三年簽訂之四強公約，其意亦在助德修改和約，不過德義之不能完全利害相同者，只以德國主張德奧合併，過於急進。義恐德奧合併一旦實現，其東北部之受威脅，甚於

法國之操縱地中海，故在多瑙河流域，力謀鞏固其在中歐之勢力，乃於一九三四年夏，締結意奧匈三國經濟同盟，以防德之南侵，復藉以牽制法國集團，尤其是南斯拉夫勢力之膨脹。自國社黨以武力促成奧變（一九三四），親義之奧首相陶爾斐斯被刺後，義德邦交之緊張，甚於意法，此眼光敏銳之法國外長巴爾多氏之得以乘隙而入，與義力謀妥協，並從中撮合義南也。南王亞力山大與巴爾多雖同為馬賽慘案之犧牲者，然法國聯義政策，不肯放棄。一九三五年，法外長納伐爾繼巴爾多之遺志，聘問羅馬。結果，締結法義協定：除法國將其東非殖民地地方權利讓一小部分給義大利外，納伐爾又口頭向墨索里尼表示，法國不致反對義國在阿比西尼亞享有特殊權利和地位。同時除法義關係改善而外，因法國從中斡旋，義南關係，亦有改進。而德國為減弱在歐洲之力量起見，亦極竭力鼓動義大利向非洲發展。墨索里尼遂乘機向阿侵略，釀成義阿戰爭，英意法間之國際關係，因以大變，三國對德之斯特萊薩陣線，亦因以破裂，蓋英恐義佔領阿國後，其在地中海及埃及之地位受威脅，



錫刀聯法利用國聯，對義制裁。法內心袒義，同時又恐開罪於英，以致不能不與英完全採一致步驟。結果，當義阿戰爭方酣，對義制裁之際，高唱入雲之際，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三月突進兵非武裝之萊因，列強視線，又由地中海移到萊因區，無形中給義大利以聲援，而使之坐大。阿比西尼亞卒爲義所佔領，其至悍然不顧，併吞爲其領土。宣佈新羅馬帝國之成立。同時墨氏又深慮與英法在地中海之矛盾，日趨尖銳化，恐國際上陷於孤立，爲增強義大利之地位起見，轉而與德交歡，暗中斡旋，使德奧成立協定，德國承認奧國主權完整，不干涉其現行制度，自德奧協定成立，希特勒暫時放棄德奧合併政策，中歐之緊張局面，因以弛緩，德義合作之先決條件於以成立。自是沆瀣一氣之「褐色元首」與「黑衣宰相」，乃乘機更進一步。商談雙方合作問題矣。隨之，卽有義外相齊亞諾（Ciano）訪問柏林之舉（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齊氏與希特勒會談之結果，雖未正式公佈，但於齊氏對新聞記者之談話中，可以略窺雙方所獲得之妥協程度。齊亞諾之談話要點約爲：（一）義德政府決

通力合作，以樹立建設性質之和平。(二)義德政府，決合作以促成西歐公約，而保障安全。(三)關於國聯問題，義德當密切合作。(四)多腦河各項問題，二國當以友好合作之精神討論，至於奧國問題，雙方以前所獲之切實結果，現在予以重新申明。(五)關於西班牙問題，期望革命軍能早日獲勝，恢復其在國際團體中所佔有之地位。(六)德義二國民族，決以合力擁護歐洲文明神聖之遺產，換言之，即反對布希維克主義。(七)德國承認義國兼併阿比西尼亞，義國則予德國以在阿國境內之商務特權，在義德談判結束，不到一週，繼之，即有墨索里尼在米蘭之示威演說，表示義國今後之具體外交政策。對英表示，則有如英義對於保障義國主要利益之地中海安全一事，不能成立協定，則只有立即引起全歐衝突之戰爭。對法表示，則以法前在義阿戰爭中，國聯對義尚裁時。既採觀望態度，義國目下對法亦當採不援助態度；對德與則竭力表示親善提攜；對南斯拉夫及瑞士，表示友誼；對匈牙利表示同情，且謂義國願主張公道，助匈收回國境外數百萬之人民使成爲完整國家。同時，

墨氏表示義國對於歐洲國際機軸之理想，謂國聯無甯讓其壽終正寢，只有武裝之和平，始能致真正之和平；故意國應繼續完成海陸空軍重整軍備之計劃，應以志在和平之兩武裝國德義為歐洲和平之軸心。又謂法西斯主義政治為真正民主政治，希爾希維克主義應行打倒。墨氏演說之內容，均系針對目下國際形勢及義國現時需要而發。表面上雖帶有武力剗制性，同時，亦涵有相當彈性。如對英則留有在地中海締結君子協定之地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英意地中海協定成立）如對蘇俄亦未有如希特勒露骨積極反對表示；蓋德義大體之立場相同，個別之利害不易一致。墨氏如不顧及國際環境，悍然厲行其所申言之對外主張，則適足以促成英法之更加接近，小協約國之更加團結，同時，增強法蘇之互助，此未嘗不為墨氏所顧慮者也。且墨氏亦不願使德國過於坐大而能保德奧之永不合併。義德談判後，即繼之有義奧匈之維也納協定，以鞏固三國在中歐之陣線。最近匈攝政霍才上將（Admiral Horty）之訪義，更增進義匈之友誼。義欲壟斷多瑙河流域，德國未嘗不介於懷，此亦

爲墨氏之所深知也。總之，各國之外交政策無不純以己國之利害爲立場。義大利之對外國是，在（一）壟斷多腦河流域，以防德之南侵，（二）控制巴爾幹半島以便侵略近東，控制地中海以控制非洲，甚至打通近東路線。墨氏近年來對外之作風不出此範圍。如併吞阿國後，卽與德支撐西班牙之革命軍，其目的不外加緊圖霸地中海。最近之與日本成立協定，事實上日本承認義國併吞阿毛西尼亞，義事實上承認「滿洲國」。雙方并訂有商業條款，墨氏在遠東又得一桴鼓相應之強敵爲與國，在歐陸方面，則更易有所施展也！

#### 第六講 美國之外交政策

北美合衆國自立國以還，其外交政策之演進，與其經濟之發展，相並而行。卽美前國務卿休士(Hughes)所謂：「外交政策，并非建築於玄想之上，乃是根據國家實際計劃之結果。此種國家利益，或發生於急切之必要，或原有其顯著歷史之展望。負着國家重任之政治家，決不容一刻忘却立國主義之目的與需要。」美國立國主義之

目的與需要，自建國始，一方面在向西伸展，以開拓領土，同時，則開展沿大西洋諸洲之工商業。當時高瞻遠矚之政治家，如哈米頓，即具有聯合北中南美爲一「大美集團」，以與歐陸分庭抗禮之遠見。鑒於新大陸豐富之資源，華盛頓在其總統任滿臨別之演說中，曾主張道：「吾國之外交方針，有一基本原則，即商業方面之聯絡，儘可推廣，而政治方面之膠葛，須竭力避免。」

第三任總統傑非遜 (Jefferson) 亦力主美國「宜以和平、商業、道義、三者與任何國家相交，而杜絕一切政治上合縱連橫之勾當。」迨十九世紀初葉，美國感於經濟發展之需要，不得不開疆拓土，視美洲爲禁樹，遂進而擴充其片面的不干涉歐洲政治之主義。總統孟羅 (Monroe)，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向國會演說，闡明美國對於美洲各邦獨立運動之態度，堅決表示拒絕歐洲之任何干涉，並申述歐洲各國不得再在美洲開拓新殖民地。自是，在孟羅主義掩護之下，美國乃得在美洲未經佔領之區域，廣事殖民，而向西方邁進開拓領土矣。如從泰克薩斯至諾克山脈太平洋沿

岸一帶區域，原爲墨西哥之領土，後以泰克薩斯問題，於一八四六年，引起美墨戰爭，結果墨西哥大敗，一八四八年，與美國締結和約，割讓泰克薩斯、新墨西哥、如里佛尼亞等地。美國領土，遂達於太平洋沿岸。

此外，美國歷屆政府，復擴大孟羅主義之範圍，加以種種之解釋；如一八九五年之維利瑞納（Venezuela）與英屬規河納（Guiana）發生境界爭執，英國拒絕美國提議由仲裁解決，美國務卿歐爾賈（Olney）遂警告英外部，謂擴張英屬規河納邊界，卽是違反孟羅主義，並聲明：「實際上，美國今日卽新大陸之主權者，對於其權力所及範圍內之人民，其命令卽等於法律。」英政府以美國態度強硬，美總統又繼之以宣戰之恐駭，遂照美國主張，將邊境案用仲裁解決。總之，美國歷屆政府，對於孟羅主義，依據時代環境，均各有其解釋，野心愈大，外交愈強硬之總統或國務卿，愈將孟羅主義解釋得廣泛。名義上仍是孟羅主義，實際已變爲所謂歐爾尼主義，羅斯福主義，威爾遜主義。孟羅主義之本來面目，幾喪失殆盡矣。

孟羅主義之主旨。爲互不干涉主義，爲保障美洲各國政治獨立之主義。故中南美諸國初極歡迎之，利用之，以掩護其國家之獨立與發展，後美國國勢日強，往往憑藉孟羅主義以行使其所謂警察權於中南美諸小國。如野心勃勃之前總統羅斯福，於一九〇四年，因三多明哥財政紊亂，而夷之爲保護國時，曾宣言道：「中南美各國，如有不法事件或變亂發生，爲維持孟羅主義起見，美國不得不實行其一國際警察權」以干涉或鎮壓之。」此卽羅斯福之所謂「巨棒政策」。在此種情形之下，拉丁美洲諸國爲保持民族之獨立與尊嚴計，對於變象之孟羅主義，發生反感。昔之歡迎之者，今乃仇視之矣。爲維持美國與拉丁美洲諸國之經濟關係，而保持美洲之領導權於不墮起見，美政府年來已着手改善美國與中南美諸國之關係，如胡佛總統與國務卿史汀生之毅然撤退海地 (Haiti) 三多明哥 (San Domingo) 及尼卡拉瓜 (Nicaragua) 之美國海軍陸戰隊，藉以表示美國對於美洲各小國之內政，完全變更其干政策，又如羅斯福總統對於古巴亦採寬大政策。關於限制古巴與其他各國接觸，及成立借款

之權利，及准許美國干涉古巴等條文，在美古新約中，已完全刪除。羅氏且對孟羅主義，加以新的解釋，謂孟羅主義之維持，非僅美國之責，全美洲各國，均與有責焉。蓋美國經半世紀之慘淡經營，已使聯繫北中南美之加勒比安海（Caribbean Sea）成爲其內湖，控制全美之根據地既固，無妨使孟羅主義，適應時代環境，擴充而爲雙方的互助主義，使美國得拉丁美洲各國之維護，而無形中藉以鞏固美洲之盟主地位。近來鑒於歐洲及遠東國際局勢之險惡，美國更進一步而團結美洲各國。一九三六年杪，由美總統羅斯福召集汎美會議於阿根廷首都，有二十一國代表參加，締結美洲和平公約，規定：美洲和平受到威脅，或美洲各國間發生戰爭時，美洲各國政府，應立即互商和平方案，並確定巴黎非戰公約與拉瑪條約所規定之義務；不論發生任何國際糾紛，須以和平手段解決；禁止侵略戰爭；不承認以武力獲得領土。又規定不許直接或間接干涉他國之內政外交事件。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並宣稱：「此約實行後，美洲之和平，就最有保障了。」汎美會議閉幕時，又鄭重聲明道：「



美洲各國趨向孤立政策，在此互相倚賴之世界中，我們深覺得在新大陸四週，築一道中國長城是最瀆的。我們的目標，非使美洲大陸孤立，乃在對明我們達到和平的途徑，以為世界他處樹一有實效的模範」。

除孟羅主義外，美國海外發展之政策，有所謂門戶開放主義。換言之，前者為門戶閉鎖主義，後者在不讓任何國家在中國獲得特殊權利之政策。美國在中南美既佔特殊之地位，孟羅主義之維持，即足以防止他國之侵入；而在中國，因其他各國已捷足先登，揚有相當利益，美國參加競爭，為時較遲，且對中國，只圖商業經濟之發展，而無領土侵略之必要，故以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為得計。美國在一八六〇年南北戰爭以前，其對外政策，大半在領土之擴充，因拿破崙者多為南滿諸州之政治家，主張擴充蓄奴之領土，以增大維持奴制之勢力。南北戰爭之結果，北部諸州戰勝，奴制廢除，美國遂銳意於工業之發展。據一八八〇年之統計，美國已漸漸贏得工業國之地位；換言之，即漸次有從原料品輸出國成為輸入國，從製造品輸入國成為輸出

謀國之傾向。不得不向中南美及遠東工業落後之國土。尋求新市場。因此，爲控制中南美及佛通大西洋間之交連起見，不得不控制加勒比安海，控制加勒比安海，不得不取古巴，取古巴勢必與西班牙一戰，與西班牙戰，勢必擴張海軍，故自一八八一年始，美國即開始擴張大規模之海軍，結果，以古巴叛變問題，引起一八九八年之美西戰爭。西班牙戰敗，美國一舉而夷古巴爲保護國，且進而取得菲律賓羣島與關島。同時，又宣言：以一八四五年所發見之維克島（Wake）爲美領，使與一八六七年所經營之夏威夷合併，以延長夏威夷，中途島，維克島，關島及菲律賓羣島之管制線，以爲美國向遠東發展商業之前哨。

當斯時也，正值中日戰爭，中國慘敗，引起列強蠶食鯨吞之謀，德租膠州灣，俄佔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法借廣州灣。若夫勢力範圍之劃分，則德據山東，法得兩廣，俄佔滿洲，日割福建，英據長江流域。中國當戰敗之餘，無力抵抗，幾有豆剖瓜分之慘。美國爲維持其在華商業計，不得不力圖應付，即當時美國摩爾根公司代

麥拉豪特 (Thomas W. Lamant) 所謂：「若干年來，歐洲日本諸國在東亞建立若干勢力範圍，均足以危害中國之主權和獨立。此種行動，幾將中國全境分爲若干嚴密的商業區域，而在中國沒有劃定區域如美國者，即無從謀得對華貿易之發展。」一八九八年以前，美國商人即已請求紐約商會，促進其政府保障美國在中國之主要利益，和條約權利，紐約商會，乃上書墨荊尼總統，請求保護。波斯頓，舊金山商會，亦相繼響應。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氏遂登高一呼，提倡門戶開放主義。於一八九九年九月六日，分別照會英、法、德、意、日、俄、六國，主張於租界地及勢力範圍之內，對於一切商務運輸，平等待遇。所有通商口岸之關稅，統由中國政府征收。此爲海氏第一次照會。其所謂門戶開放者，對特殊之利益範圍和勢力範圍，並未否認，只於勢力範圍內，各國通商享有均等機會耳。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北京陷落，列強重圖瓜分中國，俄德野心尤熾。帝俄並派重兵進駐滿州，美政府深感棘手。以爲中國一旦被強列瓜分，美國對遠東之商

務發展，必受重大打擊，海翰約氏又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表明美國政府之態度，照會英，法，俄，德，日，等國，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外，要求各國贊同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此項主張，各國在紙面上均表示贊同，但帝俄對於佔領滿洲之野心，並未因此稍減，駐滿俄軍，延不撤退，且威脅中國訂立密約，允許俄國獨佔東三省之權益。美國提出抗議，英日締結同盟，以遏止帝俄之野心。結果，發生一九〇四至五年日俄之戰。一九〇五年三月，俄軍失敗。德皇威廉二世企圖干涉日俄戰事，以期繼續分割中國之領土。美總統羅斯福恐門戶開放主義，又遭危險，乃出面而調停日俄，日俄兩國均接受美之調停，在美國朴資茅斯締結和約，俄國南滿之權益轉移於日，而門戶開放之原則，亦載於和協中。不久，日俄秘密協商，俄將以前中俄訂立之密約，通知日本，日本即依此以要求南滿鐵路區域之絕對獨佔之行政權。復以一九〇七年之日俄協定，兩國同意互相維持滿洲之特權。日本由是更進而破壞門戶開放之原則。一九〇八年，日美間訂立路特高平協定，日本承認各

國在華上商業之機會均等，並維持中國之完整及獨立。翌年，美國國務卿洛克斯（Rock）建議滿洲鐵路由各國投資共同管理，又遭日俄反對，全歸失敗。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戰方酣，提出二十一條，威迫中國承認。美國雖提出嚴重警告，日本仍置若罔聞。一九一七年，乃以藍辛石井協定，使美國入其彀中，日本旋即協定中「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一語，曲為解釋，謂中國從此「非完全獨立之國家，而為日本之保護國。」美國政府雖知日本用心之險詐，然於歐洲期間，無如之何。一九二一——二年之華盛頓會議，締結九國公約，始重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一）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最充分及最無阻礙之機會，使其自行發展，及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各國用勢力以期切實設立及維持其在中國全境內工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利用中國情勢，獲取足以減損友邦人民權利之特別權利或利益，且不得暗中危害各友邦安全之行爲。」此外，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權利之藍辛石井協定，亦於一九二三年

四月由美日兩國政府正式宣佈作廢。自華府會議以後，日本對華外交，比較和緩，太平洋上，美日亦相安一時。自「一九一八」事變發生，美國首先向日本提出抗議，並根據一九二八年之非戰公約，及一九二二年之九國公約，盛倡「不承認」主義，即凡違反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所造成之情形，或締結之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予以承認。同年，即一九三二年二月，美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於致參議院議員波拉氏（Boah）函中，申述美政府維持九國公約之意旨，認「凡為整個世界福利之計劃，決不能忽視中國之福利與保障。」然美國此時，內則努力於國內之經濟救濟，外則既未與國聯切實合作，又無英之贊助，故僅能提出警告，發表宣言，海軍實力未充，亦不能與日本起釁。日本認清國際局勢，洞悉美國弱點，故美國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月宣佈「不承認」原則之照會發出，日本於二月三日佔領錦州。國聯調查團東行之際，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調查團報告書甫行宣佈，日本即承認「滿洲偽國」，以期造成既成事實，以難國聯。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通過後，日本又進佔熱

河，退出國聯，此日本直接視國聯如無睹，置美國於不顧之表現也。

一九三三年三月，美總統羅斯福就任伊始，即宣佈其外交政策，係基於國際條約及國際合作。美國務卿赫爾(Hull)亦於就職後，發表演說，謂條約義務爲人藐視，條約神聖橫被蹂躪之國際局勢，必須中止，而代以國際健全之新關係。關於裁軍問題，羅斯福復於五月十六日，向全世界元首，發出和平申請書，中有「世界各國應參加一莊嚴而確切之不侵犯條約，既重行申明其限制及減少軍備之義務，並在簽約各國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各自承認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換言之，凡派遣任何軍隊越出本國國境者，即爲侵略國，所謂侵略國，羅氏意中當有所指也。

同年十一月，美政府毅然承認蘇聯，一方面在圖商務之發展，一方面在增加對遠東外交之聲援。日本自廣田任外相後，恐外交更陷於孤立，即主張「合理外交」，對於美國，力圖和緩。於一九三四年二月，致一致陸國交書於美國務卿赫爾，聲稱：

「日美間無論如何問題，均可用和平方法解決。」赫爾亦以友誼之詞調答復之。未幾，天羽英二四月十七獨霸中國之聲明，又引起美國之疑慮及質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倫敦海軍預備會議，因美日海軍比率之爭執而宣告停會。繼之以日本之聲明廢除華盛頓五國海軍條約，美日邦交，益趨險惡。美政府深感欲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制止日本之橫行，非一紙抗議所能濟事，故於軍備方面，除充實海空軍外，則在夏威夷羣島及阿拉斯加積極建設空軍根據地。在尼卡拉瓜，則籌備開築連河。羅斯福總統且以命令公佈將西太平洋中維克島，金滿島，莊士頓島，三德島，移歸海軍部管轄，而海軍部長史潢生，則宣稱將關維克島為太平洋中飛行場。外交方面，則力圖英美之聯合，且擬放棄其傳統的海上自由政策，以期得英之歡心。要之，自美西戰後，美國已自視為太平洋上之一大帝國，如一九〇三年前總統羅斯福在舊金山演說，即不以美洲本部自足，而稱美國為一偉大之亞洲國家。其言曰：「近來美國之版圖，甚為擴張，而其勢力之擴張，更為廣大。以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天然地位，



將來必可稱霸於此廣大洋面，這視吾等之熱忱及決意如何耳。」美國在太平洋稱霸之主要目的，在經濟勢力之伸張，不在領土之割佔。而經濟勢力伸張之對象，首爲工商業落後之中國，教維持門戶開放主義，使中國不爲任何國家所獨霸，爲美國對遠東之傳統政策。自日俄戰後三十年來，破壞開放門戶主義最力者，爲日本之大陸政策，是以美日兩國互爲外交及軍事上之對象，已非一日矣。中國積弱如此，久爲列強爭逐對象，以現勢度之，非日本放棄大陸政策，或美國放棄其門戶開放主義，美日紛戰爭之爆發，不過時間問題耳！總之，美國對美洲之孟羅主義，對亞洲之開放門戶主義，歐戰前對歐洲之干涉主義，歐戰後因戰債問題對歐洲不即不離之政策，與夫海上自由政策，以及採用仲裁解決國際糾紛之主張，均以保護及發展其商業及經濟利益爲目的。此世之以「金圓外交」統名美之外交也。

第七講 蘇俄之外交政策

蘇俄對外一貫之主張，與極終之目的，爲造成世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國家，以建

立一社會主義之大同世界。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乘各國戰後之疲弊，由德匈意等國入手，實施共產宣傳，煽動社會革命，欲一舉而達世界革命之目的。結果，德匈意並產革命，相繼失敗，且英美日法意捷對蘇俄赤化運動之威脅，堅決抵抗，行使武力干涉，實施經濟封鎖，蘇俄外感列強之壓迫，內受白俄之騷擾，及經濟之破產，克雷姆林政府本身，幾有岌岌難支之勢，遑論世界革命。因此，對內乃採行新經濟政策，對外則暫爲放棄世界革命政策，而與各國謀妥協，實行和平外交。對內對外均本列甯「退一步進兩步」之策略而行也。自實行新經濟政策，蘇俄政府因努力於內部之建設，有賴於外來之援助，故與列強力謀妥協，即列甯所謂「蘇俄爲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之社會，對於任何事物，均所需要。」同時，歐洲各國亦正需要蘇俄之廣大市場，以謀發展貿易，挽救工業，故自一九二四年始，重要國家，如英意法日等，均相繼承認蘇俄。蘇俄至此，始步入國際社會，國內局勢亦日臻安定。

先是，蘇俄西進政策失敗後，轉而東進；於是一九三〇年，有所謂解放東方民族之巴庫會議之召集，樹立赤化東方之政策。結果，亦遭同樣之失敗。蘇俄外交政策，不得不再度退守，以傾其全力於國內之建設，使蘇俄在經濟上軍事上成爲一個超現代之國家，一九二八年實施五年計劃，以肅清在新經濟政策施行期中所產生之新興資產階級與富農。自五年計劃實施，蘇俄國內之政策，較之新經濟政策猛進得多，新經濟政策是退一步，而五年計劃又進了兩步。至於對外，則又更爲進一步之退守，即所謂「國內政策愈革命，則對國外愈努力避免糾紛。」因此，五年計劃一經確立，蘇俄對外策略，立即轉變。目的在建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緊密之經濟關係。即史太林於一九二七年第十五次共產黨大會席上宣稱所謂：「吾等今日要採用之政策，必須能發展外國經濟之貿易，以加強蘇俄經濟之實力。吾等應時時設法不依賴資本主義之國家而生存，應設計將蘇俄建築於高度發展之工業基礎上。」其他目的，則在設法防制帝國主義間之戰爭，以免影響其輸出之總額，蓋五年計劃之成功，

大半恃輸出之增加也。故自一九二六年以還，其外交主旨在和平。最顯著之表現，爲互不侵犯條約及侵略定義條約，「侵略定義如下：（一）先向他國開戰者，（二）雖未宣戰，而以軍隊侵入他國境內者，（三）以陸空軍轟炸他國土地及軍事設備者，（四）海陸空軍未得他國之允許，而通過其境內者，（五）封鎖他國之海岸或港口者，爲侵略國。」之訂立。意在「避免政治集團，或其他之結合，以互相對抗之可能。」現與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者，大小已十數國，蘇俄西方邊境，自芬蘭以至土耳其如波蘭拉特維亞立陶宛愛沙利亞捷克羅馬尼亞等，均先後與之締結此項條約，蘇俄與法國同感於德國之威脅，除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外，於一九三六年，復有法蘇互助公約之成立，繼之有蘇捷互助公約之締結。自法國介紹蘇俄加入國聯後，蘇法在歐陸已形成一強有力之政治集團，法之目的，在增強制德之力量，蘇俄之目的，在釋其西顧之憂，以防日本之北進，蘇俄之策略，一方面在分化帝國主義之聯合陣線，一方面在準備軍事，廣聯與國，以孤其主要敵國日德之勢，使之一時不致向其進

攻，而影響其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完成。要之，除迫於不得已，蘇俄鑒於已往之失敗，此時決不以一國有限之力，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戰爭，而促成各帝國主義國家之聯合陣線。其主要策略，在運用適應環境之曲線外交，多造外交，以分化資本主義國家之陣綫。同時，復努力於側重國防及重工業之兩個五年計劃，以增強本身之力量，以表現其社會主義之成效。迨資本主義國家因其不平衡之發展，步入其最終之階段，而自相火併，兩敗俱傷，蘇俄則以莫可與京之力量，收拾殘局，以達到其造成世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目的。史大林曾言：「蘇聯一國內社會主義之建設，如果實現，即阻止資本主義各國之干涉，斯為維持蘇維埃制度之先決條件。以此，各國無產階級對蘇聯之同情，與支持之態度，當然充分，而世界革命之勝利，亦有把握矣。」蘇俄名記者拉迪克所謂：「蘇聯政府之目的，是使頭一個普羅國家的土地，不為第二次大戰的罪孽的過行所污染。因此，十六年來蘇聯政府曾以最大之決心及毅力向此奮鬥。保障和平及蘇聯之中立，使其不致捲於第二次戰爭之漩渦

，乃蘇聯對外政策之中心問題。蘇聯之擁護和平乃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之最好條件也。」即莫洛託夫所謂「吾人努力和乎政策，吾人努力社會主義建設。」亦即史大林所謂：「吾人之外交政策，是切實的，是一個維持和平及加強與各國商業關係的政策。蘇聯不想威脅何人——單獨攻擊任何人。吾人確信和平及擁護和平之根源。但吾人並不懼威脅 且對於戰爭之威脅者，準備以打擊還打擊。彼企圖攻擊我國者，將要受到一猛力的反抗，去教訓彼等不要將其豕嘴伸進蘇聯花園中。」蘇俄對外政策之真蒂，於是可窺其大半矣。

#### 第八講 日本之外交政策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工商業立國，即以帝國主義爲國是。明治初年，長藩軍人（陸軍派）與薩藩軍人（海軍派）在日本爲兩大中心勢力。薩藩主張向南發展海洋政策，長藩堅持向北施行大陸政策。琉球台灣澎湖列島之占有，爲海洋政策最先之成績，旋以如向南推進，必與握有強大海軍之英國衝突，故暫行放棄南進，而以北進爲向

外發展之唯一目標，而以征服朝鮮爲第一步。明治初年，征韓論即哄動全國，當時日本國論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征韓，以西鄉隆盛爲首，一派則反對征韓，以岩倉具視爲首。結果，引起西南戰爭，西鄉隆盛雖敗，日人未嘗一日忘懷於征韓，蓋朝鮮爲日本侵略滿蒙之前瞻，步上大陸之階梯。一八九四年，卒以朝鮮問題引起中日戰爭，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承認朝鮮獨立，帝俄乘機將勢力伸入朝鮮以與日本抗，卒讓成一九〇四—五年之日俄戰爭。結果，俄敗日勝，兩國於一九〇五簽訂樸資茅斯條約。帝俄除放棄朝鮮外，復將在南滿所享之權利，完全讓給日本。一九一〇年，日本遂實行併吞朝鮮，而以南滿爲根據地，準備侵略整個滿蒙及中國本部，以期達其大陸政策之目的。故自日俄戰爭以還，日本國勢日強，完全以中國爲其侵略之目標及其外交政策之核心。即日人本身，亦認對華政策爲日本外交政策之樞軸。蓋其對列強之外交，無不依此樞軸而轉動也。

**日本對華外交之急進**，實始於日俄戰後，自日俄戰爭迄華盛頓會議之十六年期中，

日本擬以中國爲其保護國。一九一四年之侵犯我中立，占領膠州，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之迫我承認。其目的在乘各國酣戰歐洲，無遑東顧，欲一舉而夷我爲其保護國。而此十六年期中日本對其他各國之外交，亦無不以謀我爲目的。其在日俄戰前之交權美國，與英同盟，大半在對俄，恐其妨礙日本向大陸之進展，及日俄戰後，日本轉而極力交權俄國，一九〇七年之協定，和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六年兩國之秘密協定，均在協力以謀我而防止他國，尤其是防美國勢力之伸入東三省。同時，在英日同盟（第一次同盟，在一九〇二年，第二次同盟在一九〇五年，第三次同盟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英日同盟取消）掩護之下，又大肆其侵略之野心。一九一七年，爲鞏固其在山東攫得之權利起見，與英、法、俄，意，簽訂密約，獲得承襲德國在山東權利之承認。又恐醉心門戶開放之美國，出而阻撓，乃遣石井子爵出使美國，與美國務卿藍辛交換照會，以期獲得美國之默認。此卽世所週知之藍辛石井協定。其要點爲「美日兩國政府承認領土相接近之國家



之間，自生有特殊之關係。因此，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尤以與日本領土接壤之地方爲然。凡此數例，均日本對列強之外交，以我爲核心之明證也。

歐戰後，日美間因遠東問題之衝突，日形墜銳，日美戰爭之說，甚囂塵上。適值一九一一年之英日續約期屆滿，美政府積極反對其續訂，以免日本再在英日同盟掩護之下，破壞中國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乃藉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海縮會議之機會，討論遠東問題。會議之結果，取消英日同盟，而訂立英美日法四國協定，同時簽訂九國公約，（英，美，日，法，意，中，比，葡，荷）共同聲明此後仍將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維持門戶開放主義，日本並放棄其和會中取得繼承德人戰前在山東享有之權利，放棄其二十一條第五項之保留。華盛頓會議之結果，英國爲交權美國起見，不如英日同盟時期之爲日張目。英美接近，則日本之勢孤，日本之勢孤，則其在華之侵略政策，內審國勢，外察情況，遂不得不暫取緩進之一途。然而嗣後

中日衝突，又從斯潛伏暗長，日本轉而用種種之陰謀，以防止中國之復興與統一。此自民國成立二十餘年來，數見不鮮之事實。如一九一一年之企圖扶助滿清，不同情於中國革命，民國初年之在東三省組織推翻中華民國之復清運動，民國八九年對於中國內亂之財政接濟，使其永久延長，民國十六十七年之出兵山東，阻礙我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十八年之阻撓東三省之易幟，均為日本預于中國內政之表現；蓋中國之四分五裂，乃利於日本外交政策之進行；中國而果能統一，日本大陸政策之推進，必遭打擊。是以分化中國而用各個擊破之政策，以收蠶食中國之效，亦為日本推行大陸政策之重要策略。此「一九一八」事變主角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上將陸相書中之所謂「要占滿蒙，須急趁中國之建設未完成，國民政府之統一全國未達到」之語之所由發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於三年期間，造成「滿洲偽國」，完全以昔日滅韓之故技，而施諸東四省，以完成其大陸政策之第二步，進而併吞中國，以遂行其大亞細亞主義！即一九二七年，日首相田中義一上日皇奏章所

謂「九國條約，削滅我國在滿蒙特權之處已使我國毫無自由。我國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採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難。……若日本欲制中國，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此與日俄戰爭之意義，大同小異。至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亞洲各國及南洋羣島，必懼而降服。然後世界各國乃曉然於東亞之屬我國，不敢侵犯我國之權利矣。此為明治天皇之貽謀，其成功也，我國之生存繫焉」。遠在一九一四年，日軍攻陷青島時，日首相大隈重信對記者之談話，亦以準備制服中國為日本今後之使命，其言曰：「優勝之國，常統治弱劣之國，鄙人深信二三百年之內，世界上將有治人之數大國，其餘皆受治於其他大國，服從其權力。……如英，俄，德，法，皆可為治人之國也，自今伊始，日本應預備為治人之國也。」日對我整個國家之侵略，正方興未艾，亦於斯見之矣。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推進大陸政策之直接機關，在東京則有拓務省，在東三省，

則有關東廳，關東軍司令部，奉天總領事館，南滿鐵路會社，所謂「四頭政治」是也。「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政權，悉入日本軍閥掌握中，日本政府以「四頭政治」事權未能統一，以致動輒僨事，遂議設一強有力之行政機關，類似合併朝鮮之朝鮮統監制度，以收發縮指使之效。最後乃決定設置所謂「駐滿特派全權大使」，關東軍司令官與關東廳長官均由駐滿大使兼任。岡田內閣，又實行以軍部提案爲骨子之所謂「在滿機關改組案」而爲合併東四省之先步。在內閣之下，設「對滿事務局」，總裁以陸相兼之，駐滿全權大使，仍兼關東軍司令，關東廳長官則改爲「在滿行政事務局」，局長則由外務省方面派員專任之，而屬於全權大使。故全權大使所握之權力，不減於朝鮮總督。日本軍閥在「滿洲僞國」既握有偌大之權力，軍權集中，勢必進一步施行其大陸政策之第三步而向我壓迫矣！

先是，自一九三三年熱河失陷，華北震動，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日本一面退而竭力經營東四省，一面仍不斷進擾我深東察東，以致

華北求一小康之局而不可得。日本既亟謀單獨控制中國，遂悍然退出國聯，（一九三三年三月），又聲明反對國際與中國合作。一九三三年九月所謂：「焦土外交」「軍服外交」之主角內田外相辭職，日本感到國際之孤立「理性外交」之廣田弘毅乃得軍部，元老，樞府之贊助而登台。根據齋藤內閣召集之五大臣會議之決議，實施側重於武裝和平之外交，換言之，外交與軍備雙營齊下，以打開日本國際孤立之僵局，以防衛其以武力奪得之東四省，故一方面與蘇俄謀緩和，同時，復與美國謀妥協，此一九三四年三月廣田外相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關於遠東問題之換文之所由來也。但日美之根本衝突猶在，日本對太平洋霸權之控制，與對中國之宰割，仍步步加緊。日美換文交換不及二旬，即有日本外務省情報司長天羽英二氏四月十七日之聲明，反對他國對中國為財政及技術上之援助，謂「日本要負起保護東亞和平之全部責任。」其後日本外務省對於此項聲明，又加以解釋，謂：「日本並未想蹂躪中國之獨立，繁榮，或其一切利益，亦無違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或破壞其他一切條約。但

是，日本之於中國因其特殊地位，及使命之關係，對於各國之任何舉動，凡足以危害東亞之和平及使命者，皆表示反對。」換言之，凡足以使中國趨於富強以「抵抗日本，或是離間中國與日本之感情者，皆在反對之列。日本對於外國之任何聯合，縱使其名義上，爲技術及財政合作，日本亦特別反對」。此外，任何國家供給中國之政治上之借款，及「軍用飛機，設立飛機廠，及供給軍事顧問。教練等，亦均在反對之列」。此直視中國爲日本之保護國家。此項聲明雖系試探列強之態度，以準備形成其亞細亞之門羅主義，後雖經英，美，法，三國之抗議。然實際上日本并未宣言更易其主張。日本軍部國防小冊子「躍進日本列強之重壓」中即露骨地說道：「皇國在東亞之地位，不必待天羽聲明，與從前追隨歐美時代，蓋已大異其趣。東亞之和平，如無視皇國之存在，則將無和平可言，如有無視皇國之存在，欲染指於東亞之國家。皇國原有斷然加以排繫之決心，且平素即有此種準備。」同年十月，倫敦英美日海軍預備會議期中，日本又要求海軍力之平等，意在建築強大之海軍，

以期實現其對中國之政治主張，結果，美國堅決反對，海軍預備會議，終致流產。日本遂悍然聲明廢除華盛頓海約，準備以實力貫徹其海軍平等之主張。貫徹海軍平等之主張，亦即貫徹其對中國政治主張之第一步也。

日本軍部之所以急欲置中國于日本保護之下而後已者，其藉口不外爲應付其所謂一九三六年之危機。一九三五年開始尙未一月，日本所採對華政策之積極性，已大露端倪，如日本駐華武官之大連會議，廣田外相主張積極進行對華關係之談話，「水鳥外交」變爲「啄木鳥外交」之宣傳，關東軍各級主要幹部之易爲少壯軍人中之急進派，在察東之軍事行動，均非無因而至也。其中最要而具體者，爲廣田對華外交之三原則之提出（一）中國放棄與他國聯合，（二）須承認滿洲僞國。（三）共同防共。在一年當中，不幸事件，相繼發生。由豐台暴動經香河事件，「遼東自治」，而達到翼察政務委員會之成立，隨之有察東之進兵，張北六縣之占領。日本對於翼察政務委員會所採之策略，在使其質上發生變化，以期其脫離與中國政府之關

係，而傾向日本。一九三六年開始，日本內部發生「二，二六」政變，此乃日本內閣上畫時期之政變。結果，打開現狀派得勢，日本一貫的積極政策，所謂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予以遂行，頭一步，即增兵華北，取得實力上之保障，而向華北開發資源。在天津乃有華北武官會議及領事會議之召集，使駐外官吏與東京中央部意見趨於一致，以致力於華北經濟，開發，進而謀中日經濟之提攜。隨之，向我提出所謂「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之二原則，因我要求日本取消不平等協定及行動之對案之提出，英對日之表示不滿，以及國際環境對日之不利，日方轉而側重避名求實之策略。一方面提倡中日經濟提攜，同時以防共為藉口，締結日德同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期在此掩護之下積極向我西北侵略。第一步策動綏東戰爭，目的在使滿蒙一元化，然後向西伸展於晉甘，向南伸展到晉翼，將我東北西北打成一片，以便進出外蒙。而準備對俄作戰；蓋將蘇俄勢力逐出遠東，日本始能遂行其大陸政策。不料出於日本意料之外，我綏遠戰士抗敵之英勇，日本攫取綏東之陰謀，漸覺



失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國全國統一，逐漸鞏固，對於日本用「以華制華」之毒計以蠶食中國之企圖，又是一個打擊。如自廣田內閣因預算案之受國會責難總辭職後，林銑內閣成立以來之對華外交，又用一個換湯不換藥之論調，以餌中國。有所謂「明朗外交」「國民外交」「經濟外交」之宣稱。佐藤外相就任之初，雖有「對中國應以平等相待」之門面語，不到兩週，即吐露真情，認為：「對華根本外交，沒有變更的必要。」「平等主義，足以引起中國之不良反響。」「滿洲國」為確定的既成事實。「廣田三原則，仍不放棄。」等等。在所謂「經濟外交」下，行動方面，林內閣首先派兒玉經濟考察團來華，目的在促成中日經濟提攜，奪取我之資源，以供彼工業之發展，及軍備之充實，轉而向我更進一步之侵略。此真所謂退一步進兩部之策略，而先立下大陸政策之經濟基礎也！要之，日本之外交政策，以對華政策為核心，對華政策，則以大陸政策為核心。凡足以防礙或阻撓其大陸政策之推行者，即為其外交上之對象，軍事上之假想敵國。此吾人對於日本對外政策

之結論也！

## 第二編 中國與列強之外交關係

### 第九講 中俄之外交關係

中俄關係之起源遠自元初，而中俄之外交關係，實肇于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條約。我國與歐西各國之訂約，亦以此約爲始。自尼布楚條約迄今，凡二百四十餘年，中俄關係雖屢經變更，然可分爲四大時期以敘述之。

第一期，自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之締結，至一八四七年帝俄之銳意經營黑龍江。在此一百五十餘年期中，帝俄在中國最大之目的，在要求通商。一六九二年，彼得大帝遣使伊迪斯（Ides）至北京，交換尼布楚條約，且要求商業上之利益，一七一九年，復遣伊思遇羅夫（Isvailov）至中國，其祕書郎克（Lank）留北京，俄表俄政府談判商務，達一年又閱五月之久。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俄政府又派薩瓦（Sa）

vladislavitch) 爲全權代表，締結恰克圖條約，款項均關商務及界務。其後中俄貿易，忽斷忽續。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 俄女皇加瑟琳大帝，遣使訂立恰克圖開市條約。一八〇五年，俄皇亞力山大一世，復遣葛羅夫金 (Golovkin) 赴北京，因入朝禮儀之爭執，未至北京而歸。翌年，俄商船始在廣州，要求互市，亦無結果而返。

要之，自一六八五年，中俄雅克薩之役，俄人慘敗後，因偏於清廷之軍威，又正值清廷鼎盛，俄人不敢南下牧馬者，凡百餘年。加之俄甫有事於西方，不遑東顧，故屢次來華之使臣，其目的不外要求互市，與獲得商業上之利益，初未嘗有領土侵略之野心也。迨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後，清廷之弱點，漸漸暴露，繼之，以太平天國之戰爭，俄國又不得逞其志於西方，遂乘中國內憂外患夾攻之際，轉而東侵。值俄帝尼古拉斯一世野心方熾，乃派木喇斐岳福 (Muraviev) 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木氏遂積極計畫經營黑龍江，而帝俄對我領土之侵略，亦於是時開始

第二期，自一八四七年，木喇斐岳福被命爲東部西伯利亞總督，至一九〇五年之日俄戰爭，在此期間，帝俄一面乘機單獨侵略中國之領土，同時，復與其他列強協同動作，要求其他權益。木喇斐岳福任東部西伯利亞總督後，即着手經營黑龍江下游，不及十年，黑龍江左岸，大半爲木氏組織之西伯利亞遠征軍所強占。結果，於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之際，迫黑龍江將軍奕山與訂中俄璦琿條約，將黑龍江左岸約二百四十萬方里之地，割讓與俄。二年後，即一八六〇年，俄使伊格那替業幅（Ignatiev）復運用詐術，周旋於進迫北京之英法聯軍與清庭之間，從中取利，而卒不損一兵，不折一矢，與清締結北京續約，攫得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凡九十萬三千方里。（即今之俄東海濱省）然帝俄東侵之野心，尙未足，不十年，又乘阿古柏汗在回疆之獨立，占據伊犁。若無左宗棠之規服天山南北兩路，俄人必進而占據全疆。左氏平定回疆後，俄人始允退還伊犁，締結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之還付伊犁條約。以此觀之，則俄人之侵略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

之偌大領土，以及強占我伊犁，垂涎我新疆，無不乘我之內憂外患，以逞其野心，然此不過侵略我邊疆，尙未窺伺我內地也，迨中日戰後，（一八九四—五年）中國之積弱，已完全暴露，一方面則日本崛起，有稱霸東亞，阻俄東侵之勢，同時，俄帝在東部西伯利亞及東海濱省之勢力，已日增鞏固，又得德法之鼓勵，誘其向遠東發展，此中日戰後，俄人侵略中國之心，因以益急也。

一八九五年，中國戰敗求和，日本迫我割讓遼東半島，并要求重大賠款，帝俄極不願日人伸其勢力於亞洲大陸，以阻撓其侵略中國之野心。當斯時也，德皇威廉二世恐俄國在近東發展，又以詞動沙皇，使移其視線於遠東。法爲俄之同盟國，俄在遠東擴張勢力，當亦爲法所樂與援助。故當日人向清庭提出割地賠款條件時，俄政府一方面與其同盟之法國，自動借款與中國，同時復聯合法德出而干涉日本，迫其歸還遼東，以爲他日取酬於我之張本，爾後，日俄戰爭之遠因，亦伏於是矣。

當斯時，帝俄主張侵略中國者分兩派：一派主張和平侵略或經濟侵略，所謂：「鐵

路與銀行之征服」(Conquest by Railways and Banks)使東三省無形中落入俄人手中，主張最力者，爲俄之財政大臣維特伯爵 (Count Witte)。一派則主張以軍事政治侵入東三省，俄之軍界人物，加克羅泡金 (Kropotkin) 等，均主張武力侵略。自中日戰後以至日俄戰前，帝俄對華之行動，卽足以表現此兩派政策之互相消長，而一八九六年李鴻章之被命爲全權大使，赴俄賀沙皇加冕，爲中俄關係之一重要階段，李鴻章抵莫斯科未久，卽與主張「和平侵略」之俄財相維特秘密交涉，結果，爲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之締結，及根據密約以產生之中俄道勝銀行，及中東鐵路合同之簽訂。李氏維特勾結之結果，使帝俄在遠東之勢力增大，除中國北部外，俄人更進而染指朝鮮，此爲日本之所忌懼，亦卽日俄戰爭之主要原因。中俄攻守同盟密約締結後二年，俄德復協同以謀我，德國租借膠州灣，俄人卽以砲艦政策，迫我租借旅順大連（卽遼東半島），此爲維特所反對，而爲俄之軍閥所主張者也。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俄乘拳匪之亂，以重軍佔領東三省，辛丑和約（一九〇二年）締結後

，仍不撤兵，又進而積極經營朝鮮，乃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釀成一九〇四年一五年日俄之戰。戰爭之結果，俄竟爲日所敗。自是俄國在遠東之勢力，遂轉移於日，且與日聯合以謀我矣。

第三期，自一九〇五年日俄議和，至一九一七年俄帝國之崩潰，此爲俄日協同以謀我之陸期。自日俄戰後，帝俄既不能獨立以抗同盟之英日，又不能如日俄戰前得法德之援助，以增大其遠東之勢力，爲維持其戰後在華之勢力起見，不能不與日本言歸於好，同時，日俄之役，日本雖幸獲勝利，但內則國家財力虧損，勢必休養生息，外則強俄之勢力雖減，美國之開放門戶政策，大足以阻礙日本向中國之發展，以此，日本關於對華政策，亦極願與帝俄合作，一九〇七年，遂有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之日俄協定，此爲日俄戰後，兩國關於中國之第一次協定，規定日俄之對華態度，尙未涉及共同侵略中國之步驟與範圍。其後，美國政府提議東三省鐵路國際共管，大爲日本所反對，俄國因得日本之諒解，亦極思與日本聯合，以期在華捲土

重來，此一九一〇年日俄第二次協定之所由來也。其主要部份，爲祕定日俄兩國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並共同防禦其他任何國家干涉日俄兩國在滿州已有之地位與權利。旋以吾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日俄又乘機思逞，締結一九一二年第三次之祕密協定，規定侵略中國之界限，以北滿外蒙爲俄國之勢力範圍，南滿內蒙爲日本之勢力範圍，兩國相互尊重與輔助各方應得利益之進取，並共同制止中國在兩國勢力範圍內之活動。歐戰期中，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日俄又更進而有一九一六年之第四次祕密協定，目的在抵制主張開放門戶政策之英美，協定之內容，不外日俄兩國爲保持其在華之重大利益起見，須竭力防範有惡意對日俄之第三國，對中國政治上之侵略與支配，如一締約國與第三國起釁，其他締約國須遵照約章，與以軍事上之援助，條約有效期間，規定五年，換言之，此無異日俄兩國之軍事防守同盟，亦即帝俄與日本最後之協定。苟一九一七年俄國不發生革命，日俄勢力必掀風作浪，以實現其企圖而向中國進攻。在諸項協定掩護之下，日人之勢力，則伸入南滿與內蒙，



帝俄之勢力，則伸入北滿與外蒙，中國東北屏藩，幾爲日俄所撤盡，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蘇維埃政府成立，中俄關係，又轉入一新時期。

第四期，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以至現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成立，因感於在西方共產運動之失敗，乃轉而向東宣傳，同時，列強復援助白黨，進攻西伯利亞，以日本野心爲尤熾。蘇俄爲博得中國之好感，以分化中日之聯合陣線起見，（時日本迫中國締結軍事協定，共同進攻西伯利亞）乃有一九一九年蘇聯政府以代理外交委員長加拉罕（G. G. Galanin）之名，發表對華廢棄中俄間以前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宣言，將從前俄國與日本與中國及與昔日協約各國所訂結之一切密約條約，概行作廢，因此種條約，實爲沙皇政府及其協約各國侵略誘壓迫東方各民族之工具，並謂政府曾邀請中國政府開始談判，磋商廢棄一八九六年之條約，（即中俄攻守同盟密約）與一九〇一年之北京章約，及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間與日本訂立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沙皇政府自行侵奪或與日本及其他聯盟國，

協同侵害中國人民之所有者，均行歸還中國人民。

翌年十月，加拉罕對中國作第二次宣言，除再申述第一次宣言之宗旨外，更提出較爲具體之數項意見，如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中國境內俄國租界之交還，領事裁判權，及庚子賠款之放棄，兩國商務之恢復，及領事館之設立。中蘇邦交之成立，卽以此兩次宣言爲基礎。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外交總長顧維鈞與蘇聯全權代表加拉罕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之協定十五條，內容大體如蘇聯政府兩次宣言之精神，更伸述而加以規定。兩國邦交，遂於此正式開始。蘇聯政府派加拉罕爲駐華大使。一九二六年開中俄會議于北平，根據中俄解決懸案大綱，解決中俄間一切懸案。俄方代表爲加氏，我方代表爲王正廷。結果，蘇俄政府口惠而實不至，除放棄已爲我自動收回之俄租界及領事裁判權外，其他兩國間之懸案，如中東路，及帝俄強佔領土之交還諸重要問題，蘇聯堅不肯解決，並進而加緊亦化蒙古，且加拉罕會議未終，卽行返國，中俄會議，遂無形停頓。

此外中蘇關係上尙有一重要關鍵，即中國國民黨與蘇俄之關係，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蘇俄代表越飛（Joffe）來華時，本黨總理孫先生在上海，與之簽定一聯合宣言，其中要點，爲孫先生認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完成，及完全獨立國家地位之獲得，此均爲越飛所贊同，其他中俄間之一切懸案，均應本蘇俄對華之兩次宣言以求解決。在此宣言發表後，本黨即於民國十三年一月改組，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廣州，共產黨份子得加入國民黨，此爲國共兩黨合作時期。迨民國十五年，北伐勝利，第三國際乃變更策略，進而反主爲賓，策動共產份子，企圖推翻本黨，卒演成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之悲劇，四月，本黨乃有清黨之舉，八月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十二月，又有廣州之暴動。國民政府，以廣州事變，有俄人操縱其間，於十二月十五日，與蘇俄斷絕外交關係，但蘇俄方面仍不承認斷交，至民國十八年，哈爾濱俄領事館祕密會議案發生，卒釀成關於中東路問題之軍事衝突，札蘭諾爾一役，東北軍

隊之在前線者，幾于全部被蘇俄赤軍解決，我乃轉而與蘇俄謀和平解決之法，中俄會議旋開會於伯力，締結伯力議定書，均有利於俄方，無異城下之盟，翌年，（民國十九年）根據伯力議定書，兩國代表，在莫斯科談判中東路及恢復國交與商務諸問題，以俄方要求過奢，交涉毫無結果，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東路旋亦陷於日軍之手，莫斯科會議遂無形停頓，後因東北問題之激盪，國聯之無力調解，吾國感到有對俄恢復邦交之必要，始於二十一年十二月，由顏惠慶代表與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特維羅夫（Litvinov）在日內瓦接洽，旋即互換復外交文件，此數年未決之對俄問題，乃獲相當成功。中俄復交以來，將及五年，兩國友誼日趨增進，於遠東局勢，有甚大之影響也。

#### 第十講 中英之外交關係

列強中與吾國發生外交關係最早者，固爲俄國，而對於吾國外交上影響最大者，首推英國。英國自一五八八年殲滅西班牙之無敵艦隊阿瑪達（Armada）後，遂稱霸海

上。一五九六年，英女皇伊利撒伯即致書明庭，請求通商，一六三七年，又以通商未遂，與我虎門守將應戰。一六八五年，所謂大英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n Company）在廣東設立分銷處後，不數年，即有東印度公司船隻，開始來華貿易。一七一五年，該公司又得中國之允許，在廣州設立堆棧，此為英國對中國經濟侵略之初步機關。但英人以英貨輸入中國，捐稅過重，且通商碼頭，僅廣州一處，不足以擴張貨物之銷路，英國政府於一七九三年派馬克爾尼（Macartney）來華，一八一六年，復遣阿本黑斯特（Amherst）來華，目的均在要求清庭開埠減稅。清庭閉關自守，以上國自居，卒因朝見儀節之爭執，兩使均無結果而返。

十九世紀開始，英政府更積極求對華貿易之推廣，一八三五年，英政府取消大英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貿易之獨佔特權，將商務開放與一切英人後，即派專員來華，名為對華事務總監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Affairs in China）管理英商貿易，首膺此職者，為海軍上校納皮爾伯爵。（Lord Napier）納氏旋致書粵督，粵督不受，令交

行商轉呈，納氏堅執不可，卒與粵督絕裂。一八三六年，急遣派之義律 (Elliott)，繼任監督，義氏來華甫三年，鴉片戰爭即起。先是清庭下令禁吸鴉片，而英人不顧中國法令，私運鴉片入境，對於私運英商，均得貿易監督義律庇護，時兩廣總督林則徐，派兵往剿，搜出鴉片二百數十萬斤，銷毀於虎門海岸，並令此後來華貿易之各國商人，不得運鴉片入境，違者處死，惟英領事義律恃強不肯就範，粵督乃通令沿海三十縣，斷絕英商給養，義氏至此，進退維谷，向其政府建議以武力應付，英政府遂派陸海軍來，一八三九年之鴉片戰爭，於是開始。一八四二年江甯告急，清庭震動，急派著英為全權大臣，往江甯議和，締結一八四二年之南京條約，亦即吾國與列強締結不平等條約之開始，條約中之重要規定如下：

(一)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  
英國並得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

(二)中國「准將香港一島給英國」

(三)中國應秉公規定進出口貨稅則，「以便英商按例交納，……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沿路所經過稅關，不得課稅，前述稅則，祇可照估價若干，以每兩加稅不過某分爲準。」

(四)以後兩國來往文書，用平等款式。

英國自是始在華正式獲得商業上之利益，與軍事上之根據地，英人亦以爲擴張鞏固英帝國政治上及軍事上之權力與威望于遠東，乃此時期對華外交之重要結果。鴉片戰爭後，英國難獲得五口通商之規定，香港之割讓，稅則之釐定，然在英人視之，猶以中國之門戶，尙未完全開放，英國在華商業所受之限制，尙未完全解除，而在素以閉關自守之清庭觀之，以爲南京條約之簽訂，實出於迫不得已。英政府進而求中國之門戶完全開放，南京條約之完全履行，已與清庭之意旨大相鑿柄，故兩國間第二次之衝突。不過時間問題。一八五七年，因檢查亞羅號船私運鴉片事件，卒引起兩國在廣州之軍事衝突。時英首相巴麥爾斯

頓，(Palmerston) 爲英帝國主義急進派之首領，極力主張以武力應付中國，目的在華獲得更大之權益，其主張爲衆院否決，乃悍然不顧，解散衆院，以期遂行其主張，新召集之衆院，遂通過其武力對華政策。同時，法皇拿破崙第三，對遠東亦思乘機思逞，不但贊成英國之行動，且與英國協同以武力向中國進攻，此卽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俄美亦派軍艦追隨英法艦隊，以所謂「和平之觀望者自任」。當一八五八年，各國軍艦雲集白河口外，清庭大驚，急派桂良花沙納爲全權大臣，到天津與各國議和，訂立中英天津條約，其內容爲，(一)使節之交換。(二)英人持有護照者，得在內地傳教及遊歷，(三)除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外，牛莊登洲台灣澎湖瓊州關爲商埠。(四)南京條約關於關稅從價值百抽五稅則之修正。翌年，以換約未遂，又引起英法聯軍之攻入天津，一八六〇年，攻入北京，咸豐帝后，逃往熱河，北京陷入無政府狀況，恭親王出而維持，乃與英法作城下之盟，簽訂北京和約，除批准天津條約外



，天津開爲通商口岸。自是英國開放中國門戶之目的，完全達到，而其勢力遂達于揚子江流域矣。中英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締結後，英人開放中國門戶之目的既達，乃轉而側重遠東商務之發展，無與中國再起衝突之必要，況當此時期，歐洲國際局勢，發生變化。自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後，英俄在近東及中亞細亞，利益衝突，兩國感情，日趨惡劣，而英法兩國間，復以摩洛哥及埃及問題，引起糾紛，在遠東方面，法人之併吞越南，進而經營暹羅，俄人之侵略阿富汗，威脅印度，在在均使英人不安，而感到與中國攜手以抵制俄法在遠東勢力之必要。故當一八八四年至八五年，帝俄侵略阿富汗時，英國朝野即主張與中國聯盟，協同應付強俄。及至一八九三年，法國出兵侵略暹羅時，英政府復命其駐華公使正式徵求清廷對中英聯盟之意見，并允許割給阿富汗暹羅兩國鄰近中國領土之邊地爲酬，要求中國合作，以抵制法國之東侵，清廷恐引起俄法仇視，終無具體表示。英國對中國交涉同盟失敗後，爲維持遠東利益計，乃轉而

與俄法妥協，中國反坐失良機，以致影響及于中日戰爭之發生，而遭慘敗，幾引起瓜分之禍也。

在此時期，英國一方面爲抵制法俄在遠東擴張勢力計，表示與中國親善，且提議與中國攜手。同時，對於吾國邊地之經營，自併吞印度後，未嘗一日忘懷。一八八五年，乘中法戰爭之隙，派兵侵占緬甸，以防法國勢力之深入，翌年，即實行併吞緬甸，迫我簽訂緬藏約。英國併吞緬甸後，得寸進尺，暗中調查滇緬邊界，迫英兵侵入滇境騰衝；清廷無所措手，乃于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與英簽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務條約，豈知以後英國即利用約中未定界線一點，以武力侵佔片馬，江心坡。英人之動機，第一步在佔領滇藏邊防要隘，藉謀打通西康，四川，西藏之通路，再進而代揚子江與印度線打成一片。此外爲謀開發印度西藏之貿易，及鞏固北印之邊防起見，竭力經營西藏。一八九〇年，藉口印度邊疆之衝突，又置哲孟雄（印度通西藏之孔道）於其保護之下，後恐

帝俄勢力伸入西藏，威脅印度，乃乘日俄戰爭之隙，派兵入藏，強迫西藏締結印藏條約。民國以來，英國對西藏之經營，步步加緊，實際上西藏現已在英肘腋之下，與哲孟雄無以異也。英國當時對我邊疆積極經營之主要動機，大半在鞏固印度，以抵制法俄，設若清廷明悉當日之國際大勢，於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〇年期間，接受其與我聯盟之提議，締結中英同盟，則中日戰爭或不致發生，吾國在遠東之地位，反得以鞏固，英國對我邊境之侵略，或不至如斯之積極。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期間，英國輿論均謂我國必能戰勝，且希望我戰勝，不幸屢戰皆敗，中國之弱點，已完全暴露，英人對我之觀念及輿論，大為轉變，以為「此後中國之友誼，不值培植，且中國為一盤散沙，欲使之成為有組織之國家，恐非外人援助不為功，中國而苟為外力者組織，須勿使其危及英帝國之權益」。蓋中日戰前，英國之欲與中國攜手者，其目的在維護英人在遠東及中央亞細亞之利益，中日戰後，中國在國際上之地位，一落千丈，列強乘機思

邊，擊向中國進攻，俄德甚至提倡瓜分，英政府乃變更其策略，一方面與列強在華作領土侵略及經濟鬭爭，一方面爲維護其既得權益，以抵制他國起見，策勵美國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一八九八年，俄租旅順大連，德租膠州，英政府即強迫我租借威海衛，同年，以法租廣州灣，又強迫我租借九龍，以九十九年爲期，並畫揚子江流域爲其勢力範圍。同時，美國務卿海約翰受英國之策動，於一八九九年，向列強宣佈門戶開放政策後，英政府即首先覆文贊助，以免中國被俄德等國瓜分，而危及英帝國遠東之權益。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變，各國聯軍陷北京，帝俄野心尤熾，乘隙以重兵進佔東三省，有囊括華北之勢，卒引起英日之反感。法與俄爲同盟，俄在遠東發展，爲法所樂於贊助，德國當時之政策，亦在使帝俄轉移其視線於遠東。美則在中國利益較小，且遠隔重洋，不願多所干涉。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已形成孤立之勢，爲保衛其在東亞之利益計，不得不尋一與國，此一九〇二年第一次英日同盟之所由締結也。一九〇五年

，日俄戰爭後，歐洲方面，德國之勢力，日益強大，並擴張海軍，以與英競爭，英人視線遂轉而集中歐陸；蓋英國在華之利益，僅限於經濟與商務，而歐洲之問題，與英帝國之安全，息息相關。故一九〇七年後，日俄數度密祕協定，共同侵略中國，英人終不爲美所動，協同抵制日俄，甯暫時隱忍，犧牲其一部分商務及經濟上之利益，以遷就日俄，且藉以形成英日法俄四國協商，使德陷於孤立。迨歐戰爆發，日本藉英日同盟之掩護，始而攻陷青島，繼而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乘歐戰方酣，日本政府又要挾英法俄意，許以戰後日本得繼續享有戰前德國在山東享有之一切權益，英政府即首予以贊同，此日俄戰後至歐戰期間，英爲應付德國，對華採取消極政策，以遷就日俄，尤其是遷就日本之明證也。

歐戰之結果，德意志帝國既已崩潰，英帝國又可從容顧及遠東之權益，無復有遷就日本之必要。同時美國於歐戰後，大伸其勢力于太平洋，力主繼續維持中國之獨立

與領土完整及開放門戶政策。此極爲英政府內心所贊同，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之召集，卽英美合作之表現，但英雖爲遷就美國及與美同調之加拿大與亞等屬地起見，不復繼續英日同盟，然爲維繫英帝國在遠東之利益計。又不願開罪日本，而與之形成對抗之勢，故在華府會議時，英政府卽探調和日美之政策，使英日三強在遠東趨于妥協之途，結果，乃有英美日法四國之協定，以代英日同盟，太平洋及遠東之和平，得以維持，華盛頓會議後，英國之對華政策，一方面卽在九國公約之下，與美國共同維持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及門戶開放政策，同時，於可能範圍內，復遷就日本，以維繫英美日合作之局面。此於「九一八」事變後，英政府時而袒日，時而就美之態度，有以見之。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英國鑒於我民氣之不可侮，爲維持其在長江流域之商務起見，對我恢復國權之要求，亦相當容納，此一九二七年漢潭兩租界之所由收回也。要之，英之外交策略，最富彈性，其對遠東之主旨，不外維持其商業與經濟之利益，與夫印度之安全，故殷

般以保持太平洋之安定與和平爲念，能達此目的，則聯美聯日，或調和於日美之間，不過其策略問題耳。

第十一章 中美之外交關係

美國自獨立以後，即與中國發生商務關係。一七八四年，美商輪，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開始駛至澳門貿易，繼至廣州黃埔等埠，此後時有往來中國貿易之商船，如蕭（Shaw）、郎達爾（Raidall）及克遜（J. P. Cushing）等，均當時來華貿易之著名美僑。但彼等皆自行奮鬥，以求立足於中土，蓋在一八四〇年前，美政府對於在華美僑，完全放任，毫無政策。美僑因無本國政府之保護，關於中國政府之法令，不敢違犯，對於中國人民，亦設法聯絡，故當日在旅華外僑中，美商獨能得中國人民之好感，而對華貿易，亦相當發達。迨鴉片戰爭發生，因受英人之影響，居留廣州之美人，亦有被逮入獄者，廣州美商，乃請求美政府派員與清庭締結通商條約，並遣派艦隊來華保護。美國國會方面，反對參加鴉片戰爭者居多，輿論方

面，大都亦以英國利用武力，促進鴉片貿易爲可恥之舉動。鴉片戰爭告終，中英訂立南京條約，美政府特派克遜（Caleb Cushing）爲全權代表，來華促訂中美商約。時美國務卿爲大政治家韋布斯特，（Daniel Webster）韋氏高瞻遠矚，急思敦睦中美邦交，以期獲得商務上之利益。其訓令克遜也，一方面表示美僑在華須享受最惠國之待遇，換言之，即舉凡中國給予他國國家或人民某種特權及通商便利時，美國及其人民，亦須同樣享有之，同時，克氏須向清庭陳述：（一）美政府希望根據友誼與和平之原則，促進中美兩國之關係。（二）美國不願在中國攫取任何領土，（三）美國雖願在各口通商，但現時美國願尊重中國主張暫在已開放與英人之五口貿易。

一八四四年七月，清庭派着英與美全權代表克遜締結望廈條約。此爲中美正式外交關係之開始，凡南京條約中所給予英國之利益，美國俱得享受之，關於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條款，較南京條約之規定，更爲慎密，且爲其他各國締約藉口之根據。自望廈條約締結後，不數年，加尼佛尼亞州（California）發現金礦，太平洋沿岸商務



，頓形繁榮，海外貿易，亦因以發達，加之，新開之上海商埠，距美太平洋岸及加州舊金山 (San Francisco)，較廣州尤爲近便，因此，美國在上海之商務，逐年增加，但美政府除積極擴張美商在華之市場，與增進美國在中國商業上之利益外，對於中國無領土之野心，且竭力避免捲入英法政治漩渦，故一八五六年至一五八年英法聯軍進攻中國時，英國駐華盛頓使臣納皮爾爵士 (Lord Napier) 曾懇惠美國加入聯軍，美政府終不爲所動，訓令其駐華代表呂德 (W. B. Reed) 謂：「美國對華政策，祇求美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商務之擴展，不願在領土及政治方面，有絲毫侵略行爲」。故美代表始終爲一「和平之觀望者」。(閱第十章中英之外交關係) 迨英法與中國訂立天津條約，美國亦於一八五八年，援照最惠國之待遇，締結中美天津條約，舉凡給予英法商務上之利益，美國大半都得享有，美國利用和平方式所獲之結果，不減於英法之以武力攫得者，精神方面，中美邦交不但未見裂痕，且日趨敦睦，故一八六八年，清庭竟以美國首任駐華公使柏興臣 (Anson Burlin Gome) 代表

中國是歐美聯絡，柏氏率領中國代表團首抵美國，沿途講演中國文化之優越，與所處地位之困難，所至之處，備受美國朝野極熱烈之歡迎。當時，美政府開發西部各州，（沿太平洋海岸各州）正需要遠東市場之擴展，柏氏亦能以不卑不抗之態度，代表中國，說明中國之要求，在國際地位之平等，結果，於一八六八年，締結比較平等之中美續約，規定兩國人民自由來往，及入境寄居之辦法，美國表示不干涉中國之內政，此後中國關於工業方面之建設，如需美國輔助，美國願遵照中國政府之意志盡力。約中第一第二兩條，并申述除領事裁判權及已許列強之各項權益外，中國對其領域，有完全之主權，換言之，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必須維持。關於商務方面，各國在尊重中國主權之下，得享有均等之機會，美國此後對華政策之基礎，亦於斯約奠之矣。自一八六八年迄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以前之期間，美政府因努力於南北戰爭（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後之國內復興事業，無暇顧及擴展海外之市場，其對華政策，僅為保衛美僑之生命財產，與已獲得之經濟利益，並竭力避免

干涉行爲，以免捲入列強政治漩渦。迨美西戰爭，美國一舉而取得夏威夷，菲律賓羣島，與關島，美國之勢力，自是始實際伸入太平洋與遠東，美政府對遠東之局勢與變遷，遂不能如曩昔之採取消極政策；況正值中日戰後，中國慘敗，引起列強互剖瓜分之謀，租借地之爭擾，勢力範圍之劃分，在在均使美國在華之商業與經濟利益，感受威脅，且影響其在遠東之地位，所謂機會均等之原則，已遭破壞。乃於一八九九年，由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宣佈門戶開放政策，取得列強之承認。及義和團亂作，八國聯軍陷北京，美國又恐列強乘機瓜分中國，海約翰氏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再度聲明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在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同時，亦在保全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其實如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不能保全，則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將成泡影，二者實相互爲用，構成美國數十年來對華之一貫政策。自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與保全中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之政策宣佈以後，美政府即不斷的以外交手腕維持而實施之。帝俄一九〇〇年，乘義和團之亂，強

佔東三省，美即聯英德日出而抗議，俄軍始撤退一部分。一九〇四年，日俄戰起，美政府一再警告各國尊重中國之中立，保全中國之領土完整，及日俄在美訂樸查茅新和約時，美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不允日本割取東三省之要求。一九一五年，根據門戶開放之原則，提出嚴重抗議，卒以列強不遑東顧，美國勢孤，抗議無效。歐戰後，美始舉行華盛頓會議，訂立九國公約，重申「門戶開放」及「尊重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美政府首先向日本提出抗議。翌年，美國務卿史汀生根據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盛倡不承認主義，又於致參議員波拉函中，痛斥日本之違約行為。重申美國之對華政策。一九三三年，美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就職伊始，即向各國元首發出和平申請書，認凡「遣派任何軍隊越出本國國境者，為侵略國」。國務卿赫爾又以嚴重之語調，向日本駐美大使齋藤，痛責日本破壞條約之行為，其後雖有廣田赫爾二氏互道友好之交換函件，然天羽英二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獨霸中國之聲明，又引起美國之疑慮。

及撥開，（參閱第六章美國之外交政策）。要之，美日將及三十年來之外交戰，其癥結大半在中國自身之不能奮發圖強，使日謀得遂，而美爲保衛其在華利益計，一再起而與日本抗，對於中國，卒有愛莫能助之感。今後美國對華政策有無轉變，須視英美合作能否實現以爲定，如英美合作不能實現，則美僅以外交方式，勢難遂行其對華之基本政策，但僅爲中國問題而與日本戰，又非美一時之所願爲，恐終不出遷就日本而修改其對華政策之一途，此近來美國一部分有力人士所謂「和平主義者」(The Pacifists) 之所以有日美妥協，以維持遠東和平之主張也。如菲列濱副總督海登(Hayden)教授，則以爲美國以武力阻止日本發展，爲事實之不可能，爲維持遠東和平計，美國應與日本妥協。著名之研究遠東問題之權威者布萊克斯里教授，(G. H. Blakelee) 在其最近所著遠東政策之衝突一書之結論中，則主張美日間之問題，不必以戰爭解決，如兩國能相互「自制」與相互「調協」，和平解決，即可有望。又如共和黨之少壯黨員李浦曼(Walter Lip Pincun) 在其日美關係之新估計一文

中，所謂：「……今後美國不願成爲日本眼中之唯一重要敵人，因此種態度，非爲美國本身利益之所應有。美國在遠東之利益，約僅英國六分之一，就列強在華之總投資計算，美國僅佔二十分之一。……列強在中國境內最受日本威脅者，第一爲滿洲，而美國在滿之投資，實不重要。次則爲上海，英國之利益，較美國大四倍有餘。……由客觀考查之結論，美國實不應以在遠東之些許利益而獨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責。日本對美國之威脅，所關不大，美國僅列強之一而已。就各國在遠東及中國之商業言，英俄均多於美，紐絲蘭（New Zealand）尤多於美，美僅稍優於法，而法屬安南尙不在內。……日本應單獨負保障西方利益之責。如果美國此種新政策之意義漸明，其重要漸爲倫敦巴黎東京華盛頓所了解，則遠東問題，必能產生一新局面，美國之危險，亦因之而減輕若干倍。……」此等議論，對於今後美國遠東政策之轉變，不無相當影響。第一步，恐仍不外促進英美合作，以制裁日本，如英仍置之不理，則美國對於日本，必相當退讓，美對日退讓，則其對華之傳統政策，勢必

暫時放棄，以待世界局勢之轉變耳。

第十二講 中法之外交關係

中法之最初關係，始於法人之東來傳教。遠在十三紀中葉，法王路易第九卽遣士隆具梅耳 (Lanfranc) 羅柏魯 (Robrique) 等東行，奉獻路易致蒙古大汗書，及十字架聖蹟圖像等（時當元憲時），及十三世末葉（元世祖時），耶教寺院之在華者，已達十二所之多，巴黎大學神學教授伯萊可尼斯 (Petrus)，於十四世紀之初，卽任北京主教，此後法教士之來華者，絡繹不絕，尤以明末清初爲甚，如金尼閣 (Nicolas Trigouin) 白魯 (Fauchine Bourve) 殷宏緒 (Deurechelle) 瑪秉正 (Maicla) 等，均當時由法到華傳教著名之教士，並有關於宗教之中文著作，刊行於世，一六八八年，好大 喜功之法王路易十四且致聖康熙，致陸友誼。十八世紀初葉，法人始至廣東貿易，但均係私人之冒險，不能與英人競爭，僅小規模之通商而已。一八〇二年，拿破崙與英國締結阿迷安 (Amiens) 和約後，法國國旗，始再見於廣東。不久，英法邦交

破裂，法國商業，又遭英人貿易競爭之打擊。這一八二九年，法國在廣東之商業，乃稍稍起色，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法國商船之來廣東者，達七艘之多。至於中法間正式外交關係之發生，則始於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因鴉片戰爭之結果，中英締結南京條約，歐美各國羣起效尤，在華攫奪種種利益，當中美締結望廈條約時，法國公使刺尊尼（Theodore de Lagrange）亦旋踵而至，時法之國王爲路易腓力普（Louis Philippe）內閣總理爲奇若（Cui Zor）。一人對於宗教，雖不甚關懷，然因法國在遠東經濟勢力薄弱，不得不藉傳教以發展政治及商業之勢力。且奇若政府當時大受國內天主教徒之攻擊，急思在中國獲得傳教之權利，以和緩其國內教徒之反對，刺尊尼又素以好大喜功稱，一方面向清庭要求，英美所得之道商權利，一方面復要求傳教之權利。要之，中法初次交涉之中心在傳教，而法國政府之動機，大半在政治勢力之發展。

刺尊尼帶軍艦八艘，駛入澳門，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中法互換使臣，割舟山琉球，



許法國科學家入欽天監等條件，甚至要求割虎門與法，以便代中國防禦英國，蓋一八四〇—四五年期間，以埃及問題及西班牙女皇婚姻問題，英法邦交，幾瀕破裂，法國雖乘英國戰敗中國而向濟庭進攻，然二國在遠東之立場，實不一致。耆英與刺萼尼交涉之結果，爲一八四四年中法黃埔條約之締結，除商業上與英美享同等權利外，又以上諭允許法國天主教徒，得在通商五口地方傳教，及建立教堂，雍正時所沒收之法國教會財產，亦一律發還，各國在中國得享傳教自由之權利，中法黃埔條約實開其端。一八五三年，克里米亞戰爭發生，英法在近東聯合勝俄以後，兩國邦交，日增敦睦。一八五六年，因廣東巡河水師檢查亞羅號船私運鴉片事件，引起中英之衝突，英軍攻陷廣州，乃以合縱之利，說美法俄。美俄不欲與中國戰，僅派使臣請求修改商約，法皇拿破崙第三，欲耀威海外，爲聖教立功，以博本國之歡心，遂以同年二月，廣西西林縣將法國教士馬神父（Pere Chafcaime）論法處死一案爲藉口，與英國聯盟出師。翌年，乃以噶羅男爵（Baron Gros）爲全權使臣，與英使臣

額爾金 (Gord Elgine) 先後率艦至香港，近迫廣州。英人將兩廣總督葉名琛挾以登舟，送往印度，於是英法聯合俄美致書清庭，請派全權至上海會議，清廷窒執以廣州爲與英法美使臣會議地點，俄使臣則與黑龍江欽差面議。四國不滿清庭之措置，乃同集軍艦於白河口。英法聯軍且進而陷大沽砲台，逕抵天津，清庭急派桂良花沙納爲媾和大臣，與四國各締結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之要點，爲(一)使節之交換，(二)除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通商外，將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江甯六口，闢爲商埠。(三)天主教徒得入內地自由傳教，地方官必須厚遇保護。(四)法人持有護照者，得往中國內地遊歷。(五)法商依此從新訂稅則納稅，自後每十年校訂一次。翌年，英法以換約未遂，又聯合攻入天津，清庭命桂良爲全權大臣，與美法使臣締結續和條約：(一)增開天津爲通商口岸。(二)中國政府賠償英法二國軍費八百萬兩。(三)英法公使各帶數十人入京換約。清庭以要求過重，和議屢不就，英法聯軍下通州，進逼北京，咸豐帝奔熱河，派恭親王爲全權大臣，乃與英法作城下之盟，

於一八六〇年策訂北京和約。（參閱中俄中英中美之交關係）中法北京和約之要點爲：（一）實行天津條約，（二）增開天津爲通商口岸，（三）法國傳教收歸，得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房屋，（四）賠款改增爲八百萬兩。法國在華自是遂獲得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傳教自由權。片面之最惠國條款，及協定稅則之要例等。法國帝國主義，遂藉以侵入吾國之領土，而我之主權，處處受其限制矣。（其他各國，如葡、丹、荷、比、意、日等，亦相繼與我締結不平等條約）。

在北京和約簽訂後，不二年，法國一方面實行其既得權利，一方加緊侵略越南。法國與越南之關係，始於十七世紀末葉。是時，法東印度公司派代表至越南，要求通商，越南不許，路易十四，正忙于歐洲戰爭，法國亦未進偈，及十八世紀中葉，法屬印度總督杜卜萊（Duplex），曾擬由印度向東發展，以達越南，後因在印度爲英戰敗，其計劃因以中止。一七七六年，越南內亂，阮福暎受法教主畢約（Bachaine）之策動，向法國求援，未幾，法國大革命爆發（一七八九年），繼之以拿破崙戰爭，

法政府遂無違東顧。及拿破崙第三執政，藉口于越南之排外仇教，與西班牙聯軍進窺越南，締結西貢條約（一八六二年），賠款割地，（割邊和嘉定定祥三省），護教通商，一如法國所期。約中並有越南自後有割讓土地與他國時，須得法國同意之規定。翌年（一八六三年）更進佔南圻三省（越南之西南三省），於是交址六省（湄公河流域）悉爲法有，而中國尙未知也。嗣後交址支那總督派特於格雷（De Lagrene）及噶業（Garnier），調查湄公河，發現該河不適於航運，而紅河有舟楫之便，以通中國西南諸省，乃益注意越南之北圻。一八七二年，派軍攻陷河內。一八七四年，與越南締結所謂和親條約。一方面認越南爲獨立國同時，且獲得陸海軍教練權，軍械供給權，外交監督權，各開港地方守備權，紅河上游至河內航行權，法國領事審判權。越南實際上已成爲法之保護國矣。次年，法以此約通告清庭，並要求許其在雲南通商，及防止中國匪徒侵入越南。關於法國承認越南獨立一事，清庭並未爭執，僅聲明越南爲中國藩屬，中國自有保護之責，自當防止匪徒入越。雲南通商之要

求，則被拒絕。當時正值德國以再戰威脅法國後，（參閱第三章法國之外交政策）法德邦交惡化，法政府不敢在遠東多事，而作第二步之進展，使越南整個脫離中國，故越南仍得照舊進貢。一八七九年，清廷且派兵助越南剿匪，豈知廷臣不明當時國際大勢，積極抗爭，表示中國對越南宗主權之地位，而反因循含糊，使法國有法律上之藉口。迨法攫越南爲己有，始張皇失措，力圖挽救，已噬臍無及矣。

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後，德法妥協，德相俾斯麥且有助法國向海外發展之諾言，法政府乃轉而圖殖民地之擴張，繼續其越南之經營。一八八三年，海陸軍并進，攻陷越南之順化，順化政府大懼求和，與法締結順化條約，越南自認爲法之保護國，卽與中國交涉，亦須由法國介紹，法國於順化得置高等理事官，越南主權自是乃悉移於法矣。清廷聞之，始大爲震怒，乃命岑毓英等辦邊防，任劉永福爲越南經略大臣，命徐廷旭進軍諒山，又任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督理廣東軍務，陸海軍均備戰。同時，駐法公使曾紀澤與法交涉，以紅河爲界，爲法政府所拒絕後，亦電告政府外交

國無從挽回，甚至一戰。比魏永福之黑旗軍潰敗，越南之山西北甯爲法攻陷，稅務司德人德霍琳 (Duché) 出任調停。清庭不計及政略戰略，僅以戰術之失敗，卽用主和派之李鴻章，全權大臣，與法艦長福尼伊 (Fournier) 締結天津議和草約五款。其要點爲：法國不侵犯中國之邊境，中國承認法越前後之條約，換言之，卽承認法國在越南之一切權利。當時法國內部對越南問題，意見頗不一致。如茹費理 (Jules Ferry) 杜克勒 (Duchère) 等對於越事主急進，然主和緩者亦不乏人。會紀澤曾致書其叔南江總督曾國荃，謂：「前宰相佛來西尼 (Frey Cinqey) 因姪屢次爭辯，又見吾華備兵派艦，並非徒托空言，是以其氣甚餒，已將拖延茲事，不復與辦。」佛氏曾有「應避免與中國衝突，在必要時，或須完全捨棄在東京(越南東京)之一切特殊利益」之言。時，中法僅小有衝突，尙未正式宣戰也。若清庭能貫徹主張，再接再厲，傾全國之師，始終與法以武力周旋，則法國外既以埃及問題與英反目，內部對越主張，又不一致，勢必放棄在越南一部分利益，與我求和。乃計不出此，使法國

仍然承認中國對越南宗主權之目的，尙未達到，即以戰術上之失敗，貿然與之簽訂天津草約，承認法越所締結一切條約，李鴻章之昧於世界大勢可知矣，宜當時權臣彈劾鴻章之奏疏，致有數十封之多也。天津草約簽訂未久，法人得寸進尺，以巡邊爲名，遽犯諒山。同時法海軍少將孤拔（Courbe），在中國官員歡迎聲中，突乘我不備，砲攻福建之馬尾，擊沉我軍艦七艘，燬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砲台，中法戰爭，因以正式開始。嗣其陸軍攻陷諒山，提督楊玉科陣亡，遂進攻鎮南關，廣西震動，清廷乃罷免關敗事諸臣徐廷旭等，以劉銘傳等整頓海軍以備敵。時法國茹費理內閣要求議會通過軍費，右黨議員，竟至退席，以示反對，華氏亦諱言對華宣戰，法將孤拔又死。陸軍方面，我蘇元春馮子材等宿將，克服諒山，滇督岑毓英，命丁槐攻宣光，大破法軍於臨洮，我軍勢大振，東京敗報，傳至巴黎，茹費理請議會增援兵及軍費，大受議會反對，茹費理內閣遂倒，新閣成立，緩和派之佛來西尼任外長，葡託中國稅局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向李鴻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軍費。

鴻章本始終主和，謂澎湖既失，臺灣不可不保，「且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清廷遽採其議，立命停戰。時岑毓英乘隙逃戰勝之餘威，已近倡興化，將向山西進迫，以和議成未果也。（一八八五年四月八日，李傅上諭停戰，同日，我軍逼興化府，越南官民皆應之）前方將士奉諭停戰，無不悲憤填膺，不肯退兵。彭玉麟張之洞等，亦屢電力爭。清庭以天津草約既已簽定，斷難失信，嚴諭遵旨退兵，戰局因以告終。當斯時也，法國內則主戰派勢孤，主和派起而執政，外則爲俾斯麥之聯盟政策所包圍，（參閱第三章第四章），且因埃及問題而與英發生齟齬，中法戰爭期中，法之國際地位，形成孤立無援之勢，非復英法聯軍遠征時可比。諒山戰敗，其勢難繼，故轉而求和，餌我以不索軍費，而我竟蹈簽訂天津草約之覆轍，放棄保全對越南宗主權而戰之目的，貿然無條件與法議和，使戰勝陸地之功，失其作用，以致喪失借大屬國，此不能資澈政略，而影響於作戰之明證也。中法停戰後，李鴻章與法使巴德諾（Bathore）根據天津草約，於一八八



五年四月締結中法媾和條約十款。其主要者爲：(一)中國承認法國與越南所訂之一切條約，無論已訂或將來所訂，均聽其辦理。(二)中國擇勞開以上諒山以北二處，爲通商口岸。(三)法國撤退基隆澎湖之軍隊。(四)中國於南數省建築鐵道時，雇用法人。(五)兩國另派員勘定中國與越南之邊境，協定通商細則。自中法媾和條約簽訂後，法國遂以越南爲根據地，進而窺伺我西南諸省。一八八五年之中法陸路通商章程，一八八七年之中法續議商務專條，均給法人以增開商埠，減輕陸路關稅，及在中國南境及西南境商業上之最惠待遇等權利。南華一帶，無形中已劃爲法國經濟上之勢力範圍。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法又以三國干涉返還遼東之功，(參閱第九章中俄之外交關係)對我索種種報償，中日和約交換未及一月，駐京法使智拉爾 (A. Gerard) 卽與慶親王奕劻締結中法境界及陸路通商續約專條二章。其關於境界者，強我割雲南邊界江洪 (車里士司) 地方之猛烏鳥得等處，俾法國領土得擴張至湄公河上流東岸江洪之地。關於通商者，除開雲南之思茅河口爲商埠外

復得兩廣雲南鑛山開採權，越南鐵道，延至中國境內權，陸路關稅減輕權，以及思茅至越南接續電線權等。在我西南諸省中，法國對於雲南，尤爲垂涎。自發現湄公河不適於航行，法人乃移其視線於紅河。迨佔領越南之東京，卽任急進派首領杜梅(Dunier)爲越南總督，(法國前任大總統，「九一八」事變時，尙任總統)孜孜以開拓紅河爲務，及發現河水時有漲落，不適於大船之航行，杜氏乃改用鐵路侵略政策，派各項技術專家，及陸軍武官，至雲南查勘路線，測繪軍用地圖，調查礦物，以資經營參考，卒於一八九七年，獲得滇越鐵路敷設權，(由雲南之昆明直達越南之海防，五百三十哩，在滇境者，約二百八十哩，一九一〇年全部通車，自是對雲南之經營，有所根據矣。)法國一方面經營雲南，不遺餘力，同時，復注意毗連雲南之兩廣。一八九七年，當列強競爲勢力範圍之劃定，德租膠州，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時，法政府以保均勢爲詞，除自東京至雲南府之鐵道，由法國建築外，向總理衙門提出：(一)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得割讓與他國及(二)租借廣州

灣自以九十九年爲期之要求。

法國獲得廣州灣後，即以之爲在遠東之海軍根據地，以屏障東京，控制兩廣，近且攫西沙羣島（南海九小島）爲己有，更無交還廣州灣之心矣。要之，自一八九三年俄法同盟締結後，法國在歐洲之地位，日臻鞏固，非復中法戰爭時孤立無援可比，故藉中日戰後，中國多事之秋，與強俄互相呼應，大肆侵略。日俄戰後，法國又感德國在歐洲之威脅，對於遠東之權益，僅圖維持現狀，一九〇七年，日法之協定，不過爲保障其在華勢力及越南之安定而已。歐戰期間，更不遑東顧，歐戰以還，法國集中其視線於對德，對於遠東，僅思保存其既得權益。「一九一八」事變，國際輿論，對日多抱不滿，惟法則秋波暗送，蓋當時法一方面思聯日以增厚其對德之勢力，一方面恐開罪于日，而危及越南。及近來法蘇交歡，締結互助公約，爲避免爲日張目以對俄計，法輿論對日，始不如前此之左袒，然法蘇互助公約中，尙有不涉及遠東問題之規定，意仍在敷衍日本。換言之，歐陸局勢愈複雜，法國對遠東問題愈

德意默對我有實際之援助，固不可能，公然得日以制我，亦非法之所能顧及，我藉善于尋覓適當之與國，則法未始不可給我以精神上或間接之援助也。

## 第十二章 中德之外海關係

中德之正式外交關係，始於德意志未統一前一八六一年之中普條約。自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統一完成，以至一八九〇年德相俾斯麥執政之二十年期間，德國方努力於歐陸霸權之堅固，無遑從事於海外之經營，及威廉二世即位，乃以德國工商業日益隆盛，人口日益增殖，毅然變更俾相保守之對外政策，急圖擴充殖民地，以發展國力。其口號爲「德意志之將來在海上。」除在非洲競攫殖民地外，漸移其視線於遠東，遠東貿易，又以中國爲大市場，遂乘一八九五年中國爲日本慘敗之後，與法俄聯合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半島，以期示惠中國，而肆其侵略之野心，同時，亦即所以示好俄國，使之東向，而已得以從中取利焉。當日本被迫交還遼東後，德首相霍恩羅（Hohenlohe）訪問俄皇時，即申明德帝國遠東政策之目的，在向俄表示好意，使

其能在遠東發展。俄皇聞之，大為滿意，且感謝德皇助俄法干涉日本還遼東之功，祕告霍氏，謂已將「如德欲在中國境內攫取一海軍根據地，俄不反對」之意，通知德皇。一八九六年，中俄祕約簽訂後，德皇又遣使向俄皇道：「俄國倘欲占有滿洲，宜趁日本海軍尚未備齊，先據有旅順大連兩港，然而俄國所應注意者，即切勿給中國以「無名出兵」之口實。……如德先出兵山東，占據膠澳，俄國可以保全滿洲安甯為辭，出兵占據旅大……。」德皇之野心，昭然若揭。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遂藉口山東鉅野縣德教士被殺案，遣派遠東艦隊，進占膠州灣，德駐北京公使遂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一）為被殺教士立紀念碑，（二）恤被殺教士家屬每人五千兩，中國擔任為德國在中國境內建築教堂？（三）山東巡撫李秉衡撤職，永不敘用，（四）賠償德國此次出兵軍費，（五）山東境內之鐵路建築，鑛山開採，一律由德國辦理，（六）允許德國在膠洲灣屯兵。正值交涉期間，德皇為進一步之壓迫起見，乃派其弟亨利親王（Prince Henry）為遠東海軍艦隊總司令，率大軍東來，比

軍次膠洲灣，除上列六項要求外，亨利更要求租借膠洲灣九十九年。當時列強對德之舉動，無若何之反響，蓋俄已默認在先，法以有例可援，甯願贊同，美則以古巴之亂，無暇過問，英則有「英征蘇丹德守中立」之約。在此種環境之下。清庭只圖苟且偷安，不復與德抗爭，遂于一八九八年三月，與之訂立膠澳條約，其要點：（一）中國允許將膠洲灣租借給德國，以九十九年為期。（二）中國允許德國在山東建築自膠洲灣起至濟南之鐵路。（三）鐵路附近左右各三十里內之鑛產，德國有開採權。（四）以後山東省內開辦何項事務，或須外資，或須外料，或聘外人，德國有盡先承辦之權。除膠澳外，德國對於山東全省，為積極之侵略，于斯可見。

自德國迫租膠洲灣後，俄借口租借旅順大連灣，英援均勢之例，要求以俄租旅大之條件，租借威海衛，法國旋以保均勢為詞，要求租借廣州灣，英又繼之以要求九龍半島之租借，意大利最後要求租借三門灣，始為清庭所拒絕。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倡亂，八國聯軍陷北京，德駐華公使克林德被害，德皇聞之震怒，遂乘機進兵，「

「騰德」清庭，當時八國聯軍之兵力，以俄爲最雄厚，大有指揮他軍之概，英日暗中掣肘，不使俄軍坐大，俄亦不甘屈服，反對英日爲首，德皇視機會成熟。乃揚言已得俄皇之同意，提出瓦德西伯爵 (Count Waldersee) 爲八國聯軍統帥。北京陷落後，俄乘機佔領東三省，有囊括華北之勢，而關於倡亂元兇處置問題，清政府改造問題，賠款數目問題等，各國使臣又提議紛紛，莫衷一是，英德忽向各國發表兩國在倫敦締結之英德協約，其目的爲保護揚子江一帶之權益。其要點爲：（一）中國之河川及沿海諸港，無論何國臣民貿易，及其他各種正當經濟上之活動，皆得自由開放，以謀各國共同永久之利益，凡英德二國勢力所及之中國領土，相約守此主義。（二）英德二國政府，不利用現時之事變，爲自己謀中國範圍內領土上之利益，且維持中國領土不變更之政策。（三）列國若有利用現時事變，期獲中國領土內利益之時，英德二國政府爲保護在中國利益起見，得協商對付之手段。（四）英德二國政府，以本協約通知法意日奧俄美各關係國，並勸告各國承認本協約記載之主義。此

項協約之締結，各有其動機。英之目的在聯德以牽制俄之南下，德之目的，在與英平享揚子江之權利。協約既成，兩國政府要求關係諸國表示同意。表面上各國均表示同意，惟俄國主張「英德二國勢力可及之中國領土之規定」。僅限於英德二國勢力範圍內之各區域，不得適用於滿洲。時俄德甚為接近，德皇時鼓動俄皇向遠東發展，且德對滿洲無利害關係，德畢羅（Bilow）首相，遂對駐德俄大使，越英德協約之效力，不及於滿洲。此大反英政府制止俄人侵佔滿洲之主旨，然協約已定，解釋異趣，英亦無如之何。其影響所及，一方面促進俄人在滿洲之橫行，結果引起日俄之戰。一方面英知聯德，不起以保障其遠東之利益，乃轉而聯日，締結一九〇二年之英日同盟。苟德與英始終一致，制止俄國佔據滿洲，英必與德同盟，以保障遠東之權益，則英日同盟不致產生，遠東局勢，或有不同之變化也。自庚子之役以迄歐戰十餘年期間，歐洲局勢，日趨緊張，第一次摩洛哥事件（一九〇五年）甫告解決，繼之以波赫二洲之被與合併。（一九〇八年）旋又有第二次摩洛哥事件，（一九



一二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亦相繼發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列強以此無暇東顧，德爲摩洛哥事件及併吞波赫二洲之主角，更無追加緊侵略遠東，僅保將其已得權益已耳。

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戰發生不久，德國曾向中國提議願無條件，將膠澳租借地，以及德國在山東所有特權，完全交還中國，日本恐我接收青島，忽出而聲明，德國此項提議，不發生效力，並謂「日本絕對不能承認中國與德國間單獨議定之條件」。後又恐我參加協商方面對德宣戰，乃以「保持遠東和平」爲藉口，通牒德國，請將其在遠東所有權利完全交給日本，德國拒絕其請求，遂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致德最後通牒，謂：「德國在日本與中國附近之軍艦，應全數撤退。如不能撤退，即須解除武裝。……德國須將膠州灣全部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無條件，無賠償，交與日本，轉還中國……。」德國置之不答，乃於通牒期滿日，出兵山東，進攻青島。及日軍佔領青島，我國以戰事結束，向之要求撤退其駐華軍隊。日

政府不但以我之要求爲正當，反而認爲我有意辱侮，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並強迫我承認日本繼有德國在山東之權利，此我國既無實力接收青島，又無勇氣參加對德作戰之所致也。一九一七年初，德國宣佈實行無限制之潛水艇政策，美國對德絕交，勸我取一致行動，我國旋即對德提出抗議，希望德國收回此違反國際公法之無限制潛水艇政策，德國無圓滿之答覆，我國遂正式宣佈與之斷絕外交關係，同時收回天津漢口之德租界。對德絕交後，隨即發生國內對德宣戰問題之爭執，主張宣戰者，爲內閣總理段祺瑞及梁啓超與擁護之軍閥。反對宣戰者，爲總統黎元洪及參衆兩院議員，兩方相持不下，以致釀成督軍團之叛變，張勳之復辟。及段祺瑞打倒張勳，重握政權，始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對德宣戰，結果，不能貫徹初衷，屈服於日本威脅與利誘之下，未遣一兵，參加作戰，致遺友邦「宣而不戰」之譏。日本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反與英法意俄締結密約，獲得各該國承認其繼承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故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我國要求，竟無所獲。幸於

和會期間，人民激於愛國熱忱，有「五四運動」之壯舉，我出席和會代表。始拒絕簽字和約，否則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焉能使日本歸還青島。若我於宣戰後不顧日本之威脅與利誘，毅然實行參戰，則我在和會中之國際地位，決不致如斯之低落，而任人處分也。一九一九年九月，吾國始單獨頒布對德恢復和平之命令。一九二一年五月，與德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德國聲明取消在華之領事裁判權，關於關稅事項，由兩締約國內部法令之規定。此約之締結，完全根據互惠平等之原則。自中德協約締結，迄今十有五年，德國上下一心，努力於復興事業，現已由戰敗國地位一躍而為七大列強之一，我名義上為戰勝國，十餘年來，苟且偷安，以致國際地位日漸低落，若再不力圖自強，恐將來不免又為強者所乘耳！

附 註

中日之外交關係（從略）

中日外交關係之梗概，詳於第八章「日本之外交政策」，茲不贅述。

（完）

# 外交史附載（一）

## 二百餘年之中國外交病

附載

王芸生先生所作「二百餘年之中國外交病」一文立論精透特轉載於講義之後以供參考

### 引言

中國立國數千年，是世界上年齡最高的國家，而有外交却是最近代的事。中國時立東亞大陸，在她周圍的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所以形成一種文化的孤立。在中國經史上的異族，都是嚮化征服的夷狄。在一種意義上，既不是對等的敵國，也就不足稱爲外交。若漢之於匈奴，宋明之於蒙古，也可不必納入外交的範疇，因爲他

們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不是中國的根本之患。中國在這種偉大的孤立下，雖經過兩度亡國，而仍保持其存在，反而把強梁的異族征服了。這自然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史，其實也是我們的不幸，因為我們外交病根就種在這悠久的孤立的歷史背景上。

中國因為一向在孤立形式下生存着，四周民族都是文化低劣，養成以一國為天下的廣漠而空虛的觀念。孟子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兩句話，很可說明這種傳統觀念。在這種觀念下的國家行為，便是領土觀念不充實，國際法知識缺乏，這也可說是中國外交病的先天病原。時人頗有從先秦政治史中找出國際法的痕跡的；但有秦始皇兼併一統之後，國際法的縱影便不見了。

在近代以前，可以視為外交的也有幾件事，那祇是中國外交的啓蒙。如第八世紀末唐玄奘的游印度，繙譯千餘卷佛經，得來些佛教文化，第十三世紀末馬可勃羅的來華，輸送些海外文化，這是文化的交通，還算不得正式外交。在馬可勃羅東來的時候，還有忽必烈的西征歐洲，但也祇是武力的馳聘，斬虜而還，既不會擴張了

領土，也不會帶回什麼國際意識，僅贖下流風遺烈供人憑弔而已。中國與日本的交通，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但日本的對中國具有完全敵體的資格，是近百年的事，在此以前也不過是嚮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耳。所以嚴格說來，這都不算是外交。中國的正式外交，是自尼布楚交涉始。中國的外交病也自此始。

中國的外交病患了二百多年，我們爲診斷便利起見，可以把牠分成六個時期：  
(一)由尼布楚交涉到庚子事變是懵懂顛預時期，(二)由庚子事變至滿清之亡是驚悸怯懦時期，(三)自辛亥革命至歐戰結束是爛污時期，(四)自華盛頓會議至北閩末路是睡眠時期，(五)自國民黨北伐至九一八事件是虛熱時期，(六)九一八以後是××時期。肺病到了第三期便會死人，這個外交病已到第六期，我們國家的命運究將如何呢？

### 第一·懵懂顛預時期

語云「兼弱攻昧」，這一時期的外交病，初害在「昧」，繼而至於「昧」而且

「弱」。尼布楚條約訂於康熙二十八年（公歷一六八九年），那次交涉始終由康熙帝主持，在中國方面說，實是光榮的勝利。我們事後將看牠的病象，是在訂約之前，尤其在訂約之後。訂約以前的雅克薩爭奪戰，中國兵迭次燬城而還，而不知駐兵屯墾，所以俄兵屢次去而復返，可見中國領土觀念的薄弱。訂約之後，中國樹立界碑，但並未會同俄國。在額爾必齊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與安嶺以北屬俄國」誤刊爲「與安嶺以南屬俄國」。並且存幾個界碑實非立在邊界上。後據俄國科學家米丁多甫調查，中國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在外與安嶺的山峯，而在急流河與精奇里河合流之處；最東北的不在外與安嶺與烏特河之間，而在烏特河及土格爾之間。中國自動的放棄了二萬三千方英里的土地，這是怎樣的懵懂！（註一）

以後一百多年沒有大事，祇是保持着鎖國政策，拒絕通商，與外國使臣爭跪拜禮而已。至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真正的癥結祇在通商問題。這時世界交通廣闊，歐洲各國已在熱烈競爭殖民地，中國缺少國際知識，還逆着潮流抗拒東漸。林則徐

在當時是比較懂「洋務」的，但畢竟知道的太少，而又固執自信。鴉片戰爭之役，林則徐與琦善同是失敗者。但一般的輿論總是左徐而右琦善，彷彿林則徐是岳飛，琦善是秦檜。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不能這樣簡單認識了。從近幾年所發現的新史料上，使我們知道琦善是比較能知彼己的，他的外交手腕也是比較可以使國家少受損失的。但是他那一點理智如何抵得住由皇帝以至百姓的虛憍之氣？結果沿海敗績，訂了南京城下之盟。中國的門戶是給英國打開了，但絕未將懵懂顛預的病去掉，繼起的廣東督撫徐廣縉葉名琛，依然是強硬虛憍。徐廣縉繼承了林則徐的精神，以爲「人心可用」；葉名琛便是不戰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主義者。由此演進而成爲英法聯軍，皇帝出亡，首都淪陷，所爭者仍祇是一個通商問題。從此中國由昧而弱，稍微得了些教訓的同治維新也脆弱淺薄得可憐，並未會給這個懵懂顛預病打開轉機。

在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的霍亂病中。還連帶害了一場虛脫病，這場病並不比鴉



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損失小，或者還大。不過因為病得馬虎，一般的感覺也就很麻木。這便是中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這事很可笑。俄國當克里米戰爭時，聲稱假道，便將軍隊開入黑龍江，當時因為太平天國鬧得正厲害，東北兵備很是空虛，咸豐帝的對俄政策不能強硬，祇教黑龍江將軍等密為防範，不可張皇而已。頂到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俄國已布置就緒，稍用虛聲恫喝，奕山就簽了璦琿條約。這個條約的損失非常嚴重，中國把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完全割讓俄國，烏蘇里以東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線及海參威海口，割歸中俄共管。同年的天津條約，桂良又把共管之地完全出讓。這樣的外交，好像出了一陣虛汗，便送掉比現在東三省還多些的領土。頂到北京明白這損失之大想圖補救的時候，英法聯軍問題發生，俄國賣了個空人情，罵罵英國人，說俄國是中國的朋友，假做調停英法，又簽了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俄國得了東北疆土之外。又得了通商的權利。英法兩國為爭修約通商，擾攘三年，興動兵戈，纔能達到目的，俄國却未費一槍一刀，

得到比英法兩國還大的領土。可見英法之笨，俄國之巧，中國之懵懂顛預！後來馬關議和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爭論割讓台灣，伊藤就引此事爲例，說：「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以「中國前讓與俄國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烟稀少」答之，這理由實在勉強得可笑。

此後中國外交，轉入李鴻章時代，李氏也是缺乏國際知識的人，所以未能脫離懵懂顛預的窠臼。一個朝鮮問題纏了二十年，結果訴之甲午一戰。這個大問題緊要癥結便是中國缺乏國際法的知識。對於屬邦祇有一個朝貢稱臣的空洞觀念，日本找上門來辦交涉，總理衙門答以「中國不強預朝鮮政事」，日本遂直接與朝鮮訂了江華條約，認朝鮮爲「自主之邦」，光緒十一年的天津條約又承認中日兩國對朝鮮有同等出兵權，甲午之戰，就這樣懵懂的造成了。

甲午一戰，關係中國的命運很大；李鴻章未能把握住三國干涉的均衡局面，懵懂投到俄國懷裏，一個中俄密約，打破了國際均衡，瓜分的局面就來了。德國佔

了膠州，俄國拿了旅大，英國得了威海，法國也檢了廣州灣的便宜。我們讀了威特的回顧錄（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便知我們的一代大外交家李鴻章，是怎樣的愚蠢，其他碌碌之輩更不足論了，這個時期到甲午戰後本該結束了，而慈禧憑着義和團又大顛預了一下，總把這時期外交病發揮得淋漓盡致！

### 第二・驚悸怯懦時期

庚子事變之後，中國對外的心理大變，提及「毛子」，小兒不敢夜啼。外交局面完全陷入驚悸怯懦狀態，風吹草動，便要害怕，李鴻章便是如此被俄國逼死的。日俄在東三省大戰一回，中國坐觀成敗之後，對於日本便祇有予取予求了。中國這時怕事的情形，可拿安奉路改線交涉作代表。這事原是日本無理要求。奉天督撫錫良程德全也頗斷壓而爭，日本一經以自由動工恫喝，中國外務部便答應「儘可推誠熟商」了。同時錦愛路與謁克司計畫，原是中國欲借外資以打破日俄在東北的壟斷之局，俄日兩國均來恫喝中國，日本的照會表示得更露骨，說：「貴國政府於決定辦

法之角，務須商允敵國政府；如或漠視敵國之地位，不與商酌，遽行定議，則兩國關係上惹起何等事故，殊難預料。」這與近年來日本常唱的「將予以斷然處置」，同一意味。

這時病象固陷於驚悸怯懦，神志却比較清明了。清廷對於東北的內政外交，會有很多的努力。可惜這時日本的外交網已布置完成，徐世昌唐紹儀錫良程德全等的最後掙扎失敗。革命一起，清廷便告終了。

### 第三·爛污時期

這個時期，是從辛亥革命開頭。這時的病象，不是懵懂，因為這時的活動人物已有國際知識，也不是驚悸，因為這時的活動人物頗有勇氣；牠的癥結是把外交的爛污手段用在內爭上，這是此期以前所未有的。

當一個國家在內政上發生重大革命的時候，天然的就是外交危難時期，若再來雜些不純的動機，自更不問可知。民初的中國外交很爲要緊，最值得我們研究，但

是暴露出來的史料還很少。據說民國政府成立之後，關於革命的檔案會被銷燬，這是一種損失。此外袁家未曾發表專集，也未曾露出多少文獻，國民黨方面有很少具體史料。我曾經翻檢了中山自傳、總理全集、鄒魯文存、和馮自由著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等書，祇能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不能作具體的剖析，而外交方面的材料頗為稀少。但沒查本國文獻的實證，運用外國的材料，尤其是日本的材料，多少總帶些危險性。

但以事實相印證，頗可看出孫袁兩派在外交上的競爭。外蒙古的獨立與西藏的自治，是俄英承認民國政府的代價，袁世凱以滿蒙五路換取日本的承認，這都是事實。我們對於外蒙古的陰謀，蘇俄的「赤檔」已予披露，滿蒙五路換取俄國也從日本方面見到。第四十二期國聞週報上有一篇「宮崎寅藏故宅記」很可象徵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文末提到宮崎龍介發表「日支交涉二太祕話」一文，大意說，民國二年前臨時大總統孫文卸職到日漫遊，曾與日本公爵桂太郎密議日本扶助中國革命問

題，承認如日本協助新中國之建設，則滿洲可給與日本。又說民國四年孫氏曾對日本提出二十六條密約。（註二）這都是危險材料，我們不敢冒然相信。日本出版的「文書よの觀をる大隈重信候」一書中，載有民國二年孫中山給大隈的一封信，似尚近理，開價已不算小。至於袁政府的手段，我曾在駐日使館檔案中發現兩條電報，知道北京政府爲取締國民黨在日本的活動，曾許給日本經濟交換利益。（註三）最著名的還是善後大借款。又英人 A. M. Pooley 所著 *Japan Foreign Policies* 一書，對於民初的外交頗多紀述。在 104—105 頁載着一個有趣的怪文件，據說是孫中山與其日人（*Christa Japanese*）簽訂十五條密約，內容謂爲保障東亞和平起見，中日有聯合必要，但現在的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不能合作，所以由熱心和平的日本政治家及商人幫助中國革命。約定由寺尾大倉等供給款項武器，如何交款及如何運軍火，均有規定，這種怪文件，自然不能十分相信，祇可作爲參考。（註四）這時日本已對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而又製造第二次革命，假使果有其事，頗爲不

可思議。北京政府接受日本最後通牒之後，參政院呈請制定懲辦國賊專條，經五月二十九日大總統申令，交政事堂飭法制局查照辦理，（註五）旋於六月二十二日大總統敕令第二十五條公布「懲辦國賊條例」八條，（註六）其意似有所指。雙方互以「賣國」相詆。其實在主觀上都是愛國者，不過客觀的影響有些不同而已！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不久，帝制問題發生，引起以日本為領袖的五國勸告。日本一方面援助反帝運動，一方面以更爛污的手段，玩弄宗社黨，作復清運動。這事在日本固然「下作」，實也是我們自取其辱！

其後段祺瑞當國，發生了有名的西原借款。借款逾二萬萬，大部無擔保品，流為濫債，從這方面看，可說是勝田主計西原龜三等人的賣國，但中國拿到這許多錢，未幹正經事，結果大打內戰，演成濫污的悲劇，未免不成話了，（不過這時有參戰一役，單看字面，雖覺滑稽，在外交上却奠下一塊有力的基石，這是段氏之功，不可掩沒。）

#### 第四·睡眠時期

歐戰結束後，巴黎和會未曾解決了中國問題，因爭國權而有五四運動，一般認為中華民族從此覺醒，而我們的外交却經這短時的掙扎，不久便沈沈睡了大覺。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中國間接從日本手裏拿回山東，并宣布二十一條要求第五號各條的放棄，又從列強口頭允許了加稅和收回法權，又實際的取消了客郵，並且簽訂了「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九國公約。這真是中國外交史上向所未有的勝利，大家除了當時的興奮，又覺得的確是「公理戰勝了強權」，中國有了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的兩重保障，再不怕強者的欺凌。好像吃了定心丸，也好像喝了安眠藥水，死心塌地的睡了覺。

在這睡覺的時期，遂不開國際理亂，一意埋頭於內戰，直至北方軍閥政權的死亡爲止。這一時期的安定狀態，完全是國際均勢的作用，這個遠東的國際均勢，自從庚子事變以後就存在着，在歐戰期中曾經短期失去，及至大戰結束，均勢復活，



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具體化法律化。這種形勢對於中國是有利的。中國很可以在這種形勢下，祛舊病，養新肌，把身體弄硬朗些。誰知這位多病的先生，剛減少了外力的攢襲，便患神經麻痺，又在睡眠狀態下五臟六腑打起仗來。這一點兒生機就這樣糟塌了，弄得身體越加羸弱，經不起風吹雨打了。這一場渴睡，雖經英國人在海南京路刺了一針，祇是神經上受了一點刺激，却未曾醒。

### 第五·虛熱時期

這一時期與前一時期並無劃然的鴻溝，病人並沒有醒，不過在睡眠狀態中好像感了點風邪，又發起壯熱來，燒得面紅耳赤，四肢舞動，不細診察，還以為是病人恢復了健康，其實是更深刻了些的病態。這一時期以國民黨北伐起始，至九一八事變告終。陳友仁奉行着「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政策，更兼鮑羅廷在背後弄些小聰明。這個紙老虎的確頗為虎人。看民國十五年底，英國公使藍博森帶來的對華政策的十六條大綱，英國肯持那種開明態度，實象徵着中國外交黃金時代的到來。但是

標語政策却看不起這種所謂好意，簡直未把英國人的小器勳放在眼裏，它想要打倒一切的帝國主義。十六年一月強硬的收回漢潯租界，英國乖乖的低了頭，標語政策居然有靈，便鼓着這股子虛熱之氣，到南京撒野，英美軍艦一開砲，紙老虎戳破，再不能虎人了。南京事件的意義很大，這件事結束了曇花一現外交的黃金時代，復開此後無窮的艱危。兩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對此事曾作如下的論斷：

「……：既失外人之同情，國民黨之紙老虎復爲戳破，自此外人對國民黨之運動，祇有憎惡輕侮而無所敬畏矣。綜此案之損失，不僅在中國生命財產之損失，及對外巨額之賠償，而中國革新運動之夭折，以及國民黨權威之掃地，胥兆於此。若此後之日本兩次出兵山東，構成濟案大釁，日人之敢予悍然不顧者，胥甯案爲之厲階。夫入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民黨於此已開今日國危民辱之漸矣……」（註七）

現在我還覺得這個論斷不錯。收回漢潯租界，使人作勝利的憬憧，國民黨外交

的失敗，實自此始。我再引前面那篇文章的一段話以證之：

「自大體言之，收回漢澇租界，固爲國民黨外交之黃金時代，實伏未來之禍因。何以言之？蓋漢澇租界之收回，實得之於類似暴民運動之方式。因使黨人誤認外人爲易與，暴民運動之有爲。迨南京攻下，暴民蠶起，以類似之方式襲擊各國領館，於是外國軍人不能復忍，而巨禍作矣。得之於徵倖者，必失之於徵倖。充徵倖之所至，禍變至於不測。漢案之所得，卽甯案之所失，忠於謀國者豈可輕事徵倖哉！」（註八）

在我們發壯熱的時候。日本却始終看清那是一股子虛熱，所以在英美宣布新對華政策之際，幣原雖唱了一段隨緣腔兒，表示他的較開明的對華政策，但南京事件爆發，日艦未曾開砲，幣原「軟弱外國」四字罪打下台去，於是田中出馬，大演文戲，兩次出兵山東，卒於十七年演成五三血劇，皇姑屯的炸彈又將張作霖送終。到這時標語政策的虛熱原該退燒了，但是打下北京西山祭靈的情緒的興奮，又把反省

的機會濫過，所以這癩病仍保持着相當的溫度，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標語的殘迹上看出當時的症象。

陳友仁的確給標語政策出過風頭，頂到王正廷上台，標語政策已然贖了一個空殼，王先生便在這個空殼裏翻筋斗。了結漢甯濟各案，是給標語政策還欠債。宋子文簽字的中美關稅協定，又給標語政策開出一條狹路，而關稅與法權兩項交涉糾纏數年，加稅一事確給宋財長關了發公債的財源，收回法權却是滅乾了嗓子的乏戲，止於是訂了許多似有若無新約而已。

這個曲線的虛熱症。到民國十八年末熱度忽又增高，同俄國打了一仗。此事在心理上分析起來很是微妙。蔣張王在北平的一夕談話。決定了這樣大事，當時恐有這樣一種幻想——壓迫蘇俄，是列強同情的，蘇俄爲懼列強必不敢對中國怎樣。這仍是「均勢夢」作怪，我說這時的外交病仍在昏睡，另外又發些壯熱，從這件事來看，可算診斷尚無大差。

對俄之役以後，國際對中國的觀感更不如前了，而我們的標語政策仍然高似青天。我在「憶汪袁甫先生」一文（註九）裏，對於我們當局的懵懂和顛預，曾有一些記載，現在不再複述。總之，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人家已在磨刀霍霍，比較清醒的人扒在當局的耳根上去喊，但我們的外交病已深入膏肓，依然在昏睡中發燒。北大營的砲擊了，數省土地失陷了，我們是對日不抵抗，掉轉頭去向國際聯盟喊冤，還是在做「均勢夢」。熱是退了，睡猶未醒！

第六·x x時期

九一八到現在，又兩多年了。國聯無靈，公約寡效，失土日多，恥辱愈深，今後我們的病要轉入甚麼時期呢？覺醒呢？還是昏迷，復興呢？還是滅亡？現在沒有人能斷定，即使看出些預兆來，也還不忍肯定，最妥當的辦法是暫且劃上兩個x。

我這篇話沒有結論，因為我們的外交病還在繼續的害着。

(註一)見蔣廷黻先生著「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頁二九至三〇

(註二)「日支交涉二大秘話」一文載「日夕出」五月號附錄「東洋の火藥庫」

頁六四至七九

(註三)見拙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頁三八

(註四)中山致大隈書 A. M. Pooley 書中載有略文見該書頁一三〇

(註五)見政府公報，又見東方雜誌十二卷七號

(註六)見政府公報，又見東方雜誌十二卷八號

(註七)及(註八)見拙著「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載國聞周報第九卷第一期

(註九)見國聞周報第十卷第三十期

外  
交  
史

卷一

# 外交史附載(二)

## 廿一條談判之內幕

陳復光譯

譯自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斯所著之『一個駐華之美國外交家』第二章第十二節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by Rheinisch.*

「日本將要乘歐戰之機，來控制中國，」這是我九月由歐洲轉來，首次拜會袁世凱總統，他把當日的局勢歸納出來向我說的。許多的中國朋友來看我，並且把他們的恐懼向我表示。海軍上將蔣廷幹對我說道：「這是第二滿洲的開始，野心的日本，在山東是和在中國有租借地之歐洲列強不同的」。

事件推進的很快，青島已被佔領，德國對於租借地和鐵道的控制權，已完全被消滅了，中國政府通告日本說：『前承諾山東省的一部份作軍事行動的原因，既已



不存在，日軍應當撤退，日本以此爲有計劃的和惡意的侮辱，就借口提出條件」。

條件在一月十八日（一九一五年）開始提出，日本公使向袁世凱請求私人談話，他們的會晤是在晚上，日使遂以極神秘和極嚴重的態度開始討論，在將條件的條文交把袁世凱以前，他囑須極端的嚴守秘密，以免發生嚴重的結果，他以口頭說明承諾此種條件的種種利益。

中國政府恐怕發生更嚴重的事件，才盡力的保守秘密，但是，關於重大利益的地方，他們就不能完全的守秘密；並且關於重要談話的備忘錄，總會得彙記起來。當我一得着當時事件進行的消息，我馬上向中國政府提示，謂討論的題目既深切的影響到美國在中國的權利，他們就須將交涉的情形完全的知會我，以便美國政府，依據關於中國獨立的一切條約和協定，採取必要的步驟，來保障這些權利。中國政府當然準備答應我的請求，我和中國政府的閣員和外交當局的談話，不僅限於正式的談話和應酬，我們互相拜訪，甚致於免除一切的儀式或官方的客氣，而談到深

夜。

在日使提出廿一條的談話中，可以得着些重要的提示，他當時談及中國革命黨的手段和勢力，並且怎樣的和日本在野的人有密切的關係。他又說：『除了中國政府切實證明和日本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不易制止他們在中國煽動內亂』他繼續道：『大多數的人都是反對袁總統的。他們以爲袁總統竭力的反對日本，並且他的政策是「遠交近攻」，設若袁總統答應這些條件，日本人民就會感覺到他的友誼，並且也就能夠使日本政府給他以協助』，在這種含有深意的談話中，袁總統受了一個打擊，沉默不言，只說：『今晚你不能希望我說些什麼』。

在廿一條的內容而外，這種威駭的敘述或語言，使中國政府當局感覺到日本關於中國內政和政治上的紛爭，是抱有一種擴大干涉的政策，並且利用這些爲達到他們目的的連鎖，繕寫條件的紙上，印得大無畏艦和機關槍，這足以使中國政府視爲嚴重的事件，他們相信用這種特別的公文紙，不完全是偶然的。

日本的一個報館記者，於一月十九日，到美使館將他的苦衷向其秘書申述，謂日本公使完全拒絕向他說和袁總統談話的內容，所以特來美國使館探聽消息，但是，一直到了二月廿二日，我才知道些日本所提議的條件的重大性。當關於當時事件拜訪中國某關員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態度很不安靜。結果，他幾乎流出淚來，秘密的對我說：『日本曾經提出整個的要求，設若承諾了這種要求，就會破壞中國的獨立，使他變成一個附屬國』，他又概括的把這種要求的性質對我說道：『把天然的資源，和財政，陸軍都控制了，中國還有什麼？我們的人民爲酷愛和平正義而反被譴責』。這種打擊顯然的合得有說不出話的力量，袁總統的左右，不能制服這開始遇着的可畏的壓迫，他們也沒有想出方法來應付這種危機。

第二天的傍晚，在美國兵營溜冰場飲冰宴會的時候，辛卜生先生找着我，並首先向我活潑潑地說道：『我們還正在這裏遊戲，一個國家的主權，像浮雲似的向東方經過，這又是第二高麗了。』關於條件的大概性質，他得着了很正確的消息，兩

日以後，倫敦泰晤士報的代表，無意之間向我問道：「近來會有事件發生嗎？」我答復道：「設若你加以注意，你可以發現有些事件是曾經發生了。」當晚他報告我他所能得到的消息。

雖然，這些新聞記者和聯合通訊社的代表，把這驚人的消息電達他們的各報，但是，在美國或英國到了兩個禮拜後，還沒有何項披露，因為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整個的否認提出條件的真像，所以聯合通訊社將所得消息停留不發，只是令駐北京的代表以「事實不得以風傳」電達本社，在一月二十七日由東京和華盛頓的最高當局發表說：「關於交涉所根據的大綱的這種消息，是絕對無根據的。」漸漸地英美的報紙才得着些真象。英國的新聞檢查員。將報告停留了兩禮拜，但是在二月五日，辛卜生先生很匆忙地寫給我道：「我的編輯同我通着消息，並且戰勝了檢查員。」由一月二十五日起，在外交團裏，對於日本提出的條件，開始很機密的討論，但是，在北京的各報館已經公開的討論了。因為現時大家都承認，在此地使這個事件

嚴守秘密，是不可能的。所以自此以後，中國的最高官吏，幾乎每日都向我商議他們的困難。這種條件的承認，當然會有效的斷絕了美國人民在中國自來所享受的一切均等的機會；所以我的責任應當注意的觀察雙方酌交涉。

日本避免正式的干涉中國「主權的完整和獨立」，她正擬向中國的別部份，特別是在山東，福建兩省，發展特別的利益，好像是如同他在滿洲所享受的一樣以獲取軍事控制權和重要的行政權，她可以將整個的中國變成一個附屬國，日本的勢力，可以運用到三個中心點——滿洲，山東，福建，僅以她的顧問操縱行政上的職權，和運用借款的優先權，就可以使滿洲變成一個更完全的日本資本和殖民的保留區域。從前在山東屬於德國的一切的權利，可以獲取過來，並且可以再行擴大。同時，關於在福建投資和開拓的優先權之要求會有效的使其他的國家不得染指，並無形中將福建併入滿洲。把內蒙古包括在內，日本在北方的勢力範圍就可以擴大，利用鐵道的延長。直達河南和山西，由山東的範圍可以將勢力運用到中部。同樣的由福

建的範圍，利用建築鐵道的讓許，可以把日本的勢力，延長到江西，湖北，廣東。又提出日本現時在漢冶萍享有的煤鐵企業，化爲日本管理的公司的要求。此外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附近的各種礦山，如果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公司以外的人開採，並允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於該公司恐有影響的舉動，必須先得該公司的同意。此種驚人的要求，無異使日本商團成爲揚子江中流一帶工業的控制者。

第五項包括着嚴重的要求，這種要求，設若承諾了，實際上使中國政府失却了統治的力量，聘有力的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等的顧問；關於必要地方的警察，作爲中日合辦，向日本購買一定數量的軍械——如中國政府須用半數以上；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這些都是包括在此項要求之內的。末了一項要求，實質上，管理了中國的軍械和獲取軍事的組織權。

中國政府雖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但是，同時失了他第一個機會。他那時很可以馬上將此項要求通告有約的各友邦，這種要求是影響到他們在中國均衡的權利和

中國政府行政的獨立。

外交部的某職員，和我磋商應付的最良方法，我不以勸告的方式來表示我的意見，謂當每項要求詳細談判的時候，設若僅僅承諾其中最不重要的，可以使關於平衡方面的考慮，得着很大的力量，一使時期延久，其他有關係的國家，可以感到事件的危迫，設若將些不十分重要的讓與承諾了日本，中國那時就能夠以較大的力量拒絕創立和她主權抵觸的權利和特權。那時就可使其他的國家比較完全地和明晰地知道這種局勢。

當談判進行期中，日本公使給中國的外交總長一種暗示，謂日本人民很蔑視中國的現政府，因為袁世凱對日本常常表示敵視的態度；但是，這種惡感很可以調解的，甚至可以使日本政府幫助袁世凱來應付革命的活動，這種不吉的暗示，為中國政府完全諒知了。正在這個當兒，日本公使使用了一個比喻，立時傳遍了遠東。他用善於比擬的言詞說道：『全世界現時的危機，實際的強迫我們的政府，採取遠大的

步驟。當一個珍寶舖失火的時候，不能希望他的鄰舍不出來自救，雖然日本方面盡量努力的結果，威脅了中國嚴守秘密，並且惑亂了日本的言論，但是正確的消息已經傳到了他國，因此日本政府把條件的摘錄遞給列強，——將比較重要的款項刪除，以後並承認第五項中的要求曾經討論了，又由最高當局發函申述，謂第五項不過是一種建言合提示，並未侵犯條約合破壞中國之領土合主權，日本駐京公使館請求當地的新聞記者，分發同樣的申述，但是，因為條件的真像曾經被人知道，所以他們就拒絕這種請求。

英國利益所受的影響較其他的國家爲大，對於此事，曾抱不安，英國僑民合駐華官員，頗表示顧慮，因為他們本國政府正有事於歐洲，不能局全力注意遠東，日本本國的行動，既是特英日同盟爲保障而做的，英國人似乎以日本的行動，爲排除英國支配的努力，以便好來奪取中國廣大富源的控制權合軍事建設權。有人說，日本提出的條件，於一月十八日以前，曾經傳達到外交部，當日方所摘錄的條件概略披露



後，倫敦泰晤士報於十二月十二日發表一社論，以日本的提議爲有理，並有接受的價值；在北京方面均相信此種贊許是僅關於條件的概略，並非關於實際提出的條件。但是，中國政府人員均深恐一旦輿論對於危險性較少的條件，緘默無所表示，反足以鼓勵日本以全部條件作更進一步的壓迫。到了二月十九日，美國國務部知會我，謂他們推測第五項的各條件，日本並不強迫中國接受。原來提出的實際條件的完全內容，現時曾經傳到各國外交部；但是，因爲有了兩個不同的申述，他們頗相信日本實際並未以第五項的各條件相催迫。日本公使最初會要求原則上須承認廿一條件的整部。這爲中國外交部所拒絕。當日使請求外交總長陸徵祥表示對於每項提議的意見，他馬上指出何項條件被中國政府考慮爲具有談判的可能性。日使以陸總長意見的表示爲不滿；除非大大修正他的意見，不能陸續談判。陸總長表示遁避，日使日置益態度更爲強硬；他知會陸總長謂談判不可只限於頭四項——廿一條件的整部都可以談判。

因此，我電請威爾遜總統關於影響及於美國人民在華的權利和合法的希求，須加以個人的注意。二月八日，威爾遜總統給我一信，說道：『我會經感覺到，以爲直接對於中國有所勸告，或者在現刻談判進行中，爲中國出來干涉，實際上是害多利少，同樣的，多半會引起日本的忌妬和鼓動他的敵視，這種情形開始就會向中國本身表示出來的……現時我正在很留心的觀察局勢，預備必要時可以採取一種步驟』。

開首就談判的是山東問題。雙方交涉的人員就是：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日本公使日置益，日使館參贊小幡曾吉，曹氏曾在日本留學，並且一班人都認他爲親日派。日公使態度和靄，對事堅持，他得着一個以意志堅定強頑深沉著名的參贊爲他的助手。關於山東蒙古的條件，一項一項的提出討論。以原文說來，在第二項的弁言中，日本要求在東蒙古和南滿洲有「特殊地位」。中國堅決的反對。在三月六日，日本公使埋怨進行遲緩，自此常常暗示，謂將以武力迫壓。末了到

三月十一日，知會中國謂日本曾有一艦隊奉密令向中國海港駛行。

在承諾滿洲和山東的重要權利以後，中國政府決計拒絕進一步的要求。正在這一個當兒，美國政府向駐華頓盛的日本大使表示意見，謂條件中的某數項，和現行條約規定違反，因為日本大使曾經供給出來一個附帶的備忘錄，實際上將第五項的提議作為「請求友誼的考慮」。不過，是向中國的一種「提示」：這種免除外國反對的方法，反得了一種不利——就是此後實際用武力脅威中國接受第五項中的「友誼的考慮」不容易辦到。要得着這種讓與的唯一機會，就是使他國政府關於實在的要求不得真像，他們就不會嚴重的注意，那麼同時就可以用威力強迫中國政府接受，中國就會感覺到為世界輿論所捨棄。在三月的下半月，日本在滿洲和山東增加兵力，曾有一個時候，這種行動阻礙了膠濟路的日常運輸。

日方稱新增的軍隊「不過用以替換原來駐紮中國領土的軍隊」，這明顯的是軍事威脅的豫兆；在此種包圍的下面，中國政府到了三月末，幾乎完全承諾了日本提

出關於蒙古和山東的條件。三月廿三日，我和袁總統有一長談，他似乎很納悶，但是却保持着愉快的態度。他說道：『可厭的蚊蟲驚動了我的睡覺，但是，還沒有滅殺了我的飯量，所以我還能生存』。以後漸漸地嚴重起來，他接着說道：『我準備盡所有可能的範圍，承諾日方條件，但是，他們不應減少中國的獨立。日本的行動，會逼迫我採取不同的政策』。

他是否實在計劃以武力抵抗，使我無不懷疑。日本官員向我們說：『日本的任何舉動，美國是不會抗議的。但是日本會經常的用這種申述來阻喪中國』。他接着說道：『他們說：「美國在中國沒有權利」；或者就是願意，美國也不能幫你們的忙』。

袁世凱感覺到大部份危險可以解決，只要美國平和而堅決地說：『應用影響及於在華的外人權利的，其中依據條約，政策，傳統，我們也有權利的，這種方式，不得我們的參加，是不能討論的』。

美國國務院現時建議了些有可能性的解決方式。目的在給日本以所欲得的利益，但是，也要保障中國和他國在華的權利。在我個人，我覺得第五項要求須刪除。其中的任何條文，除更會引起不可解的糾紛外，會使列強在華的複雜關係愈形糾紛，並且阻礙美國在華建設方面的事業。

關於滿洲的日本要求，於四月初實質上已應允了：並且中國政府以爲這一部份的談判，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日本并不這樣着想，想設法使滿洲問題作詳密的討論。同時，堅持使第五項插入談判。

過了兩月的時光，每禮拜都有兩三次綿長的會議，軍械的供給，福建省並且涉及某國的事項——指美國——等等，在四月六日的會議，佔了日本方面很多的时间。日本公使表示特別的武斷態度。因以某國的意圖爲藉口爲他堅持關於海港和船塢的要求。並謂爲中國和日本起見，關於福建省的任何海軍根據地的控制，必須使其失效。美國的現政府或者可以收回其「意圖」，但是，設若將來再有所企圖，又如何

辦呢？使這個國家失却了獲取這種根據地的可能性，是唯一安全的途徑等語，同時，日本本國的報紙，絮述珍田大使對於卜芮安國務卿之如何運用其勢力。並斷言美國站出來幫中國的忙，無論如何是失望的。

在這個時候，我知會中國的外交總長，謂萬一他國的代表提及美國的態度或政策，設若有關於何者是，何者不是，美國承諾，要求或堅持的種種申述，中國政府太可以將這樣的事件，直接向美國政府的代表接洽，只有從他的方面，才能得着關於他們本國政府的行動的申述。美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反對關於福建省的任何優先權不能讓給任何國家的條件，他的人民有與中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締結契約的權利，不詳第三國干涉或視為不友誼，關於此點又着重的申述。對於以前所說的海港和海軍根據地中國政府有由任何或所有的列強收回的任何協定，美國政府并不反對。但是，本政府對於福建省的特殊要求的理由，必須申明，日本斷言謂某國有所「意圖」，也就由此而來。

實在沒有「意圖」的理由存在，關於五年以前所訂的貝特勒巨鋼鐵公司的契約的意圖的傳說，在不久以前傳遍北京，所謂「意圖」的印象就由此發生。這個契約的條文雖然是偽造的，但沒有涉及福建省。由關係方面遍傳出來的一個無根據的報告，就是這樣利用爲向中國政府要求的基點。同時，使日本供給外國的新聞和實際上她在北京的行動，得一比較，是使日本報紙不安的原因。因爲日本政府設法迷惑她的同盟國行動被查覺使她不安的方面還少，但條件披露正逢其時，並且外國強有力的公論，足以使她以條件威脅中國的企圖受打擊的方面，還多得多。中國政府信賴公論。當他們對我說，他們的大願望以爲美國政府和人民，雖然不給以物質上的幫助，至少他須知道中國的自由受打擊的事實；因爲他們以世界的公論，特別是美國的公論，看起來，實力的表現，終歸有效。就是富有權力的袁世凱，還是抱着這個希望。外交總長陸徵祥向我說道：「中國所有的希望，就是美國及世界能夠明瞭

末了，日本東京的半官報，日本郵報，在五月一日把日本的要求的全文用英文披露「最高當局」曾經整部否認的條件，就這樣的自然而然的供認了。在秘密談判進行的時候，許多官式或非官式的日本人，又扮演了一個副劇，顯然的在北京設法製造，反對西方各國的一種空氣，我得着關於私人談話，宴會，和半公開式的集會的每日報告，在這些場合，日本人將反對方面的所有可能的怨恨提醒中國人，形容給他們中日同盟的力量和重要，幾次的這樣的說道：『想想我們現時被排斥出去的一切區域。設若我們聯合在一個戰線上，誰能夠排斥我們』。又再說道：『你們不厭煩北京各公使專橫的態度嗎？在東京他們不敢拍桌子。設若他們做了這樣的勾當就會被遣送回國』。並且常常申述，設若中國讓日本整理她的物質和軍事的資源，萬事就可以順利的進行。想像到幾百萬事容整齊，嚴格訓練的軍隊——一個無形的經日本訓練的中國軍隊——多麼可喜。但是，對於這種妖魔化的說詞，中國官員都置若罔聞。



到四月末，雙方談判完全成了進退維谷的形勢。中國方面願將關於滿洲利權的讓許放棄不談，關於不把第五項的要求包含在內之一切限定的問題，日本不表示贊同，好像是哀的美敦書一種開端，在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公使提出關於山東和蒙古的條件，除了前文的詞句而外，並未更動一字：將「特殊地位」改為「經濟關係」。關於漢冶萍的條文，詞句也軟化下來。規定中國不能將公司變為國有企業，除日本外，不得向他國借債。此外並承諾關於某項鐵路的讓與，將第五項最重要的要求包括在中國外交總長發表的協定書的申述中。陸總長提出謂某項鐵路的讓與和曾經給與美國利益相衝突；日置益乃提議中國可以將同樣的讓與承諾日本，讓日本和美國自行爭辯。關於福建省的事項，在換文裏中國須申述不許他國在該省建築船塢和海軍根據地，且不得為此項目的，募借外債，在此種情形之下，日本才放棄了她關於獲取福建省之優先權的企圖，五月一日陸外交總長把他的覆文交給日使，知會日置益謂第五項的各項要求，勢不能為一獨立的國家所接受。至於他項要求，中國給

日本一個具體的答覆，很相近接受日方修正的條件，但其中並無鐵道的讓與。關於滿洲的條件，不過是幾項文字間的修正。對於山東的要求都已承諾，並附有一個對案；就是德日兩國的談判，中國得參與。

在緩和地空氣中，日本仍正在移動她的部隊，一切動作都是表示出她最後的手段，命令奉天的準備隊開赴防地，警告北京日僑隨時準備，又在濟南從事建築新戰壕。中國官吏得知日本將要遞給美敦書的時候，彼等甚為驚惶失措。究竟應靜待美敦書的遞給呢？抑或設法認諾更進一步的讓與以安日本之心呢？依據於勸說，正當的理由，或習俗的，各種協定，中國當局尚慣於接受，如用勢力強迫的要求，覺得難於遵從。屈服於外人命令之下，是政府一個很顯然的恥辱。中國官員時來訪我，討論到他們的困難和恐怖的時候，我當然不能代他們為謀。但我發表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日本不容易把他會向列強解釋，作為一種友誼的建議的第五項包括在美敦書之內，他們似乎還得着些安慰。

在談判的過程中，美國公使的地位實在不容易。美國此時是唯一的不受拘束的國家，對於任何與中國的獨立和美人在中國均衡權利相衝突的協定，中國政府很盼望美國政府表示不滿和堅強的反對。我可以重述我們屢次的宣言，並且對於我們的利益，究竟影響到什麼地步，我可以讓中國政府作一個結論，但是，我常常會晤的外交總長，設若問我道：「你曾經時時的申明這些權利，要怎樣維持呢？對於我們能採用什麼步驟，我得特別的當心不表示我的斷語，目的在不引起中國當局對於我們政府要怎樣應付的希望。訓令來得很緩慢地。」

我個人的意見，以為美國有充分重要的利益，對於這些談判的各方面，得維持參閱，中國方面曾經希望美國能夠約同英法兩國作一個聯合友誼，而積極的堅持要求，這些條件須得有關係各列強的同意，才能夠解決。但是情形複雜。歐洲的局勢嚴重。至多我能夠做的，而至少我有負於中國的，就是：他們無論和我討論些什麼問題，我表示同情，並且表示我留心斟酌過的意見，我們國家的利益是密切的索連

着。嚴密的觀察談判的進行，是我的實在的責任。但是，對每禮拜的外交局勢變化所得的印象，我可以表示我的意思。雖然我會晤着許多閣員。顧維鈞博士在這些時候，擔任外交總長和我中間的連系。當討論到談判連續進展的當兒，對於外交手段和分析，顧博士和我佔了幾個鐘頭。作一種有興趣的談話：由此我很佩服他的敏銳地觀察，顧博士常常到我的辦公室和我家裏訪談。日本使館暗示反對，但是他繼續和我往來如常。

由五月一日起，每日都在總統府開國務會議。協商國的各公使館非正式的勸告中國不要作以武力抵抗日本的意圖，雖然有些軍事領袖會談到抵抗。實在的，在會議當中，有些激昂的表示，以為屈服就等於國家的破裂，無異政府失了職權，和民衆的擁護，抵抗反可以團結全國，若能阻礙日本的進展，一直到了歐戰終結，歐洲列強就會出來說話，他們向袁總統竭力的陳述理由，以為日本誠然可以佔據中國的大部份；但是，不能創立權利，只有使她受世界的譴責。但是，處當日世界大戰情

况之下，抵抗日本會引起中國的分裂。這是中國政府所憂懼的。

當時袁世凱與外交總長有些錯誤，他們一想到袁的美敦書，就驚惶失措。準備捨去戰略上的利益，毫不觀察拒絕第五項的要求。中國應得何種利益，竟願於其中所載各點，表示讓步，尤其是關於聘用顧問一項。

在外交部派員持附加提案往日本使館的時候，日公使見中國當局可以讓步，到何等地步，就強頑的申述，謂日本政府最後的訓令，毫無變更的餘地，行將遞交袁的美敦書等語。嗣後於五月七日午後三句鐘，果將袁的美敦書正式遞交中國。中國方面，或者曾經預料到第五項內所提出的要求，會載在袁的美敦書，但是，先一日他們雖謂的自尋煩惱，隨後見袁的美敦書內，未經載入，又覺驚異，開始一看，袁的美敦書內，似乎刪除了此種兇惡的條件。由長時期的緊張中，所得着安慰的頭一個感覺，就是中國方面明瞭袁的美敦書的條款內，載得有第五項要求，可與現時交涉脫離，俟日後另行協商等語，以爲解決此種繁雜問題的一個巧妙方法。然不久他

們就會知道此種希望與日本的意思大相逕庭，當中國實際準備承諾袁的美敦書內所載的各項要求，就會於其所求稍有出入，日本當初謂何不接受此種讓與，照這樣辦她就可避免用壓力來威嚇友邦的非難。況以這種事本身的性質而論，反減了日本將欲獲得的權利的法律和公平的力量。日本根本有兩種錯誤：（一）狡滑的否認和曲解他要求的真象。（二）實行應用袁的美敦書的力量來恐嚇中國。此種錯誤的重大，日本現已完全知道。爲何首先他們就鑄此大錯，我們更不容易解釋。

就後來的事件觀察，也須袁世凱知道他免不了要大事讓步，他或者曾經想尋出一個方式，使日本於他個人野心予以扶持，此就在交涉的開始，日本公使所授的暗示相符合。如果這個解釋不錯，我們可以知道袁世凱的內心寧願用袁的美敦書的方式迫他接受此種要求，這個動機的可能性，曾經可以料想得到，但就我所知道談判的始末而言，袁總統的敵人遺責他說他本身原來就懷着有廿一條的意思，藉以獲得日本對他此後政策如野心的扶持。

日本政府用嚴厲手段的原因，是可以看到的。日本或者曾經顧慮到，世界的公論既不贊成這種交涉的性質和範圍，就會鼓勵起中國堅持討論詳細的項目，並逐漸的發生一種新的困難，此外，日本執掌政權者是信賴軍事威信的人，並且或者曾經希望以為將他們在中國新得的權利直接建築在軍權之上，可以得着一種好結果。

袁的美敦書不過給中國政府以稍稍過逾四十八點鐘的考慮，就是到五月九日午後六時，必得答覆，在五月八日，內閣和政治會議幾乎開了整日的會，末了，鑒于日本武力的威脅，就決定接受袁的美敦書。

在袁的美敦書的答覆裏，政略上有些嚴重的錯誤，有人曾經知會我，謂中國政府將以簡單的詞調接受袁的美敦書，兼之要表示她曾經向日本承諾了某項讓與，這些將要列舉出來，對於第五項則不提及。到了九日的傍晚，外交部的某部員來拜訪我，態度惶惶，他說日本使館堅持將第五項的條件特別的保留為將來的談判，我問道：『中國的答覆是採何種方式？』他說道：『除了第五項的五個條件外，中國政

府接受第一項的各條件及其他項條件」。『但是』，他又說道：『當草案交與日使館的時候，他們堅持在「第五項」諸字之後，須添註「容日後協商」五字』。他又這樣的解釋，謂爲顧全政府的體面起見，在覆牒中申述，謂這些條件，曾被拒絕，是必要的顧慮。其實，設若將第五項載入，日本要堅持使其公開，是不易辦到的；因爲這是不能向其他國家宣言當爲哀的美敦書的一部份。像這樣處理，第五項的各條件實帶着一種未完事件的性質，反留爲她將來談判的地步。在這種不吉的狀態之下，這些條件還繼續地籠罩了中國人的腦海。

一部份在換文中，一部份在協定中，以哀的美敦書的方式，所獲得的讓與都承諾了，沒有那項照憲法的規定經過國會的通過，因爲條件的來源不正，和未經正式的批准，中國視一九一五年的協定爲無效。

在五月六日，美國國務卿電達雙方政府，勸告互相忍耐，和讓步，這種勸告對於日本是需要的，但是來得太遲了：因爲哀的美敦書已經遞給了。我覺得這種哀的



美敦書的遞給，好像把門關閉以後，由匙洞裏輕輕地將一種緩和的勸告傳達進去似的。

美國國務卿于五月十一日電給雙方政府一個同樣的照會，我十三日就交給外交總長。二十四日判布在北京各報，附有東京的一個電文，謂據「最高當局的斷言」，此項照會存在的報告。僅是企圖到引起政治糾紛地陰謀的又一例證。

當他接到照會的時候，陸總長說：他自始至終曾經設法保障其他國家條約上的權利，中國自身的權利也連帶在內。對他所發的一個問題，我答稱美國政府現時並不是對任何特殊建議有所抗議，但是，堅持照會裏所指出的權利，在條約的明白規定內，須得完全的保障。日本在滿洲新獲的特權，在此談話裏，曾經提到。我指出謂許與日本的任何居住權，由最惠國條款的應用來說：將增給和中國的其他有約各國同樣的待遇。因此，應當將協定中影響於此項條利的各條文通告他們，五月十五日，國務卿用海底電訓令批准這個意見，我就根據訓令正式的照會外交總長，對於

美國用明晰的詞句重新申明保持美國遠東政策的根本原則的表示，中國政府似乎得着些安慰。

廿一條件有名的談判就此終了，由不能代表民意的北京政府，日本曾經獲得些重大讓與，但是，自遠古就組織成一個社會的中國人民們，比任何政治的政府還重要得多，要知道中國的人民並沒有承認二十一條。

六，一九三二，一九。

外交史論

# 外交史附載(三)

## 遠東局勢之動向

- 一、「九一八」事變後日、英、美、蘇、遠東關係之解剖
- 二、歐洲局勢對遠東之影響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那裏好？

### (一)「九一八」事變後日英美蘇遠東關係之解剖

日本乘歐戰方酣，列強不及東顧的當兒，始而進攻青島，犯我中立，既而追我承認二十一條，目的在夷我爲其保護國而獨霸東亞。歐戰告終，美英恐日本實行二十一條，危害彼等在華之權益及地位，爲維持太平洋之均勢及對中國之門戶開放主義起見，於一九二一年——二年召集華盛頓會議。日本當時知國力尙不能和英美抗衡

，不得不隱忍遷就，在均勢之下，充實國力，待機再動。一九二二年後，太平洋局勢之暫得安定，遠東國際均勢之暫得維繫的主要原因，都是華府五強海軍條約，九國公約及四強公約締結之結果。華府會議後將及十年，日本養精蓄銳，以爲其國力較前充實，侵略中國之時機又已到來；乘英美忙於本身不景氣之救濟，不能東顧，及蘇聯正埋頭於五年計畫之完成，不願在遠東多事的時候，強佔我東三省。華府會議造成之遠東國際均勢，遂開始動搖。維護遠東均勢和門戶開放主義底主角之英美，以本身間矛盾的存在，及對於「九一八」事變觀感之不同，以致美欲前而英不進，不能採取一致之步調，以制裁日本，日本反得以利用牠們的對立，大肆躍進。「一二八」事變後，熱河之進攻，國聯之退出，「滿洲僞國」之成立，天羽英二獨霸中國之宣言，倫敦海軍預備會議之退出，以及廢止華府海約之宣言之等等舉動，相繼表演。維持遠東均勢之基礎，至是打碎無遺。英美以此爲司空見慣，對於日本進一步之橫行，反不如「九一八」「一二八」事變時之憤慨，且有觀望不前之意。美

國以爲他在華的權益不如英之大，英國尙且不顧，且有左袒日本之意，已身正忙於經濟復興計劃之不暇，何必一定要出來先作惡人單獨和日本爲難。由英國來說，一部分保守黨對日本認識不清，想利用牠爲在遠東反蘇聯的前哨，也就默認牠在東北之行動。至於蘇聯，牠雖然在遠東國境積極布置國防，以防日本之侵犯，同時，因感到希特勒在西方之威脅，不惜將中東路出售，以緩和日本，日本遂乘列強間矛盾加重之大好機會，大向華北壓迫。一九三五年開始，就提出塘沽協定之新要求，爲侵路華北之藉口，不到半年，冀察事件隨之發生，義阿戰爭爆發後，列強視線全集於地中海，日本又大試身手，且希特勒之大增軍備，墨索里尼之耀兵東非，對於日本在遠東之侵略，無形中給以鼓勵，於是有所謂大連會議，滬日總領會議，天津武官會議之舉行，其目的不外策動分化中國，先使華北五省成立所謂「自治國」。英美才感覺到對於日本應有相當之準備和表示。美國方面，有橫渡太平洋航路之完成，龐大海軍建築案之通過，顯爲對日的軍事準備工作。兼之，美國陸長寶恩氏(Dennis)

之遠東訪問，和意阿戰爭開始後，遠東所形成之新局勢，不無相當之關係。就英國來說，一方面加強新加坡軍港和香港軍事設備，以爲軍事上防日計畫，同時，復有對華國際借款之提倡，和華幣聯合金鎊之進行，以加強他爭奪中國市場之根基，但在與美國合作之先，英國仍念念不忘和日本暗中接洽，平分遠東權益之計劃；因英國對華之切要任務，是設法鞏固他在華之地位和勢力。他的心目中，以爲只要日本不爲己甚，危害他在華之地位和權益，就可與日本妥協。何必又拉進一個勢力雄厚的美國來合作，恐怕合作的結果，將日本制裁下去，又產生一個更大的東方市場競爭者。其次，英國執政之保守黨，總想造成一個反蘇聯的國際聯合陣線，在遠東防蘇聯的憲兵，就是日本，而日本口口聲聲也願以此自認。只要日本視線和力量移向蘇聯，當然一時不致向英之遠東殖民地進攻。羅斯福士遠東之行，先到日本，或無帶有試探日本遠東政策真正意旨之使命，而與日本成立遠東勢力範圍畫分之妥協，不料日本很狡猾的向英國提出一個他不能接受的反攻提案，要求他開放大不列顛

帝國的主屬各門戶，作爲日本開放中國門戶的交換條件。羅斯爵士在東京所得到的本遠東政策之真真意旨，就是日本非獨霸遠東不可。除非英國甘心犧牲牠將近百年來在遠東所建立之地位和所擷得的權益，讓日本獨霸之否則爲維持牠遠東的地位和權益，勢必策畫一個適當的對策來應付日本。要之，亞洲問題之錯綜微妙之難于肆應，殖民地散布全球，使海軍力之不易集中，英美間結合之一時不易實現，以及反蘇聯計劃之不能輕易放棄，都是英國向日本對於遠東問題讓步之主要原因。不過英國之向日本讓步，當權其利害輕重，有一定之限度。如日本得擁望獨，使英國感覺到日英間之矛盾，實質上已超過英美間或英蘇間的時候，牠便感覺到與其讓日本在中國獨霸，立刻危害其在遠東之地位，不如與一時利害大致相同之美國或蘇聯攜手，以制裁日本之較爲得策。英美之結合，本爲英國一部分有力之政治家所主張。李頓爵士賽西爾爵士和斯末資將軍，爲主張英美合作之最有力者，再進一步主張中英美蘇聯合以維持遠東和平者，亦大有人在。英前首相路易佐治鼓吹四國合作，不遺



餘力。然英國執政之保守黨，總認爲能做到在可能限度內，和日本成立諒解，方爲上策。到了羅斯爵士和日本接洽失敗，知日本非獨霸東亞不可之後，英國一方面始轉而着手調整中英經濟工作，藉以加強穩在華之經濟地位；同時，藉進以商務貸款關係；向蘇聯暗送秋波；和美國則計劃太平洋軍事上之聯繫。在歐洲方面，則商訂賀爾納伐爾妥協案對意讓步，以期早日終止意阿戰爭，俾得以兼顧東亞紛爭。英國之目的，不外使日本感覺到欲解決遠東問題，非和牠妥協不可，不料日本醋意大作，廣田外相則更宣稱以（一）中國放棄與他國聯合之政策（二）中國須承認滿洲爲國，（三）成立中日協定以防共之三個原則，爲中日關係調整之基本條件，同時，不幸事件，相繼發生，由豐台暴動，經香河事件，「溧東自治」而達到察冀政務委員會之成立，繼之有察東之進兵，張北六縣之佔據。在此種華北時局極度緊張中，英國賀爾外相始聲明：「無論其真相如何，皆足使人相信日本現時正施用勢力製造中國內政之發展與行政之安排。任何事件足以引起此種信念者，徒能損壞日本之聲望，與妨

礙各方所願日本與中國及其他鄰邦間相互的友好關係之發展」。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談話：「中國任何部分之非常發展，當然不獨爲中美人民所注重，卽凡在中國有關係的各國人民，亦莫不重視之。……本國政府對於本國素來政策之根本原則，具有不變之信仰。又本國政府對於其參訂之各條約，均堅守勿渝。並繼續期望一切國家，對於其簽訂各約之條款，亦一律予以尊重」。英美聲明之旨，雖大體相同，然僅可視爲兩國對華北事變之一種表示，尙談不到一致有效之動作。賀爾外相同時亦已認爲「英政府尙無採取任何特殊步驟之必要」。不過在日本忽視列強權益，向中國邁進的當兒，英美除非退出遠東，否則只有漸漸趨於合作之一途。如美國中立案之通過，對於制裁意大利，予英國以相當之幫助，將大西洋之航空線讓給英國，英國同時把香港飛機場讓借美國，南洋英國軍艦調至地中海後，由美國軍艦填防等等舉動，都含有英美合作之意味，然此亦不過是英美兩國在日本侵略華北之危機中之初步合作之表現而已。至於牠們是否再進一步作切實之合作，要視日本以後

在遠東之行動如何以爲定。如我們剛才講過，只要日本對於英國在華之權益，予以相當之尊重，英國不肯拉進一個終久要向太平洋西進具有雄厚資本的新興勢力的美國來共同制裁日本，以失了利用日美間之矛盾來操縱遠東之憑藉。由美國方面來說，牠的一部份有力之政治家，如上院外交委員長皮特曼等，雖大聲疾呼主張制裁日本之橫行，甚至斥日本爲「國際海盜」；然美國政府在大體上，仍認爲牠在遠東的權益，現時不若英國之大，英國對於日本之態度，尙且不卽不離，美國又何必十分積極來與日本爲難。如在「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期間，國務卿史汀生曾多次向日提出抗議，並宣佈其「不認承主義」，英國的西門外相不但和他共鳴，反爲日本張目。美國又何必在英國尙未給牠以決心制日的保證以前，就毅然談到英美合作，用有效方法來制裁日本的話，牠未始不怕英國或許會利用英美合作之空氣，對於遠東問題，和日本作最後討價還價的張本，使日本因感到威脅而就牠的範圍，反促成英日之妥協。此豈不是美國之失策？所以英美現時的矛盾，固不如英日美

日之大。但英美之能否切實合作，要看日本今後在遠東之行動是否爲英國稍留餘地，適可而止以爲轉移。

## (二) 歐洲局勢對遠東之影響

此外英國對日本之態度與歐洲之國際趨勢，亦有至大之關聯。簡單言之，最近歐洲之國際政局，有形成主張集體安全，和準備衝破國際現狀之兩大集團對立之趨勢。前者之主要國家爲英，法，蘇，與法之衛心比利時，和小協約國。後者之主要國家爲德，意，波，及介乎德意兩大間之奧，匈。此兩大集團趨於形成之主要原因，爲意阿戰爭之延長，德國之積極武裝，法蘇互助公約之行將批准，以及英法之新結合。英法之新結合，基於英國需要法國之援助，以制裁意國，法國需要英國之援助，以防德國之再侵。至於法蘇互助公約之締結，其內在目的，本爲防德，英國一方面雖有製造反蘇聯集團之企圖，然爲安定歐陸時局起見，對於法蘇之結合，亦樂於默認，以期擴大爲京歐互助公約。後卒以德波堅持反對，不能成立。不過在各資

本主義國家未形成聯合陣線以對蘇聯以前，英國仍以努力於集體安全之實現爲急務，蘇聯之主張集體安全，和英國不約而同。一九三五年三月，艾登之訪問史太林，莫洛托夫，李維羅夫，已爲英蘇合作立下根基。雙方交換之文告內容，確定「現時兩國政府間在任何國際政治之大問題上，均無利益之矛盾」。同時，李維羅夫乘機發表其「和平不可分離」之名言。總之，在德、意、日三強野心方熾，正圖向各自選定之侵略目標邁進的當兒，英國若想和法國切實結合，以加強國聯力量，和造成集體安全之優勢時，勢必暫時放棄製造反蘇聯之聯合陣線或轉而與牠增進友誼，主張英蘇合作之英國名政論家紐門氏 (Pelton Newman) 曾謂：「蘇聯完成其國內偉大建設以需要和平之實現，完全與大不列顛之政策相吻合，因使蘇聯和那些願以共同行動保衛和平之國家成立妥協起見，英蘇輿論贊同蘇聯之信念，祇有互助才是反對戰爭之唯一堅決保障。互助能在任何侵略的前面造成具有一種優越實力的敵對結合。……」且更進一步說道：「英蘇兩國之合作，完全與兩國之利益相吻合……」。

兩國之間自巴爾幹以至遠東，實際上並無任何利益之衝突。舊俄對於君士坦丁，及其海灣的政策，已不復存在。……對於土耳其其舊領各地，蘇聯亦無任何具體利益。在波斯及波斯灣上沒有衝突的基礎，因為兩國都是贊成波斯的獨立與完整。對於阿富汗，蘇聯的態度也是如此。對於印度，蘇聯毫無野心，因為蘇聯並無人口過剩的壓迫，沒有掠奪印度市場與向印度輸出資本的企圖，而且蘇聯國內的原料也是充分的，——同時，蘇聯名政論家拉迪克（Радик）對於英蘇兩國之合作，雖不如是之樂觀，然認為「英國政府，終因目前世界政治危機之急劇，不能不接受蘇聯政府之邀請，而共同鞏固和平」。在蘇聯之立場，為完成其國內之社會主義之建設，不能不謀世界之和平，現時企圖威脅牠的國家，就是拒絕和牠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德日。牠和法締結互助公約，只能防德之東侵。日本萬一進攻其遠東國境，為謀制勝起見，至低限度，非得英美之諒解，尤其是英之諒解不可。且英蘇友誼之增進，日本失了任反蘇聯前哨之背景，對於進攻蘇聯，勢必有所顧忌，所以蘇聯也在積極聯絡英國。尤

其是在日德軍事秘密同盟之消息傳出後，在軍事方面。因感於東西兩邊境之威脅，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羅托夫乃有「必須置國防於相當高水準之上」之宣傳。在外交方面：蘇聯更思作聯英之活動。外交委員長李維羅夫及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杜哈契夫斯基元帥之參加英故皇喬治五世之奉安典禮，想含有相當之重大意義，除李氏與英新皇愛德華八世會談外，杜氏且與英陸相交換意見，及參觀軍事工廠，此爲英蘇更進一步接近之表現。在英國之立場，猶深知日本悍然不顧，退出倫敦海會後，國際局勢或將發生重大變化，日本在遠東更加緊其侵略中國之計劃，英日間關於成立遠東相互利益之諒解，更不易着手，且海會本身，或將引起無窮之糾紛，以演成列強自由增艦之局勢。德國軍界已公開聲明其海軍力，須能統治波羅的海，並能對抗法蘇兩國之互助。德國海軍過度膨脹，無形中向英國增加威脅。所以在歐洲爲造成集體安全之優越勢力以對抗德意起見，除英法互助外，英蘇勢必趨於結合。遠東方面，如日本仍橫行無忌，英美英蘇間合作之實現，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總之，遠東

局勢之能否安定於一時，與歐洲國際局勢之如何演變，有甚大之關聯。如在歐洲方面，法、蘇、因感於德意之威脅而切實合作，造成集體安全之優越勢力，或可使德意稍稍斂跡，那末，在遠東方面英蘇或英美間之攜手，或可使日本相當就範。在此種行將形成之兩大集團對壘之均勢局面之下，德、意、日、當亦不甘屈服，積極增加軍備，以期乘機突破國際現狀。主張集體安全之英、法、蘇、為加強集體力量以應付對方起見，勢必同時擴張軍備。世界大戰之爆發，不過時間問題。但在雙方軍備尚無相當充分之準備以前，世界尚可維持苟安於一時。吾國當此列強虎視眈眈，以我為魚肉之非常危機中，除積極充實國力外，外交方面，無論國際局勢如何演變，非打開目下之僵局，絕難以圖存！

### (三) 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在那裏？

還有一點我們得深切注意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先在歐洲抑在亞洲，和我民族之存亡有至大之關係。我們很願意世界大戰之爆發，要在相當長久的時



期。我們可以在國際均勢之下，力圖建設，充實國力以待復興的機會。萬一不幸，世界大戰于短期內爆發，而爆發地點，又先在歐洲，那就給日本一個進攻我的大好機會。二十餘年來，那一次日本向我壓迫最利害的時候，不是歐洲多事的時候。如美國外交戰（The American Diplomatic Game, By Drew Pearson and C. Brown）一書中，論到世界戰爭之準備，關於日本方面，就一針見血的說道：「當歐洲自身痛苦的當兒，日本就在遠東毫不顧忌的橫行，這是日本政策一定不易的原則。」歐洲的多事，恐怕是日本內心之所願。設若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與第一次大戰一樣，和遠東最有關係之歐洲二強英國及蘇聯，無論在同一陣線，或分別陣線。必然扮演其中重要之主角，牠們必不能顧到遠東的演變。美國勢必首先中立，保持牠自身的實力，不肯爲他國的利益單獨向日本作戰。在此種情勢之下，以今日國力大于第一次歐戰時之日本，勢必向我大加壓迫。我處于孤立無援之境，犧牲之結果，恐終爲日本所制。待歐戰完結，各國兩敗俱傷的時候，日本已造成獨霸東亞之既成事實。

之列強還有什麼力量來和牠周旋？所以我們第一希望集體安全實現，能維持世界和平于相當時期，我們可以埋頭苦幹。設若世界大戰在短期內有爆發之必然性，我們當爲大戰發動主角之一，在大戰中當爲遠東之比利時，和與我利害共同之國家一致奮鬥，也未始不可由遠東大戰中，殺出一條出路，得到我民族復興之最後勝利！

在首都冬令講學會演講 二十五・二、十八

外  
交  
史

一七六

# 外交史附載（四）

##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之命運

陳復光

一月九日在雲南省省教育會  
一月十日在昆明分校講演

### （一）兩個壁壘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呼聲越來越高了。不但蘇俄的共產黨深信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不能避免；不但慕索里尼每天在號召他的民衆準備着，下次大戰不久就要爆發，不但法蘭西同她的聯盟國相信大戰的爆發不過是時間問題，就連比較愛護和平的英美兩國，對於世界的前途也漸表示疑懼，全世界民衆在心理上又回到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的狀態了。

年來國際形勢的險惡，危機的層出不窮也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形勢相似，我們

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未爆發以前，國際間已戰雲密佈，風聲日緊。自一九零五至一九一四十年當中，當時對峙的兩大集團（同盟國與協約國）在非洲與遠東發生了幾次衝突，從此仇恨日益加深，遂形成了大戰的悲劇。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協約國挾其戰勝的威勢與戰敗國締結了凡爾塞和約，算是勉強維繫住歐洲和平，剛剛過了幾年，德奧等國埋頭努力的結果，國力漸漸恢復，大家又靜極思動，磨拳擦掌，準備第二次的廝殺，尤其是希特拉和慕索里尼兩個怪傑崛起後，國際衝突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單就近三年來說：一九三三年德國的退出國聯和軍縮會議，一九三四年奧總揆道爾夫斯被刺，一九三五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查去年希特拉毀棄羅迦諾公約，邁兵萊因非武裝區接着又是奧國恢復武裝，延長兵役期限，每一個事件都含有重要的意義都可以發生嚴重的影響，最明顯的表現於世人之前的結果則為世界大壁壘之形成！以德意日為骨幹的法西斯蒂集團，和以法蘇及小協約國為中心的反法西斯集團，畫分得清清楚楚，絲毫不亂，就法西斯集團說，自希

特拉騰乘羅約進兵萊因後給慕索涅尼一個絕大的機會，更加緊其對阿比西尼亞的征服，我們的「隣邦」也在此時加緊對華的壓迫，強化華北駐屯軍，去年五月義大利以高武器征服了阿比西尼亞，正式宣布羅馬帝國成立，羅馬和柏林的狂歡顯示了德意攜手的先兆，這兩個獨裁國家在斯特萊薩會議前後，雖隱着不少的衝突的危機，但自德奧協定成立德國對意擔保維持與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滅除意國的難慮以後英法意包圍德國的斯特萊薩陣線於以破裂，中歐的緊張局面漸趨和緩，意德兩國漸漸交好，七月間，歐洲的火藥庫在西班牙爆發，這含有十足的國際意義的內戰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代表人民陣線的政府軍和在佛朗哥領導之下代表法西斯勢力的革命軍的衝突，而是全世界法西斯蒂與反法西斯蒂勢力衝突的序幕，西亂之所以拖延半年有餘而不見緩和，完全是由於這兩大集團的國家在幕後牽動所致，革命軍方面則得德意軍火的接濟及空軍的助戰，法蘇方面亦直接間接援助政府軍，兩大壁壘的鬥爭於西亂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不謹此也。去年十月義外長齊亞諾訪問柏林，引起了世

以的注意。此行的結果，與德政府商洽共同合作以樹立建設性質之和平，援助西班牙革命軍並協力保護歐洲文明神聖的遺產，以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同時德國并承認義國併亞，十一月下旬，德意竟公然承認西班牙國民軍政府，震驚全世界的日德同盟和日意協定相繼成立，世界法西斯三大強國從此團結得更緊。在這時國際關係趨向於更顯明的分化，歐洲局勢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英法向德義葡俄提出不干涉西亂的建議，蘇俄表示贊同，義大利也決定不繼續參加西亂，在西境國民軍所轄地內的義人亦逐漸撤退，只剩德人在那裏演獨腳戲。同時，英義兩國對地中海成立紳士協定，法國開訊歡善，德國則表焦慮，據傳法義亦將有同樣性質的談判，英法意三國又已趨於團結，行將恢復一九三五年斯特萊薩陣線的趨勢；在這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的演變過程中，我們不可為表面的矛盾事實所欺騙，要認清統一之中有矛盾，矛盾之中也有統一，英法意攜手與德意的暫時分離掩不了兩大壁壘間的根本的對立，須知道英法意妥協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蘇爾悉稱的利益打算，英意互相尊

重在地中海之權利與利益。意國向英方保證維持西班牙現有領土之完整至於義國併亞問題，英法表面上雖伴不承認，事實上業已默契這些事實雖表示出德意有分道揚鑣的傾向，可是德日防共協定日意商務協定的成立，以及最近德奧與意匈關係的增進，很可以看出法西斯集團已經結合到一個什麼程度，其共同目標為何，更是不待申說的了。

其次又來看一看反法西斯壁壘是怎樣形成的。法西斯國家德日二國的侵略目標都是針對着蘇聯，蘇聯自一九二七年實行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埋頭於五年計劃以來，以充實國力爲主要企圖，不願牽入歐洲動亂的漩渦，爲保障國境的安全計，先後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小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讓渡中東鐵路，以謀緩和日蘇在遠東的衝突，但蘇聯和平外交的努力，却制止不住侵略者的野心，一九三五年希特拉投下了爆彈以後，凡爾賽體系的崩潰益加迫切，首先感受威脅者厥爲法國。且希特拉欲結交波蘭而奪取蘇維埃的烏克蘭聯邦，德蘇對立因以尖銳化，法蘇利害既同，於是



遂結成法蘇互助協定，法國甚且率領小協約國與蘇聯形成對德統一戰線，在去年內德蘇關係已緊張到了極點，九月九日在紐倫堡舉行的國社黨大會，希特拉對蘇聯長篇謾罵公開的宣佈給全世界：德國第一個攻擊的目標乃是東面的蘇聯，同時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長伏洛希洛夫在基輔檢閱紅軍大操演後對士兵發表激昂的演說，其中有這樣的話：「當敵人來攻擊蘇聯的烏克蘭或白俄羅斯，或蘇聯任何部分的時候，我們不但要阻止他們的侵入我國，而且要在他們出發的地方，迎頭痛擊」伏氏對日偽軍在蘇「滿」邊境的無故挑釁也給予了一個同樣有力的回答，蘇聯防禦野心國家的侵略不僅表示在口頭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日本同盟社的發出華盛頓電訊說：「蘇聯防備德國的侵略，在西部邊境建築了與法國馬奇諾陣線一樣堅固的地下砲壘，這工程已完全告竣了」這消息從第三者傳出，大概是可靠的，由此可見德蘇衝突勢已無可避免，蘇聯的反法西斯的準備工作也無時不在加緊進行中，經濟及外交方面與美法握手，內政方面自托洛斯基派陰謀案破獲後，黨的基礎日以鞏固，最值得注意

的是去年六月十一日由蘇聯中執委會主席團決議公布的新憲法草案，其中充滿了尊重人權，保障自由的民主主義的色彩，這種驚人的轉變發生於法西斯主義的高潮正在澎湃的時候並不足爲異，蓋蘇俄社會主義建設雖有進展，而到了無階級社會的建設時期，對內爲要動員農民繼續完成建設的任務，對外爲向法西斯主義採取攻勢起見，不得不有修正憲法之舉，所以新憲法以農民政期及社會的民主主義爲重點，並非偶然。至於法國的反法西斯情形更爲熱烈，勃魯姆內閣成立後，人民陣線獲得了長足的進展，新內閣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所抱的態度如何，可由勃魯姆的話看出來：「法決不畏懼戰爭，然至何時法國方作此種表示乎？則曰吾國領土倘遭威脅，此其時矣，經吾國簽約保護之國家其領土遭受威脅，此又其時矣，」由上述國際形勢的演變，可以斷定這兩大陸壘的形成實爲今後世界動亂的預兆，一般政治預言家在希特拉重整軍備的時候都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必在一九三六爆發，現在一九三六年雖已渡過，大戰並未爆發，但阿比西尼亞之被征服，德國之進兵萊因，西班牙戰爭

的延長。德日同盟日意協定的締結，這些事實都告訴我們：大戰的危機是一天比一天深測，大戰的種子一天比一天成熟，只看列強最近一年來備戰的狂熱，便可測知空前的大屠殺為期當在不遠了。

(二) 列強軍備的猛進

「德」去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特拉下令將德國軍事服役期延長三年，若一旦對外宣戰，其能立刻動員的陸海空軍，總計在百萬以上，戈林的空軍四年計畫，擬以一萬架飛機防法蘇，至於軍事的配備，早已走入機械化與摩托化的途徑，法國現擁有三個坦克師，約計坦克車千輛，摩托化師一師，並有攻擊坦克車的設備，此外如汽車路之加緊修築，皆不外便利軍事運輸，以達到所謂「突擊」戰略的目的。意大利因地勢上的困難，大量軍隊的機械化頗為阻礙，故其戰略不得不以急遽突進占重要地位，同時竭力擴張空軍，現時意軍實力估計約六十五萬，而最近幕索里尼則張大其辭，謂有八百萬名。至於蘇聯軍隊的精幹，早已獲得世人的稱許，其陸軍共有一

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并有十個摩托化師，兩個由輕重坦克專組成餉機械化師飛機數目約在三千架，驅逐機的速率每小時能行三百八十英里，軍事當局有鑒於國際風雲日緊，戰機迫切，紅軍晝夜進行準備國防的工作，並由國家授與最有力的戰鬥技術，此僅就物質的和技術的優點而言，至於紅軍的士氣，因實施政治訓練之故，遠勝其他各國，一旦發生戰事，紅軍必能發揮其黨的精神，可無難義，其次談到法國。法德接壤，又係世仇，故今日法國軍事國防的第一線即沿萊茵河邊所建築的堡壘系統，名為馬奇諾防線，此種防禦工程，鉅大絕倫，為一種縱橫錯雜的防禦網，遍設鋼骨水泥砲台，壕溝中遍築機關槍位，並築有極精緻的交通隧道，所有防禦毒氣的設備，電氣工事，電火控制的裝置無不具備，設德軍犯境，首須在此發生激烈的戰鬥。警號一發，數分鐘即可全線動員。僅此一端，即足以概見法國國防的驚人，至於陸空軍的擴充也不落歐洲列強之後，能參加戰爭的軍隊約四十萬，空軍實力已可匹敵蘇聯。英國軍備雖不能列入為歐洲軍備最強大國家之一，其陸軍有十四萬

餘，但近來亦已全部現代化，旅團組織皆完全機械北摩托化。自包爾溫發表了「英國的國防在萊茵」的著名談話後，空軍已大量擴充，英為海上霸王，其海軍實力之優越，自非他國可比。最後說到日本，她為世界舞台上後起之秀，因為先天不足，地狹人衆，隨時都以向外奪取殖民地 and 資源為國策的中心，近年稱雄東亞，向我國積極進攻為實現其併吞中國的野心，對於軍備的擴充，加緊努力，一九三六年國庫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都用在軍費上面，軍事技術的生產，顯示了驚人的進步，一九三五年中，海軍總額已花至四十三萬人，飛機增到一千二百餘架，至於海軍軍備加強的程度，可由近年海軍軍費增加的數字上看出來：一九二九年為二六一（單位百萬日金）一九三五年為五三零，這樣瘋狂地拚命擴補軍備，究竟為的什麼？不消說想來都可以明白了。

(三) 日本之企圖

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本其一貫的大陸政策，積極侵略我國，佔領我東北四省，

莫進而覬覦華北，在國際間總是宣傳說他們的行動是爲了防止蘇聯勢力在中國的發展，以東方反蘇先鋒自任，藉以博取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情而掩飾其侵略中國的一切暴行，西方的德國自重整軍備進兵萊茵後，也毛遂自薦，以西方反蘇先鋒自居，積極從事反共反蘇的活動，以討資本主義國家的歡心，掩飾其在國際舞台上叱風雲的暴行，這東西兩大法西斯國家心心相印，遂締成日德同盟。自是以後，日本有德國在西方牽制蘇聯，已除後顧之憂，乘歐洲多事的時機，必向我國邁進，加緊侵略，最切近的途徑即爲壓迫綏東以爲囊割西北的張本。

若綏遠得手，不僅代替了中國去「開發西北」，而且北可以截斷貝加爾湖，造成一條完全的進攻蘇聯的路線，南可以控制我中原。去年十一月，日方在幕後主動援助匪軍進攻綏遠，希圖佔領了平地泉後，修築多雷鐵路，（多倫到集甯）再達朝陽赤峯，與「滿僑」打成一條堅固的鎖鑰，幸賴我綏軍英勇神武，匪軍屢次進犯均未得逞，反遭遇致命的打擊，日方之所以策動侵略，實欲趁早打入外蒙，一方面爲

伸展勢力於陝甘甯青以至新疆的初步，一方面則藉此以爲向蘇進攻的階梯，可算是一石二鳥的政策，目前雖然遭受挫敗，萬一大戰在西歐爆發，日本除以大部分兵力防蘇外，必集中一部分兵力進攻中國，更以海軍防英美，英國海軍被牽制於西歐，及保護或控制其殖民地，必無餘力顧及遠東，美國海軍雖強大，只要日本不威脅到她的權益及地位，亦不致單獨遠航對付日本，此時日本挾其陸空軍向我國大舉進攻，造成既成事實，再強迫各國承認，這是日本利用歐洲多事向我國進攻的一條可能的途徑，即使歐洲局勢漸趨緩和，日本亦可利用德國的技術援助，積極完成其六年計劃，以漸進的手段，奪取我國資源，並用松室少將的以華制華的分化政策避免與我作正面衝突，到了實力充足可以應付時，即便大戰先在遠東爆發，日本也較有把握，所以站在中華民族釋放的立場上，不利於戰事在歐洲爆發，因日本趁此時機必可於限期內控制中蘇兩國，日本以其軍事技術的精良，其軍備的進步爲幾何式的，而我國則爲算術式的，越久則勢力越懸殊，這並非我迷信武器萬能，恐中了日病的毒。

事實如此，不容諱言的，日本資源有限，國內的危機日益深刻，對外作戰只利於短期的襲擊戰，而最忌長期的消耗戰，若戰爭遷延日久，超過了其本國資源所能接濟的限度以外，國內必發生嚴重的恐慌，甚至引起革命的發生都難預料，這是我們所應該明白的。

####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出路

曠觀目前各國備戰如斯的熱烈，戰爭的陣容已劃分得明明顯顯，至遲在一九四零年內，必難免一次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姑無論大戰的爆發或以法西斯集團國家與反法西斯集團國家的衝突的姿態而出現，或以法西斯集團國家內部矛盾的姿態而出現；或爆發於歐洲，或爆發於遠東，總之都與中華民族的解放有絕對不可分的利害關係，關於大戰中中國的處境，曾經有不少的人討論過，綜合言之，不外兩條路：其一為中立，其次為聯英蘇法美。先說中立政策，主張中立的人以為採取中立政策的意義在積極方面是在交戰期間不許任何國家侵犯我國領土，可是從事實看來，將



來大戰若在遠東爆發，主要對敵國必爲日俄，日俄不戰則已，一戰必在中國領土之內，論理我國就得用全副力量把日俄驅出我國領土以外，但這豈是事實所容許？況且過去的日俄戰爭時，國際關係還沒有現在這樣微妙複雜，中國沒有認清自己的地位，袖手旁觀，把自己的領土送給他人做戰場，結果吃虧不小，又從歷史上看來，即令我國想守中立，其奈他國不許何？記得在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不符朝鮮宣示態度，就強迫韓國締結一同盟式的日韓議定書，歷史確不會重演，但這些過去的事實我國也應該引以爲訓。最後我們要認清楚中國目前所處的地位，日蘇必戰，這已成爲不可懷疑的事實，若日本發生進攻蘇俄，她將以怎樣的方式進攻呢？直截了當的說：就是先驅使中國人民做攻蘇戰爭中的砲灰，過去日本所以強迫我國訂立防共協定和最近的奪取綏遠，都是爲了要實現這一種企圖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將來日俄的戰場一定在中國境內，日本必然先迫我國加入反蘇聯戰線，供其驅策，絲毫不容猶豫，在這樣情形之下還要守中立，真足以亡國而有餘了！且自來有舉足重輕資

格尚強國，才能談得到自動的中立或自動的放棄中立，如歐洲大戰中之意大利和美國的初守中立，然後在有利環境之下，才加入戰爭。被認為鬥爭目標或軍事必爭之地之弱國，決不足以言中立。人亦不讓其中立，只有切實準備，充實國力，領土或主權受侵犯的時候，毅然抗戰，以物質上的犧牲，來維持精神上的自由，如歐戰初期，比利時之犧牲一切，誓死抵抗德軍，可為明證！

然則中國今後要走那一條路呢？我們觀察現局，可以決定下面的幾個對策。

1. 萬一日本能翻然覺悟在真正平等互惠的原則下，與我國調整邦交，則我國乘此時機埋頭苦幹，充實國力，世界和平能維持一日，我國亦可以為準備一日的實力，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國家維持和平，決不輕易言戰（這一途絕無可能性）。

2. 世界弱小民族的獨立和復興無不是在大戰中爭來的，如波蘭的獨立。土耳其的復興和中歐各小國的興起，皆其明證。大戰既不能避免，與其被別人先發制我，不如我乘機先發制人，復興民族，以全國力量應付綏東此為最適宜的時機。是時

若日本暗中助匪而不與我作正面衝突，則我國僅可以整個的力量剿匪，反守爲攻，最低限度恢復熱河，再與日作外交上的清算，取消塘沽協定。若日本與我作正面衝突，則我國當爲玉碎，不爲瓦全，立刻發動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一）因此引起世界大戰，我國正好趁此加入主張正義公道的集團以與侵略國作殊死戰（二）姑不能引起世界大戰，我抱絕大的犧牲，以消耗戰之困制日本，則與遠東有關係的烈強如英、美、法、蘇，必出而調停，結果，日本知鑒於德意靜觀不動，事實上述中日開戰，德意很少有援助日本的可能，勢必退讓，我國至低限度，亦可獲得比較光榮的和平！

蔣委員長曾痛切的言道：「……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的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保全民族，方有基礎……」中國民族現在已站在時代的尖端，唯一的出路，只有從死裏求生，從戰爭中求和平，我們雖然主張自力更生，但在國際情勢複雜萬狀的今日，必須觀察環境，運用智力，以外交

爲手段，藉國際的合力，做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尤其自最近日德同盟成立後的遠東，日本更必肆行稱霸，中國在其蹂躪之下，英法蘇也在其威脅之下，我們默察近年來歐洲，政局演變時痕跡，可知道德波德意之合作乃法蘇互助公約之籤訂之後果，日德同盟也可以說爲法蘇互助公約所促成，但是德意日之合作難道就不能促成英法蘇的合作嗎？總之，今後的中國不是屈服在日本壓迫之下爲其驅使進攻蘇聯的犧牲者；便是英勇地樹起民族解放的旗幟，以利用國際關係的演變，從腥風血雨中殺出一條民族的生路，何去何從，絲毫沒有徬徨的餘地了！

（完了）

18

19

一九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外 交 史

每冊定價國幣伍角

(外埠郵費另加)

著 者 陳 復 光

發 行 者 青 年 書 店

總店：重慶售珠市二十二號

分店：西安·成都·桂林

印 刷 者 青 年 書 店 印 刷 所

重慶 南紀門外一字順城街七十五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3914

